

Scriptorium

聖
心
與
司
鐸

LE SACRÉ-CŒUR ET LE SACERDOCE

par

MÈRE LOUISE-MARGUERITE

CLARET DE LA TOUCHE

Messagère de l'Amour Infini

et

Inspiratrice de l'Oeuvre Sacerdotale

FONDATEURICE DE L'INSTITUT

de

BÉTHANIE DU SACRÉ-CŒUR

朱
希
聖
譯

江
蘇
海
門
主
教
朱
准

一
千
九
百
四
十
五
年
二
月

勘 誤 表

本書匆匆付梓，未能多校，致多漏誤，請先勘後讀爲要。

頁	行	字	誤	正
2(序)	11	13	傳	傳
1	4	12/13	王巍	王，巍
3	14	11	人，	人
5	5	13	面	而
8	7	39	撒	撒
17	15	9/10/11	作，則	作則，
28	2	15	注	註
29	2	28	映	映
29	2	31	辛	辛
36	5	24	裁	裁
37	5	16/17/18	耶穌心	耶穌聖心
39	4	13	早	早
41	15	17/18	遣神	遣聖神
44	15	24	懷	療
45	10	25	言；	言，
50	12	8	話	話
56	10	4	冷	冷 ，
60	3	28	銅	洞
62	9	33/36	一體在焉	天主第二位在焉
63	2	34/35	永遠	永生
66	10	題目下加：(論十六)		
77	12	12/13	拾壹	貳
81	8	1	潑	啜
87	2	12	子	女
87	7	21	泊	泊

頁	行	字	誤	正
96	11	10	彼	被
100	12	此行當低兩格		
102	8	40	造	遣
104	4	1/2	耶穌	耶穌聖心
105	13	6/7	生首	首生
106	15	14/21	不能舉心想念之候	定神疑想之候
111	16	30	予	矛
122	5	36	熬	煞
122	7	23	刀	力
126	12	24	凡	凡
146	14	6	網	綱
147	11	18	損	捐
154	13	34	緣	緣
157	1	15/18	一言蔽之	思一言蔽之
164	6	26/27	神心	心神

聖心與司鐸目錄

朱主教序
著者自序

卷一 論司鐸爲上主無窮仁愛之化工

第一章	司鐸爲上主無窮仁愛之化工	(論一)	一
	爲司鐸祈禱		
第二章	耶穌如何教誨世人	(論二)	七
	司鐸教誨人靈		
	教誨之難	(論三)	十一
	以身作則施行教化	(論四)	十四
第三章	耶穌寬赦人罪	(論五)	十七
	瑪達肋納及匝格俄	(論六)	二十四
	撒瑪利亞婦人	(論七)	二十八
	驅魔	(論八)	三一
	司鐸宜借耶穌寬赦人罪	(論九)	三四
第四章	善慰人心之耶穌	(論十)	三八
	耶穌安慰民衆	(論十一)	四二
	耶穌安慰徒衆	(論十二)	四七
第五章	耶穌舉行祭獻——祭獻之像徵	(論十三)	五二

血祭
不流血之祭獻

卷二 耶穌聖心司鐸之德性

第一章	耶穌基督多躬為司鐸之模範	(論十六)	六六
第二章	祈禱之精神·耶穌聖心司鐸德行之一	(論十七)	七十
第三章	忠義·耶穌聖心司鐸德行之二	(論十八)	七四
第四章	忠勤——神火·耶穌聖心司鐸德行之三	(論十九)	七七
第五章	溫良——和氣·耶穌聖心司鐸德行之四	(論二十)	八十
第六章	謙遜·耶穌聖心司鐸德行之五	(論二十一)	八四
第七章	貞潔·耶穌聖心司鐸德行之六	(論二十二)	八九
第八章	慈悲·耶穌聖心司鐸德行之七	(論二十三)	九五
第九章	仁愛·耶穌聖心司鐸德行之八	(論二十四)	九九
	耶穌聖心對於聖父之愛情		一〇一
	耶穌聖心對於童貞聖母之愛情	(論二五)	一〇四
	耶穌聖心對於聖教會之愛情	(論二六)	一〇七
	耶穌聖心對於人靈之愛情	(論二七)	一一〇

卷三 論耶穌對其司鐸之愛情

第一章	耶穌在聖誕前對其司鐸之愛情	(論二八)	一一六
第二章	耶穌在隱居時，及在敷教時，對其司鐸之愛情	(論二九)	一二〇
第三章	耶穌在臨命時對其司鐸之愛情	(論三十)	一二三

第四章	耶穌在復活後對其司鐸之愛情	(論三一)	一二九
第五章	耶穌在升天後對其司鐸之愛情	(論三二)	一三五
第六章	耶穌在近日二十世紀對其司鐸之愛情	(論三三)	一四〇

卷四 推論無窮仁愛及司鐸之神位神職

一	無窮仁愛之種種深淵	一四六
二	天主愛人之情及人愛天主之情	一四九
三	無窮仁愛之雙重運動	一五三
四	天主聖愛	一五四
五	無窮仁愛化變人性	一五六
六	聖體與聖心	一五八
七	司鐸爲第二耶穌基多	一六〇
八	基多神祕之心	一六二
九	天主屬於基多，基多屬於司鐸，司鐸屬於人靈	一六四
十	無窮仁愛之分配者	一六六
十一	天主與世人間之中人	一六七
十二	童貞聖母與司鐸	一六八
十三	『牧我羊』	一七〇
十四	仁愛與公義	一七二
十五	省察	一七四
	司鐸奉獻自己於聖心誦	一七五



鐸 司 與 心 聖 穌 耶

序

此書堪稱超超玄著，一九一〇年五月，初版發行，不脛而走，再版者屢，歐洲各國爭先遂譯，顧各版刊行，於著者姓氏，恐滋時人疑竇，皆諱莫如深。

據余所知，此書各地出版，公然刊登原著姓氏者，當以此次華文譯本爲始。謹按本書作者，實爲法國往見會修女魯意斯瑪加利大格拉來特拉都旭，而余於今日，所以竟敢破例毅然發表者，厥有二故：蓋一則以時至今日，此著在世人中，尤其在鐸德神品中，收效已宏，聲價已定，著者真名，無礙宣佈；二則自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三六年間，修女所遺珍貴之杼懷錄，陸續刊行，至三巨帙之多，又且修女行實亦既於一九三六年出版矣。

此書既在歐洲膾炙人口，余今介紹，自當先明此書緣起，先述此書大意，而明緣起，述大意，則自不得不兼行略敘作者生平。

魯意斯瑪加利大修女，（後簡稱魯）以一八六八年三月十五日，生於法國聖才孟蓋拉葉。以門第之高，自幼及壯，周旋於教中名流之間，此等名流，學識甚富，守道亦篤，特熙來攘往，交際酬應，終未能免俗耳。

斯時魯在旁人眼中，固未見有上主特選之朕兆，而孰知魯於主寵呼召，已早有默契矣。魯年十一，發守貞之願，厥後自記曰：『初領後約三星期，竟蒙吾主惠賜殊寵……耶穌

蓋欲以重重絲絡，羈縻勿絕，繫我身靈，屬之於彼。余自初未計及，至是，乃但憑耶穌啓示，遽發終身守貞之願。

既而上主潛孚默感，聖意愈明，敦促愈迫：蓋上主聖愛必欲據魯，專爲己有。魯乃遵神師指導，於一八九〇年十一月二十日，入法國羅莊往見會，時年二十二歲。進修院後，始執賤役，繼膺重任，兢兢業業，畢生爲人矜式。

早歲所受之嚴格教育也，稟性之強毅果決也，體質在弱多病之磨鍊也，修道生活之大小苦架也，皆所以使魯動心忍性，增益不能：於是切解脫，無所吝惜，毅從聖寵，直投主懷，傾其情懷，愛戴此位陰以大任相畀者。

上主既加切磋琢磨，陶冶成器，終於一旦，宣示使命，此使命者，有魯筆記親告讀者，曰：『我之有我，徒爲無有而已，隨風飄蕩之羽毛而已，海水翻騰之沙粒而已；而羽毛也，沙粒也，竟作『無窮仁愛之傳達使者』。固也，我在世任務，厥爲報人『好音』。……誠以天主者，愛情也，而惟其爲愛情也，乃惠然眷愛彼之受造焉』。

此位『無窮仁愛傳達使者』，本願以此『好音』，登高而呼，布告衆生，咸使聞知；然而承行主旨，乃舉畢生精力，十九用於鐸德神品：蓋司鐸者，上主訓迪衆生之喉舌也，天主與世人間之中人也，……則司鐸而獲悉『好音』，優游饜飫於此『好音』，信衆全體，自亦涵濡於此『好音』中矣。

當時魯瑪主曰：『嗚呼！耶穌，請更明以告我，爾心究懷何願？』主曰：『世人心腸日冷，心地日狹，祇知有己，不知有人，天下靡靡，乃與土主聖愛之烈審，背道而馳，而自以爲去彼天主，路遠迢迢矣；殊不知我固在此，所謂『無窮仁愛』之我，乃近在眉睫也，而且仁愛之懷，愛情磅礴，鬱積於中，亟待宣洩，汝其聽我愛汝，而由汝身，達於世人』。

『汝其聽我愛汝，而由汝身，達於世人』，天主無始之始，手敕密旨，欽定『無窮仁愛傳達使者』，因此一語，遂露底蘊。

神祕使命，既經露布，魯忠義奮發，置己度外，顧心謙辭卑，如童貞瑪利亞矢言『希惟致成於我』曰：『我之救主，我固屬爾，儘爾驅策可也』。主曰：『然則我據爾歸我矣，我用爾靈，作我『無窮仁愛之河道』矣。……凡我注爾之愛情，皆將轉達世人，然汝慎勿侵蝕中飽，私汝一己，當惟我之利益是圖，汝其資忠履信，寶愛逆苦』。

一九〇二年，耶穌聖心瞻禮八日中，時爲六月六日，耶穌告魯瑪傳達天主聖愛之特別任務曰：『我將授爾鐸品之靈魂，……汝將爲我鐸品而祭獻自己』。於是在八日中，吾主日加訓誨，詳示司鐸地位之尊，告以如何殷殷屬望司鐸輸誠愛戴，盡忠効力。

六月七日，主諭魯瑪曰：『我之司鐸，當知我心蘊有何等愛情寶藏，供彼取用。司鐸其來就我聖心，汲取愛情，滿實己懷，至於盈溢而出，流佈於世。往者瑪加利大瑪利亞，已舉吾心，揭示世人，今汝則舉吾心，揭示我之鐸靈，汝其吸引鐸靈，悉投吾心』。

耶穌又再三致意曰：『汝其爲我開啓鐸曹之心靈，俾我心中迫不及待之愛，得以注之鐸曹，而由鐸曹，轉注世人』。又曰：『是惟汝當持我無窮仁愛之流溢，灌輸天下司鐸，而由司鐸持向天涯地角』。（一九一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魯記曰：『吾主衷情迫切，無可比擬，亟欲舉其聖寵，德性，無窮仁愛，傳授於世，而傳授於世，首及司鐸，故司鐸者，必須能充運輸之河道，以生命，以無窮仁愛之生命，運諸人靈；蓋人靈而無此無窮仁愛之生命，則信德死矣。余竊以爲苟有若干司鐸，經無窮仁愛浸漬涵濡，已足造福人類，無限無量矣』。（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主已使我明白其心，不欲彼之鐸曹，徒爲『敬禮聖心者』，更欲司鐸編合成軍，奮身力戰，爲主聖愛，奪取勝利。諸凡入伍作此『聖心軍』者，於其他任務之外，當致力於宣傳無窮仁愛，及上主慈悲，致力於彼此聯絡，融洽無間，有善當舉，則同心同德，和衷共濟，切勿遇事，彼此掣肘』。

至是魯之任務，提綱挈領，詳悉無遺，於是汲汲從事，舉耶穌之聖意，傳達鐸品。同時，吾主又趣魯『喚起世人對於鐸品致敬盡禮』，集合熱心同志，爲鐸品祈禱，爲鐸品犧牲克己。

於是魯由神長命令，取其在默想祈禱時，所奉主示，一一筆錄，彙集成此『聖心與司鐸』一書。魯在下筆時，作此聲明曰：『此一小書，辭極平淡，初不放言高論，一如耶穌原定擬

稿」。方魯提筆在手，不敢或有一時一刻，想其所述，從己而出，亦不敢或有一時一刻，懷疑所奉啓示，爲非源出超性。顧魯不欲於此書問世之初，遽行透露根源所自，曰：『今如稍露風聲，則人且掩卷不讀；反之，若俟此書收名定價，功立效見，然後發表，則或不致見忤，如初時之甚。……夫此書之惟一作者，既爲耶穌自己，則一旦風行，人人必深，他日再版時，自有泚筆蘸墨，長篇累牘，娓娓伸說也』。

魯又奉上峯之命，從事其他著作：『無窮仁愛論』者，高深淵微，堪稱傑作，惜未完篇，於魯逝世後梓行問世；曰『世界鑲品全體聯盟』者，備載聯盟計劃，聯盟章程，旨在集合天下司鐸，不分畛域，一心一德，同舟共濟，勗以堅持『無窮仁愛』，既自拳拳服膺，更以轉注人靈。

又，魯奉最高神長之命，在意國依物來教區，組織團體曰『聖心友好世界鑲品聯盟會』者，旨在敦請聖教會不入修會之神職班全體加入，共策進行上主『無窮仁愛』事業。曰『聯盟會屬部』者，歡迎信衆及無神品修士加入，贊襄司鐸。又創立女修會，專爲鑲品誦經祈禱，犧牲克己。此會於魯逝世之後，取名曰『聖心裴達尼會』。La Congrégation de Béthanie du Sacré-Coeur.

又，魯如上云，奉主意旨，組織一種團體，凡熱心女士，無論世俗人，修道人，皆可加入團體，宗旨與裴達尼會，完全相同，故團體中人，與該會聲氣相通，結爲神交。此團體者

，於魯逝世之後，取名曰『聖心裴達尼會之忠實同志』。

魯一生盡瘁於『無窮仁愛之使命』，盡瘁於爲司鐸服務，以一九一四年五月十四日逝世，彌留之際，輒呼：耶穌！耶穌！云。

嗚呼！修女往矣，然而存有此著，千古不朽，則其爲司鐸服務，天長地久，固無已時也；而今又得華譯刊行，則修女且爲吾華司鐸服務矣。竊願吾華司鐸手此一編，且讀且繹，以能明瞭聖心於已眷愛之深，期待之殷，而成聖心麾下，忠勤宣勞之得力軍隊，而成『第二耶穌基多』，更願吾華司鐸，共集耶穌聖心中，本聖教會共成一體之友愛精神，更相契納，盟結同心，羣策羣力，和衷共濟，庶基多神國，開疆拓土，奄有中華全境焉。

一九四四年十月

江蘇海門主教朱希孟序

著者自序

耶穌嘗曰：『子來此世，惟爲放火，非求其燃，更復何求』（路加：拾貳·四九）

火者何？非天主聖愛之火乎？夫此火之投，固爲基多，而此火之播，此火之養，則惟司鐸，是委是托。顧基多舉此大任，相委相托，必求司鐸個個皆能勝任愉快，爰大開其不可磨滅愛情之寶庫，贍給司鐸，數量之多，視其他人衆，倍蓰不啻焉。且基多拔擢司鐸，與己共此永久鐸品之天職，所以使之與己密切締結，渾然合一，故司鐸者，實偕身爲司鐸之耶穌，在天主台前，共爲大司祭，共爲調解人，共爲辯護人，共爲轉言人，又且偕耶穌，共爲祭獻之品，罪過之補，宰割之犧焉。

惟其與基多結合如此之特別也，司鐸之一舉一動，乃具有匪夷所思之神功妙用。夫司鐸者，耶穌賚賜衆生之重貺也，吾主選拔之股肱，所以在世繼承吾主仁愛之事業者也，故司鐸奉行其鐸德職守，實當兢兢業業，無荒無怠，以到處散播天主聖愛之火爲事。

時異勢遷，愛火之在人心，日趨冷淡，耶穌基多乃決意舉其聖愛，重新下降，沛澤羣生。更暢坦胸襟，揭示其慈悲洋溢之聖心曰：『請看此心，愛人之深！』耶穌之意，蓋欲吸引萬衆視線，集注此愛情之烈窳，庶凡心腸僵凍而冰冷者，咸可趨而就之，求取熱氣，而起死回生。

然而耶穌聖心之揭示，尤所以示彼鐸品：鐸品也者，上奉耶穌聖召，所以在世加熾聖愛

之火，而使之大燃特燃者也；且耶穌之待人，慈祥莫名，手創事業，更欲需賴司鐸，推行發展，舉凡可以運用聖寵，直接措施於人靈者，恆以鐸品爲介，而與之併力合作焉。

嗚呼！司鐸亦知耶穌聖心蘊有何等慈愛之寶藏，恣彼取用乎！司鐸而知此寶藏，其將如何爭先恐後，就汲於此神妙之源泉，而以聖愛滿實胸懷，至於橫溢而出乎！

耶穌甚多之揭示聖心於世人也，蓋欲灼熱之，光照之，而拯救之也。耶穌之舉其心底揭示鐸品也，蓋欲勗勉鐸品模範聖心，切磋琢磨，成就自心也，蓋欲勗勉鐸品日就月將，緝熙光明，上與耶穌，維妙維肖，愈益逼真也。且耶穌之揭示己心，尤欲舉己無可比擬之仁愛，表示鐸品，冀因己之披肝瀝胆，使鐸品對己熱愛之火，愈燃愈烈，忠義之氣，愈發愈奮，惻怛之心，愈深愈摯，以從事於拯救四海兄弟也。故耶穌之以己心揭示鐸品也，實欲授其鐸品以充盈洋溢逾量之生命，以天主之生命，超性之生命，俾鐸品推己及人，亦能轉活人靈也。

耶穌之揭示己心，用意在是，本書淺淺篇幅，所願得而闡明者，亦卽在是。嗚呼！司鐸諸公，披讀之下，果能增強其實愛上主聖召之心乎？果能上與永任司鐸之耶穌，更相結合，親親密密，至於無可親密乎？凡我信衆，披讀之下，果能對於位登神品者，無高無下，信任彌切，敬禮有加，一如孝子之於慈親乎？又是書之行，果能使上主無窮仁愛，日著其明，於人心目之間乎？果能使耶穌聖心，作萬心之中樞，萬心之君王，天涯海隅，受人敬禮乎？馨香禱祝，跂予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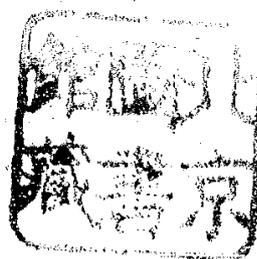
聖心與司鐸

卷一 論司鐸爲上主無窮仁愛之化工

第一章 司鐸爲上主無窮仁愛之化工（論一）

天主自無始之始，常生常王巍巍獨尊，安享真福；願覺其本性本體之無窮仁愛，充盈洋溢，沛然莫禦，遂欲有所生造。於是無中生有，運其物爾朋（聖言）之神能神力，化造千奇萬妙，卒造人類，是爲天主化工之王，亦爲天主化工之中心。

嗚呼！維皇上主，特眷斯民，此時中心所蘊，爲之滾滾而出，厥恩罔極，誰能言宣？蓋上主之無窮仁愛，所見所形，不一其方，不一其式；其恢宏大量，則實見其天主之仁愛也；其高見卓識，則君父之仁愛也；其慈祥殷勤，深摯篤厚，則慈母之仁愛也。於斯時也，人之爲人，得天之厚，受寵之渥，身心之美，亦既可謂萬物皆備於我矣；然而上主無窮仁愛，猶不卽此而止，仍復源源不竭，普沾羣生，於是此應彼付，或加修補，或予保存，或使生發；遇險也，則調護之；犯罪也，則赦宥之，寬待之；墮落魔手也，則救贖之，洗滌之，拯救之；仁心仁術，其功之勤，循環往復，或且千頭萬緒，同時並理焉。



自是代復一代，世復一世，終於一日，所謂天主聖父之物爾朋，所謂兼取人性之仁愛，所謂普世之救贖主耶穌，竟親降世，度吾人類之生活，以體驗人類之軟弱，洞識人類之需要，汲汲營營，繕修彌補造化之功；然而耶穌尤其蘊愛於心，肫肫切切，愛此已經敗落之人類，愛此躬自與之密切結合之人類。

爰有一日，耶穌覺己心中所蘊之無窮仁愛，敦不可遏，橫溢而出，因思化生一物，足以承其功業，贖給人類種種需要，又可輔翼斯民，扶之持之，啓之迪之，引之上親天主，於是耶穌一念之動，而司鐸生矣！

耶穌聖心無窮之仁愛，既已篤生司鐸，耶穌復以己之權能權力，舉而昇之，以己所蘊滿腔忠義，滿腔神火，滿腔慈悲，悉以實諸司鐸之心，更復沃之以謙遜貞潔，注之以熱情聖愛，而授之以四大職務，應付人類之四大要需。

蓋人之爲人，至愚極昧，卽在領受聖洗神恩之後，原罪之影，仍蔽其明司，而本罪者，又日增月累，影上加影，於是人之一點靈明，昏昏冥冥，昧然無知無識，茫然無所適從，直趨萬劫不復之地，竟若事出無心焉。而司鐸者，則起而訓迪之，教誨之，以真道實理授於人類之明司，爲之指陳歸依天主，道之所出，爲之揭示信德燦爛之境界；蓋司鐸者，實負撥雲開霧之使命，實負啓蒙發贖之使命，使衆共睹超玄入微神妙之真道實理，此真道實理者，卽與上主之仁愛共爲吾人靈魂之性命者也。

人之爲人，罪惡負身，當時原祖墮落，玷污人性，遂致永着痕迹，不可磨滅，有如沉重量，苦苦纏身，曳之嚮惡；三司五官，時覺萎靡不振，雖有聖寵爲之提挈，雖有上主無窮仁愛爲之汲引上趨，而終不免重犯罪惡。於是心靈既一再玷污，自非一再洗滌不可。而司鐸者，則爲之解罪：蓋耶穌寶血，存諸司鐸，罪惡之創，司鐸卽可以神藥敷而治之，更有救主功勞無盡寶庫，聽憑司鐸取用，爲已經洒濯之靈，再加新力，再予新助。

人之爲人，命途多舛，見屏於天，惟有在世勞苦過日，痛苦過日。苦境環迫，疾痛病疴，殘其形，死喪阨逆傷其心，憂懼恐怖，天良詰責，疑慮惶惑擾其靈。而司鐸者，則撫慰之，曉以痛苦之價值，諭以此世暫苦，後福無窮，以生其望。若夫愁腸百結，煢煢無告之徒，司鐸則爲之大開上主無窮仁愛之門；心灰意懶之輩，司鐸則扶而起之，示以上主洪慈大悲。總之，司鐸者，以光明，以仁愛，廣播斯世，無苦不慰，無慮不釋也。

最後，人之爲人，需主佑助。其本身之軟弱，非仰靠上主大力不可；其本身之貧窮，非獲上天之寶藏不可；其本身之虛無，更有需乎時刻不絕，親近密邇萬有真原。顧人罪惡，推人遠離上主之聖善，蓋天主者，至大也，至潔也，其爲真實，其爲公義，又高不可攀也，故天主世人之間，非有中人在，居間不可，而此中人，則基多是也。然而世人貧窮困乏，又如是之甚，故人與基多，更須有人居間，繫何人？卽司鐸是。

司鐸爰行祭獻之禮，以其經過祝聖之手，握持此神聖之犧牲，舉之嚮天。天主見此祭獻

，乃俯視下土，而慈悲降，而無窮之仁愛，遂自皇皇至尊之懷，洋洋灑灑，噴薄而出，而造物與受造，遂相親相近於基多之身，彼此抱持，兩情相契，締結爲一。

是故，教誨也，解罪也，撫慰也，祭獻也，實爲司鐸對於人類應盡之四大天職。凡此諸職，彼身爲萬世之司鐸耶穌，固在司鐸未有之先，早已引爲己任，切實履行，而且行之盡善盡美焉！耶穌者，如其事屬可能，本願永永身肩此任；顧既救世，飽受苦難，理當榮歸天國，於是發其洪慈大悲之仁愛，創設司鐸，因假司鐸之身，永留斯世，爲其普世人類兄弟，度其仁愛悠悠之歲月。蓋耶穌實假司鐸之身，仍在親自教誨，親自滌罪，親自撫慰，親自援引下土世生民，上與天主親近密邇也。

方今世衰道微，人類昏昏懵懵，迷入岐途，所需尤多，待援尤急；蓋有需乎灌輸真理，有待乎救出凶惡，有俟乎消釋憂苦，引近天主，而急待愛火之薰煖灼熱。凡此種種，皆刻不容緩者也。

然則當今之世，耶穌基多，似乎非再來世不可矣。曰，否，耶穌之人性，一經復活，大可從此優游，安享尊榮，彼於斯世所需所娶，既已無一不籌，無一不備矣；彼既以聖體聖事，既以彼之司鐸遺吾世人矣。

蓋由聖體聖事，吾人可用『永世之真實』，『無窮之仁愛』，（真實，仁愛，皆指耶穌）營養靈魂，使此多病之肉體，傾嚮罪惡之五官，多少一變而天主教化；而人生苦世孽海，以上所云

一日不可或少之扶助，則可得諸鐸品。

雖然，耶穌在聖體中，固永生永存，常然不變；而於司鐸之身，則耶穌天主性神妙之生活，未免有弛張之異：非耶穌以己之身，此付彼授，多寡不同也，實乃司鐸自己從此富源汲取，有多有少耳。蓋欲耶穌重生於司鐸之身，司鐸自己亦須活耶穌之命也。

無窮仁愛，自天主之身流溢而出，而人類以生。此同一之無窮之仁愛，自耶穌聖心流溢而出，而司鐸以生。故人類而欲求真實之性命，欲求身靈之粹美，惟有返本歸原，依歸天主。司鐸而欲求生活之充實，職守之無虧，惟有仰投耶穌聖心。職是之故，當此人民急切需要鐸德施以德化之際，耶穌籲請司鐸，投彼聖心，欲其就此神泉，汲取新恩新寵，欲其於此仁愛之海洋，出而復入，（司鐸由聖心仁愛生出，見上文。）庶其司鐸之生活，煥然一新，益增生氣。

嗚呼！司鐸所負使命，重且大也！前途建樹，或且未可限量也！然則司鐸乎！君其往投耶穌，緊親耶穌，仰其德表，挹其言論，洞其意旨，尋繹聖經，亦步亦趨，追隨耶穌芳蹤；更請此位『宗師』，指陳司鐸神聖之職，如何奉行，無墜厥命。夫司鐸之職，耶穌首自行施，司鐸祇須蕭規曹隨而已。須知所謂身衣基多者何？卽效法基多也，重演基多可瞻可仰之德表也，重演基多之嘉言懿行，乃至舉止動作，無一不肖也。夫世俗中人，猶非身衣基多不可，而况轉授耶穌於世人之司鐸乎！

爲司鐸祈禱

呀！耶穌，永生之司教，至尊之司祭，爾愛吾人，情同手足，衷誠迫切，無可比擬，乃由爾心產厥聖教會之鐸品；懇以無限仁愛之靈泉，源源傾注於爾鐸曹。在彼之身，活爾之命；薰陶化育，使與爾共生共存，一心一德；聖寵加佑，使成爾之工具，廣播爾之恩德。懇爾親主其事，並假彼手，有作有爲；賜能恪遵爾之德表，與爾志同道合，庶爾救世功業，得因爾名並聖神之力，前創後繼，承行弗替。呀！救贖萬民之恩主，於茲下土，昏昏夢夢，歧途忘返者，實繁有徒，主幸一迴仁目。教外亡羊，不識不知，結隊成羣，懸崖徘徊，主幸一計其數。飢貧愚弱，勞勞無告，號聲四徹，淒楚欲絕，主幸一加顧復。耶穌乎！懇借爾司鐸之身，重返人間，重活爾命，無異爾真實親臨；假手若輩，行爾之事，迹遍天下，以訓以誨，以赦以佑，以慰以勉，以祭以獻；更以仁愛之聖絡，上繫天主，下繫吾人，重締同心之結。亞孟。

一九〇五年三月三日，教宗庇護第十恩准，凡信友日誦此經者，每日能得三百日大赦一次，每月首瞻禮六，或首主日告解領主者，能得全大赦一次。

第二章 耶穌如何教誨世人（論三）

耶穌韜光養晦，長期預備，年屆而立，始出訓世。夫耶穌者，本自學問全備，無不通曉，其人性之靈明，由與天主性之靈明，融成一片，發達完美，上洞玄理之高深，下徹事物之細微，識見之廣，包羅萬象焉。又其靈魂諸司，既與中心之情感，聯絡一致，而全體渾然，穆穆棣棣，純是中和之氣，故思想念慮，一出於正。且也，世人求學，必先孜孜用功，而耶穌則不費心思，不勞氣力，明司中智識全備，一如聖心之內，無阻無礙，蘊蓄仁愛焉。

普世之人，翹首企足，待主親口教誨，庶幾死而復蘇，重觀光明，而耶穌竟靜靜放過三十年之歲月，然後顯露其上智卓識，試問耶穌令人久待，其故安在？在人類正待上天光明啓發蒙昧，而耶穌久靳不與，其故又安在？嗚呼！吾人勿忘：耶穌者，我衆之師表也，彼蓋深知吾人質陋才淺，欲得此種道德學問之寶藏，備啓人蒙，非窮年兀兀，困而學之不爲功，是以親立榜樣，示其司鐸，預備功夫，如何濡滯，如何謹嚴。

如其所教，所授，非關宗教，僅爲世俗之學識，則任教誨之職者，但求學問之通曉，但求教授之得法，已儘可應付。然而司鐸所教，乃以天主授人靈，以人靈授天主，是豈僅僅培養知識，所可塞責，必先身自經歷世間重重磨難，必先身自體驗人類之痛苦，人類之軟弱，人類之困厄，然後見多識廣，經驗宏富，然後可以其昭昭，使人昭昭。

固也，司鐸年齡，未滿三十，儘可行施此第一職務。（即教誨之職）然而司鐸此時，宜如何謹慎小心，如何不敢自恃，退就高明，虛懷求教；此時司鐸，尤當拜投上天大師門下，揣摩此位人靈開蒙之宗師，日就月將，必至談吐訓誨，與師無異而後可。

當耶穌捨其隱居生活，揭示胸中真理寶藏之時，正舉世懵懵，迷入岐途，多神之教，毒滯四海，人民信仰既誤，乃如深入洞冥，即在天主特簡民族，真道真理，亦漸爲陰靈所蔽；蓋彼如德亞人，自生民以來，世世謹守真理之寄，至是乃若瀕於放棄。司教則植黨營私，各立門戶，使古教形成破裂；人民則利祿薰心，富貴是圖，使義撒厄爾與異端諸邦藩籬漸撤。於是門戶洞開，邪說淫辭，浸浸流入，聲色主義，靡靡成風，人慾橫流，罪惡滔天，斯時亞巴郎之子孫，乃覺信德動搖，坐視手中真光，黯然熄滅。

當此千鈞一髮，耶穌突現於世。耶穌者，自生自化之物爾朋也，光中之光也，真而又真之天主也，故其來也，蓋挾真理而來，挾確確實實之真理而來，而真理者，純一不雜，絕無疑竇，實與天主本身之不刊不磨，與天主之悠久永遠，與天主之清澈無翳，精確不移，完全相同者也；又其來也，蓋爲重燃公義與真實之火炬而來，此炬不明，人生歲月，惟有長夜漫漫，暗中摸索而已；最後，耶穌之來，蓋挾其天主上智之神權，諭人以天主之名分，人類之本分，曉人以天主之慈悲，人類之困乏，又振聾發聵，俾惑於異端之人民，神智清明，復歸於正。

試觀當時撒慕利亞罪婦，經耶穌一番勸告，不得不服曰：『我固知默西亞號基多者當來矣，及其來也，將以一切教誨我衆』。（若望：肆，廿五）確也，教誨人靈，實爲救主之偉大使命。其所教範圍，廣博普遍，一切問題，一切事理，靡不照以真實之光：既攻當時之一切妄誕錯誤，復預關他日人心不正所生之一切謬戾。不寧惟是，又先行後言，身自表率，啓迪人心，認識天主之爲天主，既曉世人，天主實爲有力之大造，至聖至公，更昭然揭示天主爲人大父，至善至慈。

道理也，倫理也，人與天主及同類間之關係也，齊家治國，整飭社會，以及人世晦冥，如何引導良心之大經大法也，至是乃均爲耶穌真理之明光透發無遺。耶穌且又隨事施教，當時『人民聆教之下，莫不衷心罄折，暗暗佩服，蓋耶穌誨衆，若有權威也』。（瑪竇：柒，廿八—廿九）

果也，此位可欽可崇之師，雖極持重，而又語語稱量而出，乃不知幾次，一則曰：『我實告汝，我實告汝。……』再則自證曰：『吾輩自審所言云何，吾輩所證，固吾輩所親見者也。……』（若望：參，貳）而凡此云云，固皆出此大師之口，出此吐辭爲經，名論不刊大學士之口也。是故渠能於聖殿穹門之下，名正言順，侃侃語人曰：『我爲道路，我爲真實，我爲性命，隨我行，者，罔履幽冥』。（若望：柒，十二）厥後受難時節，立法院庭之上，又氣概凜凜，答比拉多曰：『我生斯世，我來斯世，所以證真理，愛真理者，必聞我聲』。（若

耶穌出言吐辭，既極謙虛，又極溫和，誨世時期，僅歷三年，而聲之所聞，又僅限於世界上特所眷念之一鄉一隅；顧當時聽者寥寥，所教所誨，又與當時流行之思想，適成相反，扞格不入，故嗤爲夢囈者有之，笑爲狂語者有之；然而耶穌一言一語，莫非真理，既爲真理，則永存永在，千古不磨，終於戰勝詖辭邪說，既爲真理，則萬無喪亡之日，誠以真理生自天主，而如天主不死不滅也。

嗚呼！真理！此卽司鐸承耶穌之後，所宜傳世者也，此卽司鐸所宜偕同耶穌傳世者也。然而欲教真理，欲以真理傳授於人，必當先有諸己，而欲先有諸己，必當就汲於天主真理之神泉，必當訪之於此天上神師。夫司鐸者，方其膺受教誨斯民之大任時，固滿被寵光朗照，爲司鐸者，蒙此寵光，允宜擴而充之於胸襟之中，固持所得之真理，謹守密保，勿被玷污。須知身處異端邪說四面楚歌之中，非堅苦卓絕，非困鬥力戰，則不克護持真理，使之太璞常完，絲毫無損也。

天主之真理，不刊不磨，不能變易。此真理者，惟聖教會獨得其全。顧時異勢遷，真理有若隨同變化，然而變者特其外貌而已，真之爲真，固不變也；蓋人之靈明，有清有濁，故其所見，有明有暗，而真理在人靈明中，亦遂有擴大縮小之可能，然真理自身，則純一不變。夫真理者，可以驗，尤可以徵，且又可解可釋，而惟其可徵可驗，可解可釋，聖教會教化

之流行，雖前進遲遲，而實未嘗有間焉。若夫世之新真理，尤其與太初之真理，古舊之真理，相抵相觸者，則未有能存立者也。

司鐸教誨人靈

是故司鐸而欲保全天主真理，保全晉鐸之日耶穌灌注其心靈上之真理，當自警備森嚴，力抗邪說謬理之攻擊。此種攻擊，來源有三，裏應外合，不約而同：其一，來自魔鬼，魔鬼者，惡神也，時常引起糾紛，煽動仇恨之罪魁禍首也，隨處探見真理，隨處百計破壞。而司鐸者，專對魔鬼行動，迎頭痛擊，故魔深仇司鐸，不共戴天，出其死力，誓將司鐸心中真理，連根拔出而後已。其二，來自世俗：蓋世俗之見解，世俗之訓話，囂然塵上，其勢滔滔，專以壓倒真理爲務。而司鐸者，身處世俗之中，耳濡目染，無非妄誕，輒於不知不覺中，昏然着迷，靡然從風焉。其三，攻擊來源，即在司鐸本身：蓋司鐸靈魂上，原罪雖去，創痕猶存，邪妄之苗，根深蒂固，雜然潛伏，略經傲氣吹拂，即勃然而興，略受腥穢沃溉，即蔚然叢生也。

司鐸外抗強寇，內禦盜賊，克敵制勝，利器有三。此三器者，皆具偉力，持以臨敵，百戰百勝；即司鐸首當與聖教會團結一體，不侵不叛，効忠羅馬宗座。羅馬宗座者，眞道眞理無差無忒之中樞也。確也，聖教會築基於堅固不搖磐石之上，邪魔更有何力之可施？又主嘗

告伯多祿曰：『我已爲爾祈禱，俾爾信德不致隕越，而汝一經回頭，幡然改悟，更當使爾兄弟信仰堅固也』。（路加：貳拾貳，卅二）然則凡與伯多祿攜手同行者，何患迷路失道乎？

若夫世俗之見，司鐸當與基多結合，戰而勝之，基多者，戰勝世俗者也。願與基多結合，當憑祈禱精神，當從事研究耶穌聖心，研究耶穌美德，當舉世俗上耶穌所憎惡屏絕者，真實實，中心厭棄，拋却遠離。

然而欲戰勝自己，欲在己心消除一切謬妄之根苗，欲使邪說詖辭無從入耳，欲處敵重圍，而堅強不屈，欲確保此真理之寶藏，使之永爲完璧，則司鐸惟有俯伏於謙德之中：卽明審己之爲己，實實在在，不敢信任，不敢一意孤行己見，而毫不躊躇，請教高明，虛心下氣，遵循信德之光，服從長上指導，凡此種種要着，所以教人時時腳踏實地，所以使人防禦邪說謬理，一言蔽之，所以使人如若望然，作照耀萬民熊熊常燃之明燈，所以使人偕同耶穌作普世之真光，爲司鐸者，其三致意焉。

★

★

★

耶穌不分貴賤，不分貧富，不分老少，一一授以真理，上自司教之首，下至撒慕利亞之窮苦婦人，莫不得耶穌耳提面命，傳授真理，蓋耶穌慧心明眼，冲虛恬退，時時因材施教也。

尼各得陸者，義撒厄爾之大學士也，耶穌與談，則元言灑灑，闡幽窮微，極高深之至。其與司教輩，與精通法律之吏胥，則攷古稽今，語語根據國法，根據先知預言，根據聖經典籍。其與人民，則近譬淺喻，神而明之，引用田家工作，如播種之喻，芥子之喻，葡萄之喻，等等。

故耶穌談道，常遷就對方，然而未嘗語帶俗氣，未嘗矯飾作偽，未嘗閃爍其詞，令人不可捉摸；即談高深淵微之理，亦未嘗語涉吞吐。嗚呼！耶穌之教誨，如此光明，如此朴實，如此富於天上道理，如此皎潔，不雜蕪穢，此其爲教，何等動聽乎！其片言隻辭，何等冠冕堂皇，而又溫和婉轉乎！態度何等莊重可愛乎！舉止何等端正大方乎！說理何等警闢透徹，令人心悅誠服，何等明白曉暢乎！吐辭何等雅馴，而其就物取譬，何等饒有韻致，而又風格高尚乎！

嗚呼！此位吾人可欽可崇之大師，動人之處，難說難描，豈能一一窮究哉！彼也，真爲天主聖父之內言，真爲上天降世教誨人靈之神師，巍巍蕩蕩，孰可得而名哉。

今者，司鐸亦當以授人真理爲天職。司鐸而果願作真正之宗徒，作真正耶穌之司鐸，則當如耶穌，爲人人出力而靡事不爲。蓋司鐸之惟一宗旨，厥爲以己所得之真理，以中心所懷之熱愛，轉以授人也。

故司鐸非獨不可自出心裁，別用新法，以僅能使少數人衆動聽者，傳道解惑，更當竭力

遷就聽衆，常求詞清語明，常求真情實際，務使真理傳授，平易近人，惟一目的，在益人靈。司鐸誠能如是行之，本其愛主愛人之心，心口相應，真誠流露，又安得不頑石點頭乎！夫教授真理，固當罄其最佳者，舉以授人，固當一人不容忽視，鞠躬盡瘁，以完其訓迪人靈偉大之使命也。

教誨之難（論三）

當時耶穌敷教，前阻後難，艱苦萬狀，而耶穌則備極忍耐，不因世人識見之陋，資質之鈍，責難抗辯之強詞奪理，而意冷心灰。耶穌爲人指陳開導，而人詆毀之，侮辱之，陰謀之；然而非議也，侮辱也，陰謀也，耶穌氣不爲奪，志不爲喪。耶穌未嘗圖一己之光榮，耶穌不求人性方面之成功，但以上天佳種，纍纍然掬諸心懷，大量播諸人靈，而由聖愛之神（聖神）任培養之勞，使之萌芽而達成熟焉。

耶穌之箴訓規戒，確乎溫柔，然而亦至謹嚴。耶穌未嘗不知以之授人，必有多人掩耳却走。耶穌天主全智，早已預囑所教人中，必有多人疏忽懈怠，一任本身生活之苗，（信德）憔悴彫零，或且親手拔除，然而耶穌始終誨人不倦，大開智庫，任人汲取。

今者，司鐸足迹所至，蓋亦逢人非議，受人輕視，困難重重；然而司鐸不可因是心灰。夫主耶穌，非與彼相借乎？耶穌高懸重賞，信誓旦旦，豈非可以引以自壯自奮乎？然則爲司

鐸者，儘負主之十字架可也！儘邁步前進可也！

然而司鐸切不可調和世俗及基多見解爲辭，貶小聖經價值，切不可徇人慾好，擅造一種基多教義教理。夫聖經所載之真道真理，自會句句動人心靈，爲司鐸者，祇須取此真道真理，原原本本，和盤托出，而使字句之間，映出耶穌聖心之溫柔，聖心之慈悲而已。換言之，卽爲司鐸者，當示人以天主之名分，天主公平嚴密之綱紀，天主之忍耐，天主之優容，及救世贖人耶穌基多不可名言之愛情；若夫枉尋直尺，隨時從俗，自出心裁，妄想奏效，則萬不可也。

『茲予遣使爾曹，其猶羊至豺狼中也，故宜智慧如蛇，樸實似鴿』。（瑪竇：拾，十六；路加：拾，三）此爲當時耶穌遣發宗徒，亦卽遣其司鐸宣傳福音之諭。顧觀耶穌自身施教，智慧樸實，相互爲用，如何巧妙！其與個人談道之際，如何顯其智慧！耶穌蓋循序漸進，恕人弱點，一勸一勉，惟視人力所及，耐心等待其人自關心門，納取聖寵，答彼往日慈悲加惠之一番盛意。而在揭示真道之先，循循善誘，開人心竅；其有志氣頹喪者，則勉而壯之，絕無所強迫挾焉。

又觀耶穌談道論經於稠人廣衆之間，其智慧爲何如？蓋於地方官長，則常表尊敬之意，且又愛好和平，洞矚仇計，智遏奸謀；敷教三年，所談之道，所立之法，悉與世俗相反抵觸，而一旦被誣，對簿公庭，當法吏司教之前，乃竟無人能提實據，可以立案定讞。

耶穌攻人疵病，斥人謬妄，從不指實何人。方其晤對淫婦時，婉辭隱諷，何等雅馴！方其訓衆，涉及最難措辭之人倫問題，若夫妻之義，若貞德之美，一言一語，何等含蓄，令人言下意會！耶穌每遇此等難題，機警非凡，而口吻鄭重，吐詞雋雅，即天真未鑿，罪惡未明之兒童，亦不妨取此福音新經，一讀再讀，而不致亂其視聽，惑其心志。

願爲司鐸者，仰法吾主，敷教論道，智慧樸實，相互爲用。夫司鐸處此濁世，而欲行其教化，一言一行，非挾上主之明智不可，故司鐸在大庭廣衆宣道之際，誠當審慎出之，多多致力於推行教務，少與他人爭辯，多爲天主佈施恩德，宣揚慈悲，而勿作改良世俗之激烈份子。須知得勝仇恨，惟有仁愛；消滅罪惡，惟有宅心良善謙遜耶穌之寶血；爲司鐸者，固或有時不得不嚴，然而當以審慎出之，務求用得其當，恰到好處，勿令過火，一責一宥，均有節制。

司鐸與個人談道施教，亦宜出以審慎，當在施教之先，細究其人行品。又司鐸爲人鑑別聖召，締結婚約，亦不可不慎，免人終身受累，免人良心不安。

司鐸訓誨婦女，更當慎之又慎：婦女思路，每多不清，天下不知幾多家庭，擾擾不寧，幾多夫妻，側目此離，幾多人靈，錯投路徑，或竟蕩檢逾閑，越出熱心正軌，推原其故，乃由一言之失，雖其爲言未嘗不正，未嘗不聖，言者實出一片好心，而聽者或致誤會也。

深願耶穌之司鐸，仰法此位大師，極精細審慎：蓋司鐸自身，亦一師傅也，人靈之師傅

也，入道進德成聖之師傅也。深願司鐸一言一語，見明識到，有分有寸，精金美玉，無非至理，作耶穌言談之回響焉。

以身作則施行教化（論四）

吾主之施教也，不限於用言語談話，不限於宣講大庭廣衆，亦不限於個別訓誨，蓋尤以身作則焉。故聖經有言曰：『彼也，先行後教』。（宗徒大事錄：壹，一）嗚呼！最好之教訓，孰有如以身作則者乎？夫以耳之所不能常聞者，一朝竟得親眼目觀焉，此目睹之印像，非不活潑潑地更深更切乎？既經目觀，非比得諸傳聞，更易燃起心火乎？耶穌知其然，故來此世，勸人修德，先自一一躬行實踐，使人目觀憲憲令德，美妙絕倫，可敬可羨，眼紅心熱，皆願得而有之。

且也，吾人今日所以猶能興起，步武吾主芳蹤者，非念吾主當時在世所修種種超邁絕倫之德行乎？非念吾主之忍德而耐心靜氣，念吾主之謙德而甘受恥辱乎？又今日矢愿守貞，到處風行，此非吾主與童貞聖母貞潔高表，動人之深，有逾於聖經記載吾主所論三言兩語之談片乎？

吾人可憐之本性，不幸爲原罪深深斲喪，遂致耶穌之言，物爾朋之言，雖則力至偉大，苟非吾主更以身作，則其變化靈魂，或且未能如此之神速也。

耶穌教人修德行善，成聖成賢，莫不首以身作則，當先開路，吸引有志之士，追步後

塵。彼也，在人類之前，在此面目已經破相，容華已經減色，早已不復肖似主像人類之前，自表自演，供人模範。蓋主語人曰：『汝其觀我，而於汝靈魂上之一幅卷軸，臨摹我天主之面貌』。此卷軸者，耶穌蓋已親用己血，潔而白之，而聖教會又鑒於人類軟弱無能，乃如慈母然，復執其手而爲之把筆焉。於是閱時未幾，上主之肖像寫真，洋洋大觀，蔚然出現；更有幾幀，維妙維肖，栩栩逼真，乃使在天大父，亦認爲彼之聖子音容宛在焉！（羅馬書：捌，廿九）是卽聖人賢人，觀摩耶穌表率，寢饋耶穌言論，而活耶穌之生命者也。

今者，司鐸亦當如耶穌施行教化，特別用己表率，躬作基多之活像，而時時呈之世人目前。司鐸其先將己身刮垢磨光，道備德具，作一完美之模範，作一活動之模範，衆目共睹之模範，易於效法之模範。夫司鐸者，固與常人無異，同爲軟弱之人，願既蒙主聖寵超拔，脫出塵世貧困，不染濁世卑污，則當用其表率，扶助他人，扶助彼之昆仲，上陟天庭，歸投基多。

斐理伯宗徒告信友曰：『願汝曹端正之德，著見於衆人之前』（斐理伯書：肆，五）端正之德者何？蓋爲一幅透視之幕，所以調和二種高尚之德，而初不加以掩匿者也；蓋即合此二德甜蜜之芬芳，於不知不覺間，散人心中，而吸引之，而變化之者也；一言蔽之，蓋即謙德潔德馥郁之清香也。夫宗徒以此端正之德，切囑教友，則其於司鐸，更當如何般殷屬望乎？

此端正之德，當時輝光弈弈，睅面盎背，特著於基多之身，而究厥來源，則出自基多深謙之德，出自基多至可崇拜之潔德也。願今日司鐸，亦以此德文身，浸漬涵濡，見之於動靜語默，純亦不已，造次不離，誠如是也，則司鐸其必為基多真理，基多美德之活動演講，活動宣傳矣。

故在司鐸之身，當使一切可以供人切磋，資人觀摩。須知司鐸，如媒介然，處於耶穌人靈之間，宜引導人靈，歸嚮天主，契合天主，務使人靈與司鐸，結為一體，上投耶穌。司鐸之一言一行，司鐸之潔德謙德，司鐸之畢生忠勤，皆當如極有力量起重之棒，足以高舉人靈，皆當如明亮之光輝，足以導人嚮主！

嗚呼，基多莫可名言之光明！自生自化，真理之光原！懇爾賁臨，光照人靈！爾為聖父之內言，聖父光榮之輝耀，下土之光明，懇爾賁臨，將此蔽天昏黑，一掃而空。懇在爾鐸德之身，常吐綸音，常賜教益。懇爾光明，由爾司鐸，照耀吾儕。吾儕既由司鐸之手，領爾可欽可崇之體，更願由司鐸之口，受爾真理之傳。懇賜各位司鐸，神力強固，堅持公道，堅持真實，庶隨爾後，不致隕越。懇賜各位司鐸，與爾結合，惟密惟切，乃至心之所念，即爾意旨，口之所授，即爾智慧。懇賜各位司鐸，彼此締結，合為一體，和衷共濟，庶能氣壯力強，砥排異端，攻擊邪說，不屈不撓，砥柱中流，力遏罪惡。懇以爾之真光，充實司鐸之靈明，以爾貞潔之愛情，充實司鐸之心懷，庶能轉照爾所托付之人靈。 亞孟。

第三章 耶穌寬赦人罪（論五）

天主者，仁愛也。（若望一書：肆，八）天主之生活，仁愛也；蓋凡天主之動作，無內無外，莫非仁愛之動作，故天主聖懷一動生育之念，則物爾朋出焉，物爾朋者，即天主撫躬，自言自語，仁愛卓絕之語言也；聖父一鑒此位聖子至美極好，心焉樂之，油然而發一種愛情動作，而同時聖子，愛父情深，欣欣然亦發同樣之愛情動作，則兩動相值，而聖神出焉，聖神者，即聖父聖子間，彼此抒發愛情之氣息也。

舉凡天主在其身外所化所造，亦皆爲仁愛之化造；蓋天主所造，無非爲行其仁愛，其對受造一切行動，亦均爲仁愛之行動，無論命令也，禁誡也，責罰也，寬赦也，以及一予一奪，要皆行其仁愛也。

然此莫可名言之仁愛，每視其施行何若，而別以不同之名稱；仁愛而發號施令也，則稱之曰『能』；眷佑寵錫也，則稱之曰『善』；懲戒責罰也，則稱之曰『義』；寬赦恕宥也，則稱之曰『慈悲』。是故仁愛者，在天主之身，常生常動，雖則不一其名，而其爲愛，則始終惟一，行爲始終惟一，力量亦始終惟一，始終爲天主，始終爲絕對一體之天主，博也，深也，無限也，無量也，悠也，久也。

是故人類之造，實由仁愛，此其仁愛，爲博厚，富裕，洪量，急於散佈之仁愛；此其仁

愛，爲慈父之仁愛，慈父者，思以己之性命傳授者也；又爲巧匠之仁愛，巧匠者，常思精心結撰，創造傑作者也。若夫眷顧寵錫之仁愛，則於當時天真未鑿之靈魂，降福穰穰；及人類犯罪，則懲戒責罰之仁愛，所謂公義者，勢將赫然震怒，然而寬赦恕宥之仁愛曰慈悲者，出而排解，阻遏公義已舉之手，不使下擊伸討。

天主之內言者，（物爾朋）產自仁愛，而生活於仁愛之懷，亦即天主之聖愛是。當時人類犯罪，天主內言，挺身自薦，代償罪債，爰取寬赦恕宥之仁愛面目，即在天主懷中，如大堤屹峙，幾世幾年，屏障罪人，遏主義怒。

迨人類痛苦既久，號哭既久，迭受磨劫，望眼欲穿，終乃動主憐憫，而物爾朋降世，負吾人之肉體，帶吾人之弱點，具吾人死亡之本性：是即吾儕之基多，吾儕之耶穌！

此莫可名言之仁愛，此降生爲人之慈悲，耶穌基多，躬來斯世，不僅傳授真理，不僅用其天主之光明，朗照世人之明悟，蓋特攜來天主之赦書，親以己血，洗滌人世罪惡之污穢，解除罪人靈魂之桎梏；蓋耶穌自身，即爲天主大赦之書，爲有體有質之赦書，爲靈活之赦書，爲神效之赦書，爲出死入生救命之赦書也！則吾人謂耶穌慈悲爲性，謂耶穌聖心之行動，無論超性本性，皆爲寬宥赦免之行動，又何奇之足云？

吾主在世，敷教三年，鞠躬盡瘁，成效卓著，吾人苟追隨主後，行見吾主不絕訪求罪人，汲汲以解除人靈桎梏爲務，蓋耶穌曰：「天主遣其獨子來世，非爲判世之罪，乃欲此世因

彼(指耶穌)得救也』。(若望：參，十七)

嗚呼！耶穌何其善行其救主之使命乎！何其熱心奔走，蹤跡罪人乎！何其能紆尊降貴，屈就貧窮卑污之罪人，以拔而擢之，上爲至聖天主之近臣乎！

凡此罪人，耶穌願寬宥之，而且特來爲之解罪焉，誠以罪人者，耶穌之所愛也。然而此輩罪人，在天主台前，究爲何物乎？實乃天主之死仇耳！死仇者何？則以此輩罪人，爲辜恩負義之徒：一切所有，受自天主，而乃嗤鄙天主恩惠，竟忘天主大德，而踐踏其聖心也。其次，爲抗命叛逆：身爲受造，理當屈膝稱臣，俛首受命，而乃偏要掙脫天主權力至義至飴之軛，而自主其身。最後，爲倒戈反賊：身受委托，治此世界，本當監護其屬下衆庶，率以歸誠天主，乃竟上負天主之托，轉率此輩受造，改變宗向，幾如強使委棄彼等之主人，彼等之大造，彼等之君王焉。

而耶穌竟愛此輩罪人，真真切切，愛慕此輩罪人，爲愛罪人之故，自天降世，任勞吃苦，而死於痛苦恥辱之中。

降世未幾，卽以己之寶血，灌而溉之，今且觀其在此世救教之際，如何殷勤與罪人往來，如何與罪人款洽，如何一律歡迎前來拜訪之衆；蓋耶穌幾於無日不與罪人相處，而且極表親善，乃致媚嫉成性之法利叟，語主門徒曰『尊師奈何與稅吏(當時視爲貪官污吏)及罪人同席乎？(瑪竇：玖，十一)法利叟又以主之愷悌慈祥爲口實，謂主耶穌決非負有上主使命，彼

等自己心地狹窄，有己無人，絕無哀矜之意，乃肆其毒口曰：『是若爲先知士，必知手拊之者爲何等婦，蓋一罪人耳』（路加：柒，卅九）法利叟之意，蓋謂如此之人，豈可容之近身也。嗚呼！此輩以爲卑污罪人，爲耶穌者，當望望然而去之，又以罪惡雖經痛哭慘悔，仍不配得主垂憫者，其知耶穌，何其淺也！

耶穌曾有一言，質樸深切，可敬可佩，而且於寥寥數字中，聖心待人，一意慈悲，以及聖父付畀聖子寬赦解罪之使命，已昭然若揭，蓋耶穌嘗曰：『予茲來也，專爲尋訪覆亡者而救之耳』。（路加：拾玖，十）固也，耶穌來吾人中，不僅錄收前來歸依之衆，不僅赦宥悔改之罪人而予以容納，實爲親自迎接罪人，親自到處蹤跡此輩可憐靈魂，罪惡迷心，羞澀不前，而甘自暴棄者。

吾主傳教，三年之中，他無所事，惟靈魂是尋：舉如德亞及加理肋亞都城鄉邑，足迹殆遍。更扁舟一葉，環歷日內若來湖濱，又深入曠野，又蒞帝而及西同異教區域，又往來於若爾當河兩岸及大海之濱，又冒性命之危，每逢大瞻禮日，於日露撒冷廁身四方雲集人叢之中，又常臨聖殿與學士論道，常往病人聚浴之靈池。蓋其搜求靈魂也，一往無前，其尋訪需待拯救之靈魂也，志在必得，勞瘁不辭。救靈神火，蓬敷於心，使之奮不顧身，人性之精神力最，憑空增加百倍，使之舉措經營，一日萬幾，勞碌奔波，直至身上法庭，直至刑場。

今司鐸者，耶穌特選以繼續其在世生活者也，蒙主優寵，參加救主基多福音宣傳，以拯

拔人靈者也，故司鐸者，必當如吾主神火炎炎，志願熱切，而懷拯救天下同胞神聖之欲望。夫司鐸既由吾主昇以赦罪解罪之無上權力，則其中心所願，當莫切於運用此權力，而忠義奮發，追求人靈，如有必要，更且逾險越阻，跋涉山河焉。

司鐸救一靈魂，當無所不為：忘其身，拂其性，不願休息，不求逞一己之意。夫耶穌當時，曷嘗求省其精力，求節其時間乎？耶穌非將精力時間完全用去乎？非將己身完全給人乎？耶穌豈嘗夢想世樂，夢想優游歲月，夢想高枕為樂乎？彼豈以為明哲保身，便可作人救星，而不付己命，不失己命，便可給予大眾長生之命耶？

夫為耶穌之司鐸，固當繼承乃師之志，胸襟偉大，心腸熱烈，致力稼穡，不疲不倦，常願捆載無數靈魂，上獻天主，常願盡量使用天主所付解罪之權力。烈日薰炙，筋骨疲乏，汗滴淋漓，庸何傷！彼誠知一旦此生之夕陽西下，勤勞時期，宣告終止，必可於吾主心中，高枕為樂，樂難言宣也。

瑪達肋納及匝格俄（論六）

救主耶穌在世之際，專尋罪人，予以赦宥，所遇靈魂，不一其類，或如瑪達肋納自來主前焉。

瑪達肋納者，瑪大拉地方之罪婦也。乃忽一日，倦於罪惡：蓋蒙天主殊寵，勸使回心嚮

善；更若事出偶然，風聞耶穌一言，最後抵抗，遂告失敗。於是自來耶穌足下，涕泗交流，覩然認罪，既衷心痛悔，更滿懷依恃，伏地不起，緊吻救主之足，待主解罪，去其桎梏，待主寬宥，以永作吾主無窮仁愛幸運之戰利品焉。

願在吾主明鑑中，瑪達肋納實爲優秀之靈魂，熱心有志之靈魂。此種靈魂，未嘗不能暫爲世樂所惑，然而靜焉思之，終覺世態炎涼，太不可靠，太屬短促；又此種靈魂，心爲天主無窮仁愛所吸，願乃不諳進身之路，遂致有時爲世人空中樓閣之情愛所蠱所惑，漸墮漸落，直下泥淖之中，然而不能久居弗出。今瑪達肋納，卽爲此種靈魂。瑪達肋納非他，瑪爾大，辣匝祿之女弟也。渠蓋一時心爲形役，忘却祖傳聖訓，漠視兄長善表，昧昧然沉淪罪惡之中，使舉家痛心，闔門愧赧；然而瑪達肋納胸懷極其高尚，焉能久安罪惡，快然自足；心靈極其偉大，區區受造之情愛，焉能據以自滿；蓋瑪達肋納之心，誠當專屬基督，而基督多卒征服之！

嗚呼！瑪達肋納誠已墮落，然果吾主一言，便可蹶然而起，吾主一赦，便可煥然復新。試問今當耶穌之前，耶穌能不躍然心動乎！蓋耶穌一見之下，已睹瑪達肋納種種德性，有足多者：謂信德耶？則瑪達肋納自奔主前，屈膝求赦，信德固已有矣；謂望德耶？則瑪達肋納挾其無限之依恃心，伏主膝下，依依不捨矣；謂愛德耶？則天主聖愛，固已征而服之，試問瑪達肋納備此諸德，更復何求。於是瑪達肋納之滾滾熱淚，瑪達肋納之朏朏依恃，竟得耶穌

『汝罪已赦』(路加：柒，四十八)一言爲酬。

嗣後吾主未嘗或捨瑪達肋納，頻加訓迪，時或勗以見義勇爲，建立殊功。主蓋徐徐引導，登之於無窮悠久真福之域：始則由瑪大拉而導至伯大尼亞，繼由伯大尼亞而導至加爾瓦略，終由加爾瓦略，經歷『毋捧持我』(耶穌復活後顯現瑪達肋納禁其抱持聖足乃作是語)一番祭獻，及日露撒冷之窘辱而導至天國。

主蓋借此罪人，演愛情之聖蹟，而此罪人者，卒成聖女，作聖心之情人，聖心之摯愛，而聖心慈悲一聲『寬免』之功效，遂於焉大見。

吾主生平所遇人靈中，更有徇時從俗，高瞻闊步，履世坦途，以陷身罪惡如匝格俄者。匝格俄，日理各之稅吏也，家頗殷富，其致富之道，雖未必盡當，而優游逍遙，享福作樂，既無所慮，亦無所愧。天主聖寵，亦嘗潛孚默感，使覺醉生夢死，究屬非計，當圖一種高尚生活，然此一念，旋起旋滅：蓋事務之紛冗，財產之管理，不容其改弦易轍，棄舊從新。顧當時耶穌，靈奇屢施，有口皆碑，匝既得諸道路傳聞，忽悉此位大先知行且蒞止，不禁好奇心動，思欲一觀基多。此心之發，在匝自己，以爲純出本性，而不知實出天主聖寵好意鼓動也。斯時匝固無意與主交談，渠當自思無話可說，不過久仰此位聲名赫赫，百姓謳歌稱頌之異人，亦欲一瞻丰采耳。

匝驕奢淫逸，歲月優游，猶太人相與非笑之，鄙夷之，而匝處之晏如；及其一朝願見耶

穌，乃亦不畏人言，就日理各廣衢道旁，升西高毛樹，候主駕到。

少焉，萬頭攢動，吾主在人叢中，緩步前來。匝正瞻望之際，陡覺耶穌視線凝注其身，耶穌目光，窈然而深滿，藹然而可親，射及匝身，透入心坎。匝心怦然，覺有異感，此時耳際聞耶穌慈氣盎然，呼其名而告之曰：「匝格俄，趣下，我今日當留止爾家」。〔路加：拾玖，五〕噫嘻！竟來止宿彼家乎！其信然耶？得毋耳聞有誤乎？於是匝受寵若驚，竟至倉皇失措，噤不能答，疾馳至家，動員家衆，令一式齊備，蓋欲款待耶穌，務極殷渥，克盡東道之誼也。

未幾達味之子，義散厄爾之大先知，從者如雲，登匝巍巍高第之門，款關逕入。於此時也，匝心驟生何感？則有神光一道，照見其平日生活之荒唐；蓋匝爲人，鄰里鄉黨均不之齒，而耶穌慈祥愷悌，竟垂青及之，以爲東道主，匝覺耶穌待人，如此慈悲，如此溫和，不禁中心大感；又見耶穌衣服樸素，惟特佈施爲生，而足迹所至，廣施德澤，散播光明，慰人心靈，且又道貌岸然，一顧一盼，滿蘊慈悲，手常高舉，賜福人衆，於是此家資鉅萬之稅吏，頓悟儻來之物，往日以爲幸福在是者，畢竟虛而又虛，幻而非真；頓悟彼之靈魂，所爲何來，其必有視財物更貴更重，更加有用，更加佳妙者焉。

匝得吾主光降，引主上座，尊主若南面之王，躬侍左右，意定志決，改過遷善，慨然謂主曰：「主，茲以我財之半，給予貧乏，至或詐取於人者，則四倍以償之」。〔路加：拾玖

，九）夫匪不曰「將給」，而曰「給」，則彼意中固已認爲既成事實矣；而彼果嘗有不義之行，（凡人利欲薰心，易犯不義。）原注亦必慷慨補償矣。

耶穌見匪應其聖寵之召，如此其忠且謹，中心歡樂，當何如耶！蓋耶穌慈祥之目光，枉顧此靈，可以不告徒勞；而登門陳請，先行殷勤加愛，此番亦可不見拒却矣。於是主見其慈悲，收效之宏，不禁歡呼曰：「今日救此一家矣」。（路加：拾玖，九）乃復舉清澄之目光，透徹到底，矚其聖愛起死回生之靈魂曰：「斯亦亞巴郎之子也」。（路加：拾玖，九）既更加此一語，其語赫赫皇皇，足盡吾主自己生平，曰：「人子之來，固爲尋獲覆亡者而救之耳」。（路加：拾玖，十）

撒瑪利亞婦人（論七）

然而耶穌足迹所至，感化人靈，初不常此容易，唾手成功，有時竟須長候於人靈之門，疲於奔走，勞於追求，而與人靈短兵相接，一決雌雄，試觀吾主與撒瑪利亞婦人一場舌戰，亦可以見感化人靈，事非容易矣。

吾主秉其天主之聰明睿智，鑒觀四方，求民之瘼，見西加爾城，有多靈魂，待救孔殷，而芸芸之中，更有一罪婦在焉。於是惻然心動，決意拯救，不獨拔之於罪惡，更欲擢之爲一鄉宗徒，乃一再在聖父前，爲之俯躬謙禱，一再遙降聖寵，爲之開導，而罪婦負嵎，固拒不

納耶穌聖愛甜蜜之化導，爰於一日，吾主劍及履及，決施奇襲，遂擊門徒，首途撒瑪利亞。行近西加爾，時值中午，驕陽下射，原隰之上，一片光明，遠映迦利辛山，峯巒縹緲，暈成金黃之色；阡陌縱橫，麥黍離離，風陣過處，波浪起伏，前追後逐，自遠而近；道旁棕樹成蔭，下有雅各伯古井，耶穌力乏，到此駐足，而放從徒趨路入城，自坐井畔，思緒起落，中心鬱陶。

嗚呼！耶穌身為天主，竟告力乏耶？然則爾之力乏，誠不可思擬矣！嗚呼噫嘻！我知之矣，此言力乏者，豈僅道路奔波，風塵之勞頓而已哉！亦以甘心為愛情而犧牲，甘心担負萬方之罪惡，有時不免感覺重負在身，壓力難勝，因而氣索力乏耳！彼西加爾罪婦之久久頑抗不服也，以及心覺其他無數靈魂，雖經聖慈多方籠絡，而終莫肯就範也，言念及此，能不中心傷悼乎？職是之故，此時聖心，則滿蘊仁愛，含苦忍痛，躍躍欲出，而聖軀則覺精疲力乏，憊不能興。

未幾，見有婦人，于于而來，此婦人者，即吾主欲救其靈，為之一再歎息，一再流淚者也，今欲誘而導之，改過遷善，不知又當費却幾許氣力！蓋撒瑪利亞之地，邪說亂真，大道失傳，婦生長是邦，毒中已深；又婦前後嫁夫數人，耳濡目染，頗受影響，故婦之為人，思想錯亂，是非顛倒，又加生性執拗，強詞奪理，嘻笑怒罵，無所不能，好逸惡勞，懶自振作，凡此種種，皆為其皈正之大礙；然而耶穌心不為灰。耶穌者，惻隱為心，靈魂之醫師也；

其來斯世，非爲壯強者，乃所以爲病弱也；耶穌者，復活神形，而又兼爲神形之性命者也，今此婦人，耶穌明明見其死於聖寵之性命，乃決意使之起死回生。

於是吾主進與罪婦接談，一場問答，誠如聖經記載，針鋒相對，精彩萬分：蓋耶穌平日動靜語默，所見重視靈魂之心，卓絕之智，慈祥之氣，忍耐之性，謙遜之德，與夫洞燭人心之明，在此談話，靡不昭然若揭。始則問婦可否執一小役，而不變聲色，受婦侮慢；既而運其天主手腕，漸使軟化，而激起婦人本性好奇之情，因以委婉曲折，引使吐露生平之真情實況，直至婦人自謂『我無丈夫』，（若望：肆，十七）耶穌始令明白已實洞燭彼身罪孽，然以真率坦白出之，初不加以斥責，蓋知其性幻執，不受責也，且亦不露鄙薄之狀，以激其憤，又不出難堪之辭，以生其愧。

婦見耶穌薰然慈仁，而又明燭己之心底，胆氣爲壯，乃進而質疑問難，而耶穌則婆心一片，答其問，解其惑，開其蒙蔽。及婦輸心帖服，乃告以己身所負天主之使命。

於是婦急返身回城，中心擾攘，不可言狀，種種意念，生平所未嘗或有者，此時紛至沓來：蓋婦經主寵潛移默化，已於不知不覺間，洗心改面矣。及進西加爾城，遂覺情不自禁，逢人便告曰：『盍來視之，有一人焉，詳說我生平所爲諸事。所謂基多者，卽其人歟？』（若望：肆，廿九）婦尙未自審果當信從與否，然知此人頃在途中交談者，清高如此，端莊如此，溫和如此，決非庸人俗子，乃欲一觀輿論何如。

卽晚，耶穌受當地人士邀請，入西加爾城，重晤罪婦，則婦蒙主寵大力感化，已非故我矣；而婦茲趨謁彼之仁愛救主，非爲供認主所已知之罪惡，實爲領受主赦而來：蓋婦之信德，婦之痛悔，固足膺主赦宥矣；是以耶穌無窮良善之聖心，赦之惟恐不及。此一役也，耶穌慈悲，又告勝利，竟將一卑微下賤之罪婦，藏垢納污，幾乎渾身是病者，頓成聖寵殷渥之靈魂，宣傳真理之宗徒，基多光榮之戰利品，一言蔽之，耶穌慈悲，又發聖蹟矣。

二日之後，耶穌離城，凡經耶穌仁愛吸引，真理光照，慈悲拯拔者，衆口一辭，贈以『救主』甘飴之名，而耶穌『救主』之號，遂自此始。

幸生其時之撒瑪利亞人所稱『彼誠救世之主』（若望：肆，四二）一語，迄今歷十九世紀，而人稱述不衰，則自今以後，更將世世稱述，而他日世歷無窮，此一呼聲，亦必遺響於無窮矣！確也，耶穌誠普世之救主，因其爲『慈悲』也，而世界天下，正亦需主慈悲寬赦，若大旱之望雲霓焉。

驅魔（論八）

吾主足迹所至，輒施德澤，中心所蘊洪慈大悲之寶藏，都城鄉村，隨地施捨；然而當其佈恩加惠之際，每遇一種靈魂，處境之苦，恆使聖心黯然神傷。

是時民衆，目擊諸多靈奇，歡欣雀躍，疾病癱廢，駢肩累迹，雲集而來，而病人中，尤

有可憐之負魔者，經人擁至，請主解救。此輩負魔者，多有靈魂清潔無罪，惟因天主許可，邪魔得以憑附其身；蓋人苟非自己思念不正，則魔不能附集其靈魂也。顧有一種靈魂，爲數甚多，靈魂肉身，俱被魔附，在雙重壓迫之下，苦不勝言，耶穌目觀此輩爲惡神所困，昏迷顛倒，終日皇皇，情狀可憐，聖心傷痛爲何如乎！其施拯救，中心之惻隱爲何如乎！其用天主全能驅此幽冥之神，急切迫切，又何如乎！

吾人誦讀聖經，當見耶穌初時驅魔，不過用其無上權威，憑其全能，口中一命而已；然而聖經中，竟有一篇，告人當時耶穌驅魔，尚用其他多種方法。

一日，主下大博爾山，蓋方顯聖容於三位愛徒之前，眉宇之間，神光猶未盡斂。時有羣衆，廝集山麓，主之門徒，正在人叢中，嘵嘵爭辯，耶穌至而問故，則曰：有少年負魔，曾攜來門徒之前，求請驅除，而門徒竟無能爲力。主乃宣召少年之父，先勗以堅發信德，虔誠依恃，繼令攜負魔者來，以赫赫權威之聲口，斥魔遠去，遂愈少年，還諸其父。

民衆散去，耶穌亦偕徒入一鄰近屋舍。徒衆竊怪彼等此次驅魔，竟不奏效，請主解釋。主固誨人不倦，爰告以非有他故，實由信德不夠。且謂凡人不可仗己本性力量，宜謙卑依恃，深切依恃，無限依恃天主之能力；終乃曰：「此外，尚須祈禱守齋，以驅此魔類」。（馬爾谷：玖，廿八）

此言也，語簡而賅，耐人尋味：蓋誠如此言，耶穌平日救靈，固亦祈禱，固亦苦功加身

也！由是觀之，其長夜祈禱也，其淡泊自甘也，其跋涉奔波也，其長守齋素也，其不設草薦，就地寢臥也，皆爲拯救吾人，脫魔羈勒，耶穌親身施用之方法。

然主耶穌，果有需乎此種方法乎？夫耶穌者，天主聖父之物爾朋也，萬物由之而造，一言出口，一願動心，能大力偉，驅魔回獄，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此說是矣，然而勿忘耶穌一舉一動，特所以供吾人模範耳！夫耶穌憑其天主性之本能所得而行者，吾輩罪人，卽滿渥主寵，亦爲力莫逮也。

且也，耶穌人性，純淨無疵，故其天主性動作自由，毫無妨礙，固可時時出其天主手腕，以舉措行事；卽欲成其偉大創作，由其全能一願之外，絕不需用他法。而吾人之人性，則玷於原罪，污於本罪，加之以日積月累，屈指無數之愆尤病疵，是皆當前阻礙，永留弗去，阻主聖寵陶鎔吾靈，阻主聖手沛降仁恩。

今司鐸者，由耶穌賦畀，實握有天主之權能；且不論其爲人何如，一登鐸品，卽永爲司鐸；蓋自靈魂上被印鐸德聖號之日起，卽能行施司鐸本職，更分得天主能力，以成聖體，以解人罪，以行聖祭。司鐸固不免犯罪，然而司鐸終是司鐸，願雖終是司鐸，而實忝厥職，上則見惡於天主，下則示世人以惡表；其神聖之頭銜，仍赫赫耀於眉宇，然而不過照見其罪孽之深，身份體統淪落之慘，徒令人悼傷歎息，而彼司鐸，終是司鐸：Tu es sacerdos in

aeternum！(聖詠：壹〇玖，四)

一朝身為司鐸，能成聖體，能解人罪，能行聖祭，是則然矣，然而天主所賜鐸德特殊之聖寵，引人靈魂歸依天主愛德之效能，驅逐惡魔之神權，為人逐一辨別聖召，逐一推測天主用意，逐一指引路徑之種種明見，力任傳教艱辛，以及赴湯蹈火之勇氣，辯護真道之口才，永保貞潔之力量，上主專賜鐸德之特寵殊眷，深恩洪賜，凡此種種，其受量多少，要視其愛德程度，貞德程度，相衡為定。

顧愛德也，貞德也，得而有之，保而持之，增而長之，司鐸惟有憑藉祈禱苦功，始克有濟，故耶穌諭徒曰：『欲驅此魔類』，欲獲完全與我相同之能力，欲承我後，建功立業，當於我已賜及將源源續加之鐸德殊寵外，再加祈禱苦功。

司鐸宜偕耶穌寬赦人罪（論九）

司鐸繼承耶穌，奔波於世，所遇人靈，當與吾主昔日所遇，前後一轍，而萍水相逢，亦必有此輩附着惡魔，可憐之生靈焉。試問遇見之後，司鐸將何為而可？將欲折服其人之理性耶？則其人方且詆詆拒人千里之外，司鐸之聲，何由入耳；將施其恩德，佈其赤忱，以動其人之心腸耶？則其人方且迴避之不遑，加以恩德，必且見却。然則奪之魔手，還諸天主，果將何為而可？其必長跪祈禱，籲懇上主垂憫，一再瀆請，不憚主心之煩；瀆請之不已，再加苦功，用苦肉之計，不啻重演基多之受苦受難焉。否則至少克苦五官，克苦者，耶穌生平作

爲重軛，加諸聖軛，未嘗一日或去者也。爲司鐸者，誠能如此，行祈禱，作苦功，輔之以堅固卓絕之信德，無限無量之依恃，必可氣大力宏，驅除附人之惡魔，而消其在世囂張之毒蝕。

此外，司鐸更將遇多靈魂，如瑪利亞婦人然。此種靈魂，接近之，勢非久候不可；既接近矣，又須萬分審慎，見機行事。可憐哉！此種靈魂，困於罪惡之中，轉輾泥淖，末由自拔！司鐸者，必也爲之求主，耐心等待，一有機會，可爲效勞，則踴躍以赴，切勿坐失。晤而敘談，則遇之以禮，臨之以莊，使之油然而生尊敬之心。其折服此輩理性也，不用侃侃激昂之論調，斤斤意氣之抗辯，必也語語稱量斟酌，語語慈祥婉愛，語語簡單明白，語語沖虛恬退。其感動此輩心腸也，和煦樂易，而不失之優柔，披心瀝肝，具見其真誠懇摯，關切之殷。司鐸又當如耶穌然，見人罪惡，絕不驚怪，此輩可憐罪人，見人驚怪，最覺難堪，故司鐸聽其訴說，則絕對不露厭倦，聞其認罪，則絕對不生感憤。信如是也，則水到渠成，必可漸漸爲之揭露其多面目，揭露人靈救主慈悲之面目。

司鐸倘遇一種人靈，如當時匪格俄之流，心地未嘗不善，然而矇昧無知，牽於俗務，耽於世樂；不幸信友之中，又有如法利叟者，寬於己而嚴於人，從旁非笑指摘，致使若輩心存芥蒂。司鐸而荷遇其人，宜接而近之，推心相與；以身作則，示以真正教友之德表，不啻耶穌現身說法焉。所謂耶穌現身說法者，卽心腸之好，如耶穌也，氣量之宏，如耶穌也，爲人

質朴，如耶穌也。司鐸誠能如是行之，則其人耳濡目染，終且自覺爲人之鄰，生活之隨，終日役役，逐利之虛。於是司鐸德風所被，頑石點頭，行見其人輸心帖服，盡歸乎來，自就所謂天主而兼司鐸之耶穌矣。

司鐸足迹所至，倘蒙吾主交付一種靈魂，如瑪達肋納者，則當熱心虔誠，接自主手，爲之懺罪，爲之訓導，爲之細心調護，勤勤懇懇，爲之栽培，務使耶穌所期所望於其人之種種令德，咸結甘美之果。須知遇見此種靈魂，事非偶然，實出耶穌惠賜。爲司鐸者，儘可愛護之，行見此輩在司鐸指導之下，柔順帖服，唯命是聽焉。司鐸更可投以赤心，珍之寶之，異於他人，然而常須以基多之心爲心。

嗚呼！基多之心，其慈祥也，可比慈母之心；其熱烈也，可比童女之心；其純潔也，可比赤子之心；其激昂慷慨，至誠惻怛也，可比父親之心。此心也，司鐸誠宜懷諸胸際，以跳以躍者也。夫司鐸既攝基多之權能，則亦當兼懷基多之仁愛，故司鐸非活耶穌之命，舉止行動，非有耶穌之風，施愛於人，非體耶穌之心，則不足爲真正之司鐸。然則身爲司鐸，豈可不緊隨其所尊所崇之主，揣摩主之德表，就主質疑問難，而受業門下者哉！

嗚呼！難矣哉！司鐸所負救靈之使命也！蓋此使命，乃一純乎仁愛之使命，純乎慈悲之使命。任此使命，非有大智大慧不可，非抱不竭之忠誠不可，非具不疲之忍耐不可；蓋惟耶穌真主人，爲能負此使命，不忝厥職；亦惟此輩經耶穌脫胎換骨，潛移默化，活耶穌之命

，而與耶穌一心一德者，爲能負此使命，不忝厥職。

耶穌者，寬赦人罪之仁愛也，前既言之矣，是故美麗潔白之靈魂，丰采奕奕，常保天主肖像者，耶穌雖則愛之重之，顧於其所手自洗滌之靈魂，或且眷之懷之，慈祥惻怛，有過之無不及焉。經不云乎：「得一罪人痛悔補贖，天國歡欣，更甚於得九十九義人，始終不渝者」。（路加：拾伍，七）夫天國云者，卽耶穌心也，耶穌聖心者，無窮仁愛之寶庫也，故耶穌得有一靈可加琢磨，行施其救主之職務，則寶庫之中，喜氣洋溢矣。

耶穌動輒流淚，哭世人之罪，其淚之落，苦而帶血：蓋有鑒於人靈蕩檢逾閑，抗不接受其慈悲也。就吾人所見，耶穌痛哭日露撒冷孤恩負義，亦多次矣；其俯伏天主聖父之前，長禱不輟，泣下沾襟，懇父賜一靈魂悔過遷善者，亦不知幾次矣；其於日色瑪尼也，則不獨聖目淚下如雨，更且遍體血淚橫流，（路加：貳貳，四四）乃使下土得此耶穌聖愛之甘露，滋潤浸漬，以成膏腴之壤焉。確也，耶穌之哭我世人，蓋已不一其次矣！

聖經不載耶穌歡笑，願耶穌未嘗無歡笑之時；其嚮無玷童貞聖母，當必時時笑容可掬也；民衆爭以嬰兒送抱，耶穌願兒天真瀾漫，仰面嘻嘻，則亦必笑逐顏開也；辛苦終日，暮對弟子，壯其氣，開其心，師生之間，則亦必穆穆棣棣，且談且笑也；及其逢有逆苦，則如欣逢佳耦愛妻，歡然相處，因以產生得救贖蒙選拔之蒼蒼烝民焉。

然而耶穌最得意之歡笑，耶穌專對天主聖父之歡笑，一種融融洩洩歡娛之情，世人莫

得而窺者，此一歡笑，耶穌究於何時形諸聖容乎？則必為夜深人靜，耶穌獨居燕處行其所禱之時，回念日間曾為人靈宥過赦罪，或則憶及日間曾勸人靈歸化，為之解除桎梏。耶穌言念及此，自必心怡神樂，在星斗燦爛，蒼穹之下，晤對在天聖父，聖父則親之愛之，抱之懷之，此時此際，耶穌心花怒放，喜氣洋洋，其必有歡笑出神者矣！

嗚呼！耶穌無窮仁愛，愷悌慈祥，爾來斯世，專為尋求沉迷，蕩滌垢污，扶起顛覆，懇以爾聖心充盈洋溢之熱忱慈愛，傾注於爾司鐸之心。

懇賜爾之司鐸，舉皆追蹤爾後，尋求亡羊，奮勇爭先，不辭勞瘁；舉皆滿心惻怛，滿懷仁愛，既為亡羊裹創治傷，更引而導之，復歸正棧。

懇昇爾之司鐸，以感化人心之聖寵。賜能且欣且慰多得人靈，送投爾之聖愛，俾得一日聽爾親口宣召曰：『忠勤之僕，汝來，可與爾主歡敘矣』。（瑪竇：貳伍，廿一）亞孟。

第四章 善慰人心之耶穌（論十）

痛苦原非為人而造，當時天神叛逆，被謫下獄，蓋以一念之肆，僭妄自大，遂與無窮仁愛之天主，睽離隔絕，中心恨恨，永懷怨毒，故痛苦者，本當專屬魔鬼者也。

迨人犯罪，無窮仁愛之天主為其所愛受造謀圖幸福之計劃，根本推翻，破壞無餘，而痛苦遂決堤而出，直衝人類，其勢洶洶，如洪水橫流，氾濫天下焉。

由是人身內外各部，竟無一處不有苦吃，其肉體受苦，則操作疲勞也，風霜寒暑也，疾病之困擾也，不測之災禍也，紛至沓來，令嘗痛苦况味；至於人身奇妙之構造，靈巧之機能，精美之五官，本所以增人快樂，而一經犯罪，反所以增人煩惱；蓋抱此形骸，竟無一體一肢，一筋一絡，而不或遲或早，感覺痛苦焉。

人心亦受苦焉：夫心者，抒發愛情，聲韻悠揚之琴瑟也，本當在天主聖手妙奏之下，而後鏗鏘作聲，今乃爲世人拙手，狂撫亂撥；纖纖絲絃，發音嫋嫋，何等幽雅，今乃橫遭摧折，一斷於人之無良，再斷於人之怨恨，三斷於人之遺棄，而或遇生別死離之痛，或遭失意之悲，或逢違心之苦，則又呼天搶地，柔腸寸斷焉。

再觀靈魂之苦：原靈魂之造，仿自天主肖像，稟有種種靈司，隨人應用，暢所欲爲。故靈魂者，本可使人享受極樂，然而一旦罪惡罩以黑幕，天機被窒，不得抒發，遂以引入痛苦；於是人之明悟，窺見奇奇妙妙，玄理奧義，欲明白透徹，而苦無能爲力焉；人之記念，回憶往日之痛苦，追念已失之快樂，而不勝其感慨之苦焉；人之願欲，逢拂逆，遇疑難，見異思遷，不可得兼，而不勝其憂慮之苦焉；若夫兢兢業業，計深慮遠，防患未然，則像司又受痛苦；一言蔽之，此身內外，竟無一處，不有其苦，此生之中，竟無一時，不有其苦。

呱呱墮地，臥身搖籃，已淚隨聲下。此淚之下固出於不自知覺，然而淚爲實淚，而方其啼啼哭哭，固悽聲惻惻也。及其自孩而童而壯，則有憂患之侵，有死亡之戚；年臻耄耋，則

纏寡茕獨，形影自弔，疾病叢生，類乎廢物，而回首前塵，偏多恨事；終乃死日臨頭，彌留易箦，奄奄待盡，而思前瞻後，懷懷危懼，最後兩淚，遂灑於窀穸之次。

幾世幾年，凡此人類痛苦，不啻大聲疾呼，上徹於天，籲請天使，降凡宣慰。蓋人逢疾苦，有需安慰，勢所然也。夫苦之重量，人力太弱，不克獨舉，必須有相焉，左提右挈，持危扶顛；必須有手焉，拭其淚而裏其傷；必須有臂焉，助之前推後挽；有聲焉，爲之鼓勇振作；有一知己之心焉，供其一訴苦境。

於是從無窮仁愛天主之懷，有聲隱隱，答此呼號，蓋物爾朋降世爲人矣。物爾朋者，卽耶穌也，卽除免世罪天主羔羊也，滿懷慈仁，降現於此憂患充斥，紛紛擾擾之人世。其來也，不獨以真理之光，惠賜蒙蔽之民，不獨以慈悲仁恕，赦宥負罪之人，更持解憂消愁上天之靈丹，攜送疾苦無聊之人焉。

試問除却降生爲人之物爾朋外，孰則更能勝任愉快，在茲下土，任宣撫安慰之職者乎？其來解人倒懸，出民水火，凡所疾苦，彼非詳悉週知乎？彼非富於仁愛，強於力量，救人疾苦，心力俱足乎？

夫降生爲人之物爾朋者，天主也，憑其無窮智慧，則識所造世人之肺腑隱衷，知罪惡之如何爲人作祟。用其天主之明目慧眼，則視人前前後後內心之掙扎奮鬥，察人至隱極密之痛苦。

又，此位物爾朋者，人也，諸凡人類之疾苦，蓋莫不身自經歷焉：方其受難之日，聖軀溶於臨終之汗血，破裂於鞭篋重責，洞穿於棘茨鐵釘，實受至酷至烈致命之痛苦；而其聖心，仁愛洋溢，則碎於人之孤恩負義，碎於人之嫉妬，碎於人之仇恨，碎於人之喪盡天良，忍心遺棄；而其聖靈魂，則憂愁也，惶恐也，難以言語形容之中心擾攘也，焦急欲死也，種種况味，蓋莫不領略一過焉。

物爾朋既知吾人疾苦矣，其亦有意爲吾人輕減否乎？則可一聽吾主此言曰：『汝曹身罹疾苦，肩負重担，其悉來就我，我爲汝曹減而輕之。』（瑪竇貳壹，廿八）耶穌此言，猶謂：汝曹其來就我，我乃安慰汝曹者也！汝曹在世吃苦，憂傷憔悴，汝曹形神心靈，各負重創，鮮血直流，亟待療治，汝曹其悉來就我也！

然則此位維皇上主，果將何爲，以慰吾人乎？吾人之疾苦，如彼其多也，吾人之憂痛，如彼其深也，而且疾苦也，憂痛也，甚至有時，幾若無藥可治焉！抑知耶穌聖心者，神聖之寶壺，無窮仁愛，滿貯其中，固且滔滔不竭，傾注此世以維神維妙安慰之洪流也。

方耶穌在世之際，吾人非見耶穌，慈仁殷勤，俯恤民艱，如慈母之保赤子，而止痛收功之神丹妙藥，注入心靈乎？及其一朝榮升天國也，不能再取人形，繼續其宣慰之使命，則亦未嘗舍其臣下衆庶，棄置不顧，特遣神降臨焉。聖神者，天主聖父天主聖子共發聖愛之神也，其降臨宣慰也，蓋一則憑其本身留駐，二則開人明悟，啓人昏昧，使人共識千古不磨之

真理，三則以天主之無窮仁愛，灌輸人心，使人感受天主聖愛超性之鼓勵。

然而聖神宣慰斯世，其功能效用，乃因聖教會而更著其明，而在聖教會中，則又因鐸德而更著其明。嗚呼！聖教會及司鐸也者，誠善於安慰之耶穌歷年以來所賜信友之大恩也已！誠以聖教會者，母兮鞠我，常在彼子女之側，子女啼哭號泣，則爲之拭淚，子女有所疾苦，則懷抱拊循。而司鐸者，耶穌之代表也，充盈聖神之能力，於人類之一切疾苦，調護維週，不啻吾主親自臨顧；見有心腸中憂碎裂，靈魂經罪殘傷，則爲之安慰不遑焉！

耶穌安慰民衆（論十一）

今可一展聖經，隨從耶穌，觀其如何行施宣慰之任務：蓋耶穌自出門敷教，三年之中，初不僅僅以訓誨真道，赦罪滌靈爲事，更藹然可親，作宣慰使者，躬歷人間疾苦，肉身有病痛者，治而愈之，中心有負疚者，則裏其創傷，又以己之平安，遍佈人靈，此平安者，出乎尋常，蓋能蘇人一切痛苦者也。

耶穌行其宣慰之任務，先從改變吾人對於痛苦之觀念着手。耶穌降生之前，人視吃苦，爲屈辱，爲羞恥；抱病之身，則相與目之爲厭物，而心腸摧裂者，則空自戚戚嗟嗟，寂無聲響回答。然而一朝吾主登高而呼，皇皇曉諭：「貧窮者乃真福，……涕泣者乃真福，……吃苦者乃真福。……」（瑪竇：五，三——十二）天下蒼生，遂識痛苦之價值。夫識痛苦爲無價

之寶，知痛苦之足以補過贖罪，足以邀恩得寵，足以上膺天堂之報，知在世吃苦，爲期僅僅數日，而可換得無限尊榮，身後將來萬世流芳，（格林多二書：肆，十七）此非安慰而何？且此安慰，何等超性！何等高尚！一言之力，居然使人心舉向上，使人生性怯懦，怕受痛苦者，居然志強心奮，且使人窺見身後永報，而勇氣驟增百倍焉。

耶穌欲示吾人痛苦如何寶貴，乃亦取以自嘗，（瑪竇：拾壹，廿九）其視痛苦，舉世之樂，不與易焉。吾人蓋見耶穌，舉吾人類所懼之千難萬苦，莫不卑躬屈節，親自嘗到，其自淪爲貧窮，所以安慰窮人也；其願被人唾棄，被人誣冤，所以勗勉此輩見棄於人，見侮於人也；其自一身備受神形之苦，（依撒亞：壹，六）所以使吾人每感一苦，輒見耶穌在我側也。

疾痛沉疴，耶穌憐憫尤切，每聞呻吟之聲，聖心輒不禁感動，急爲輕減其苦，起而愈之。故耶穌天主能力之顯，多爲治病之用，不論病者如何寒微，如何鄙陋，如何難近，耶穌匪不臨顧，未嘗或捨。且『凡家有痼疾者，病症不一其類，皆攜之來就耶穌，而耶穌則一一覆之以手，一一愈之』（路加：肆，四十）耶穌不憚辛勞，長途跋涉，週歷各地，凡需助者，身親撫視。試觀耶穌出言吐辭，溫文爾雅，何等和氣！憂傷憔悴者，趨之若鶩，耶穌應而接之，個個爲之對症發藥，隻言片詞，而個個爲之搔着癢處，是則耶穌消憂解愁，詞令之妙，又何如乎！

葛法翁士官某，子病求治，不敢貿然邀請吾主，主聆其陳詞謙卑，不勝憐憫，急施靈奇

，以慰此重憂之父，乃作簡語答之曰：『去，爾子活矣』。（若望：肆，伍十）

有身病癱瘓，而又疚心其往日罪過者，籲懇耶穌療治，耶穌謂之曰：『我子，汝宜倚望，汝罪赦矣』。（瑪竇：玖，二）耶穌誠知此輩中心負疚者，僅治形病，猶不足以慰其望，當先宥其罪，以開其憂苦之心也。

一日，耶穌於稠人雜沓中，聖靈默感，有人心負重憂，蓋有病婦力排人衆，闖前近主，自語曰：『果我得捫其衣，我必愈矣』。（馬爾谷：玖，廿）耶穌心焉憫之，爲一展其神能，而此可憐婦人，頓覺所求得遂，惟自問舉動冒昧，中心慌亂，又礙於衆人觀瞻，乃潛伏不動，羞慚滿面。然而耶穌宅心仁厚，爲之好言撫慰曰：『吾女，爾宜有依賴心，爾之信德已救爾矣』。（瑪竇：玖，廿二）固也，此婦之雜人羣而來，實由信德招引，吾主洞矚心腑，故祇用『爾之信德業已救汝』一語，使婦力排人衆，前來親近，不致徒勞，矯首企足，冀遇救主，不致空候，而終得如願以償，大慰厥心。

更有一次，耶穌臨觀浴池，時病人環集池畔，俟水靈動，主目明徹，見有痿者，氣喪神沮，愁容滿面。是人毫無所求，既不懇主療治，亦不籲請佈施，彼蓋未知基多力能起人沉疴，恢復氣體也。耶穌見其懷痛於心，無可告語，意良不忍，就而語之曰：『汝欲癒乎？』（若望：伍，六）嗚呼！癱病殘廢，耶穌則哀憐有加，其恫懷在抱，爲何如乎！零仃孤苦，無人救助，耶穌則治其病，樂其心，耶穌之勤恤民隱，爲何如乎！

又耶穌遇有呼天搶地，悼喪其親者，則亦爲之一掬同情之淚，汲汲皇皇，展其全能，起死回生，使人復絃天倫之樂，斯其愛人之愛，爲何如乎！

有雅易祿者，情懷失望；蓋其掌珠，病告不起，溘然而逝，雅心灰之極，幾疑吾主無能爲力，還其死女，願仍邀主駕臨。耶穌急欲慰此傷心之父，卽刻蒞止，藹然謂之曰：『勿慮，汝但堅信，女必得救』。（路加：捌，五十）女遂復活，雙親破涕爲笑，樂融融矣。

願生復其女，耶穌聖心猶以爲未足，更欲使女父母，不特見女之生，且見女之體力健旺焉：『乃命與之食』。故聖經記載，大書特書，謂『其父母驚奇莫名，歡喜無量』云。（路加：捌，五十五）

耶穌萍蹤靡定，入一城堡曰納嬰者，見有婦人送葬，而死者則其獨子也。耶穌憐母慟哭之哀，思慰其心，趨而語之曰：『爾毋慟』，而吾主全能一言；少年應聲而起，母子骨肉，復得團聚。

辣匝祿死，耶穌痛失良友，又念瑪爾大瑪達肋納手足情長，得毋哀毀瘦損，不禁愁上添愁，於是刻不自安，急往撫慰。宗徒謂往恐不利，（有人圖害吾主）力沮其行，耶穌不顧，逕赴如德亞。

比至伯大尼亞，遇瑪爾大，瑪爾大意氣沮喪，耶穌力予振作，曉以長生之道，告以日後天上永聚。旣而瑪大肋納亦蒙耶穌慰藉。無如此位改過自新之罪婦，心腸尤軟，任何勸慰，

莫過其悲。

耶穌見人哀切痛深，心神震悼，竟與辣匝祿之兩妹，相對而泣。遂詣墓前，仰天禱父，懇父再允所請曰：『吾父，往者，爾嘗允我禱，我感謝爾，我固知爾，恆俯聽我。我爲此言，乃因環立之民衆而發，俾其深信，爾實遺余』。言已，大聲呼曰：『辣匝祿，出！』死者卽出，尙結手縛足蔽面，耶穌曰：『去其斂，聽其行』。（若望：拾壹，四一——四四）

今者，司鐸奉耶穌遣使，固亦如耶穌然，常遇人請謁，安慰疾病癱廢之人，勗勉遭有喪痛之心，雖未能如主耶穌，療病治疾，生死肉白，儘能賴主聖寵，代主發言，慰人之苦，乾人之淚。

嗚呼！望病問疾，慰人心靈，司鐸本職，竟居其一，不亦美乎！司鐸奉行此務，誠當視爲無上消遣，而以滿懷惻怛，往視此輩被釘耶穌之活像。司鐸於病榻之畔，誠能曉示病者以痛苦之價值，勸以舉心，仰望長生，必可減却病者痛苦之劇烈。惟願司鐸，出以萬分審慎，相機進言，而以愛德爲心，一片至誠，令人舉心嚮主，令人深悟世財世物之虛無，人情友誼之誕幻。須知凡人肉身有苦，靈魂近主，易如反掌也。

然而司鐸予人慰藉，宜常從超性方面着想，出言吐辭，務如耶穌，句句發人依恃，堅人信德。信德者，深信主言之必踐也；依恃者，依恃耶穌無窮仁愛，慈祥惻怛也。故司鐸遇有疾痛慘怛，淹滯床褥者，遇有喪其親愛，撫棺慟哭者，最好之慰藉，最切實之慰藉，莫若以

依恃信德爲勸。

耶穌安慰徒衆（論十二）

耶穌於其忠實弟子，於其宗徒，撫循安慰，尤見溫婉和煦。

一日，主見徒衆戚戚然憂同志之少，經濟之困，且覺前途茫茫，不勝惶恐，主寬慰之，勗勉之，曰：『小羊羣乎！爾毋恐，聖父所欲昇汝者，乃一國家也』（指天國）（路加：拾貳，卅二）

主對民衆宣講真理，據義直陳，詞嚴氣肅，嘗有一日，預告民衆世界末日，且舉末日將近，觸目驚心之預兆，一一宣示；然而退對徒衆，則另有一番溫慰之詞：主蓋不欲徒衆念及末日，長此中心皇皇，因語之曰：『此徵見時，爾可翹首瞻視，蓋爾解脫之日近矣』（路加：貳壹，廿八）

耶穌傳教三年，將告期滿，行且離世升天，顧見摯愛徒衆，臨別依依，黯然魂消，聖心意良不忍，爰予慰藉，語至甜蜜，曰『爾心勿亂，爾信天主，則宜信我。（若望：拾肆，一）否，我決不捐棄爾等如孤兒，將必來甯爾也。』（若望：拾肆，十八）

於是耶穌預示徒衆，行將另賜扶助，凡主所舉所拔，主必始終提攜，仍將源源降寵藉以繼續生活在彼等之身，更用其聖體，以繼續與彼等共同生活焉。此外，聖神將降臨彼等心靈

之上，以光明，以力量，充而實之，俾能通達事理，蓋主語徒曰：『聖神將來宣慰，聖神者，父因我名，遣使而來，將訓迪爾等諸般事理，又使爾等記憶諸凡我所教授爾等者。……（若望，拾肆，廿六）爾心勿擾勿亂！勿恐勿慮！……（若望：拾肆，廿七）果爾居於我內，我訓言亦居於汝。舉凡爾所欲者，求諸吾父，吾父必允爾等也。……父如是愛我，我亦如是愛爾。……（若望：拾伍，九）我自父所，爲爾遣來宣慰之神，是乃真實之神，系自父出者也，其來也，將作我之佐證焉。……（若望：拾伍，廿六）我實語汝，我今此去，實利於爾，因我不去，宣慰之神，亦勿來詣爾，惟我若往，則我將遣彼以來詣爾也。……（若望：拾陸，七）』

受難前夕，吾主至仁極慈之心，以最超性，最甘飴之安慰，輸入門徒心中。是夕也，耶穌大顯其慈祥，誠摯，親熱，可謂生平得未曾有；蓋當時徒衆，心懷苦悶，惕於後禍，方寸撩亂，更鑒師徒生別死離，爲時已近，而在相離之前，又須經歷多難，因是憂心殷殷，愁腸百結，耶穌洞察徒等心理，誠知吃苦一事，於其所愛，大有裨益，然如慈母，愛子情深，仍欲以其情緒之纏綿，寬解各位愛徒之心。

受難開始，耶穌滿飲苦爵，不獨不自傷悲，竟忘己身而慰藉從者。肩負重架，筋疲力竭，猶回首鼓勵步步追隨之熱心婦女。泊乎身懸架上，慘酷苦痛，猶勉力安慰環侍人衆；右盜悔罪，則又亟亟報以喜信：『今日汝偕我入天國』，（路加：貳參，四三）其意猶曰：『鼓勵

勇氣！汝苦無幾矣！

耶穌又欲慰其童貞聖母，慰其忠徒若望，蓋見兩人悽悽切切，與己同嘗彌留之苦，又因念及彼此分離，而心摧腸斷也。夫瑪利亞者，豈將如梵獨無告，自此隻身孤影，無丈夫，無愛子，無護無衛，無仰無靠耶？如此捐捨，豈不忍心乎哉！如此寂寞，豈不悽慘乎哉！而若望者，既爲基多犧牲人世之親族戚誼，豈將自此永永無人引導，無人眷愛乎？若望一棵幼稚熱烈之赤心，豈將自此永絕人間恩愛乎？

否，否，決不其然，二人者，耶穌所愛，耶穌固自有法，各紓其苦：蓋耶穌托母於徒，而授徒於母；瑪利亞於若望之身，更獲一子，而若望則舉其純潔之情，本以愛慕耶穌者，轉以施諸瑪利亞。二人者，乃彼此融合於愛主之情，彼此因紀念耶穌，因努力傳佈聖道，因勸人認識耶穌，愛慕耶穌，而深得安慰焉。

須知耶穌，雖在吾人眼中，隱不見面，初未捐棄吾人，任使梵梵子立，孤苦無依；蓋遣聖神留駐聖教會中，又設司鐸，以己心腸，實諸其懷，使作第二之耶穌，輔理承化，繼續在世奉行宣慰之使命焉。

偉哉！司鐸之使命！甘哉！飴哉！司鐸之使命！然此使命，同時又何其困難而棘手也！司鐸誠欲無忝厥職，則必洞識其昆弟之疾苦，熟審自元祖犯罪以來，侵入人類之隱痛，此隱痛者，往往其入愈深，其痛愈祕，而遂因之愈酷愈烈者也。

夫人心靈，譬如琴之與瑟，宮商和諧，發音清越，然皆脆弱已甚，扣而鼓之，須運指輕靈，出手穩快，不可猶豫滯鈍。是故司鐸慰人心靈，務須細究明白其人之苦，究係心緒不寧，抑爲靈魂不安。當知人之靈魂，不一其類，同一磨難，而所覺之苦，各不相同，故施予安慰，不獨當視人所傷所痛而異，亦且當因人而異也。

然而司鐸，僅用明司審察人類痛苦，猶不足爲宣慰之高手：蓋予人安慰，當直扣其人痛苦之心弦，而從至誠惻怛之心腸，滾滾出其安慰。竊願司鐸，以主心爲心，愷悌慈祥，滿懷惻隱，盡忠竭誠，而一本超性。

司鐸宣慰，宜如耶穌，滿懷慈仁，滿懷忍耐，滿懷良善和氣。必須心懷高潔，而後於人之一切痛苦，撫摩抑搔，可以着手成春。司鐸又當如耶穌，勤恤人之痛苦；須知司鐸之使命，乃爲拭人眼淚，安定擾亂不甯之靈魂，而以超性之喜樂，傾注於憂傷憔悴之心懷。

所以謂超性之喜樂者，蓋以司鐸切忌予人本性之安慰也：故其誨人之真理，當爲天主之真理；其告人之詰言，當爲天主之詰言；其散佈之安慰，亦當卽爲耶穌聖心賜人之安慰。夫耶穌聖心，固無窮仁善而慈憫，然亦極剛毅之至，極超性之至。

故於此點，爲司鐸者，不可不三致意焉：誠以司鐸予人安慰，所以提挈人靈，使人身歷磨難，不屈不撓，而不前瞻後顧也。夫痛苦者，譬之陶冶，所以鍛鍊靈魂，使之精壯結實，此其爲益，豈可勝道；然而不可使本性之安慰，無聊之論調，壞其功效。

耶穌在撒瑪利亞善人一妙喻中，蓋若隱示司鐸，途遇負傷之靈魂，施救之道，當滿懷仁愛，而所用手腕，亦當剛柔相濟，其喻曰：日露撒冷至葉利谷道中，有人臥地不起，蓋被盜洗劫，身受重傷，精疲力竭，無援無救。行人過之，見其慘狀，視若無睹，相與捨之而去，竟無動心憐顧，竟無一言安慰。既而有客策騎而來，客爲撒瑪利亞人，見之惻然心動，急趨而前，謹裹其傷，沃以油酒，復雙手抱起，小心翼翼，載以所騎，護送鄰近旅舍，而自執其役，調護維週。次日，客以事冗，不得不行，則又托之於仁人君子，而預付一切費用焉。

今司鐸者，耶穌事業之承繼人也，則亦當名副其實，途遇人罹憂苦，切不可不顧而去；夫其心腸，既已柔軟之至，既與吾主之心，維妙維肖，又焉能見其昆仲身在憂患，而不動心者哉！蓋必近而就之，見其鬱鬱無聊，無與爲歡，病在心頭，視其風塵出入，爭名奪利，傷在靈魂，則惻然心憐，急以至仁極慈之愛德，裹其鮮血淋漓之創傷，又注之以油膏，沃之以醇醪；油膏者，穆如清風之慈祥愷悌也；醇醪者，信德偉大觀念之力量也。於是司鐸挾其滿腔之炎炎熱忱，舉此疲罷無力之靈魂，徐徐送投天主，終焉，循循然導入天主仁愛之居所，而由此位天上良醫，出其無窮聖愛之靈丹妙藥，親爲其所鍾愛之受造，裹創治傷。

此卽担任宣慰司鐸之功業，此卽慈悲仁愛之功業。須知耶穌實借司鐸之身，繼續到處播德施惠，繼續舉其聖心之寶藏，舉其聖靈魂充盈洋溢之無窮仁愛，傾注於諸凡疾痛慘怛，呻吟呼號者。爲司鐸者，果能上與主心密切結合，絕對聽從聖神引導，則必可爲勝任愉快之宣

慰使者，以能繼續崎嶇之世路，而不致勇氣衰竭也。

天主聖神，爾奉基多遺發，來此擾擾人世，宣慰斯民，伏懇舉爾仁愛炎炎之熱火，充實司鐸心靈，蓋司鐸者，爾聖教會之心臟也。

下土生民，憂苦重重，力不勝舉，呼號呻吟，欲求在痛苦沉悶幽冥之中，直趨永遠長生之的，在在需要引導，需要扶持，需要安慰。

嗚呼聖神！天主聖父聖子相愛之結晶，懇爾優渥降寵，惠此天下司鐸。請以耶穌聖心中充盈之慈祥愷惻，灌注司鐸之心，庶得爾光明啓迪，心懷基多仁愛，重振世人信愛之德，兼能安慰世人一切憂苦，消弭世人一切痛苦！ 亞孟。

第五章 耶穌舉行祭獻

祭獻之像徵（論十三）

忽有一日，宇宙之間，含生之類，悽其帶憤，嚙然若喪：則所謂人者，身為萬物之王，本居領導地位，當引其他一切受造歸嚮天主者，今乃自干非分，逸出正軌，冒犯彼之大造，冒犯彼之天主，蓋竟犯罪矣！

亞當犯罪之後，初則志得意滿，曾幾何時，自覺負罪，而突起恐慌。彼非不知天主慈善，然亦知天主秉公守義，能大力偉，於是念及獲罪於主，天主之公義，天主之能力，必且怒

其無禮，因而心驚膽戰，震恐若狂：此爲首次人畏天主，而往日天主與之款談，聲洪而婉，親如慈父，今則在地堂中，一聞天主聲響，變變戰慄，避匿不遑矣。

未幾讞定宣判，亞當如聞晴天霹靂，遂偕其蹇連之伴侶厄娃，前行後隨，步出地堂。從此下踐澆薄之士，上覆多陰之天，度其勤勞奮鬥痛苦之生活，而後世子孫，遂皆同苦同命，以迄世界末日。

願亞當有時追念地堂之樂，與其大造相契之深，輒悔恨痛哭，思欲復得已失之福，再與天主親近，仍如昔日，與主互通聲氣。

然而仰首瞻天，天門已閉，號聲上徹，而彼蒼者天，置若罔聞。犯罪之人，思欲與彼大造，重敦舊好，而無奈彼此情誼，已爲罪惡所斷，百計莫續；而且五行失序，含生之物，當初何等馴服，何等安分，今則頑強抵抗，不服命令：於是人處其間，勢惟有奮鬥圖存。亞當實逼處此，乃更覺天主之能力無限，天主之偉大，天主之權威，高出一切，返顧己身，塵埃微末，庸弱虛無，遂崩角稽首，叩拜造物真主。

亞當既悟天主如此尊大，乃更感激天主之慈仁：夫以天主之全能，當人犯罪之後，本可立予消滅，或則天主而欲久存其命，使作長期補贖，亦可舉宇宙中萬物之美好，無數之富源，盡歸漸滅、蕩焉無存；今此富源，雖則取用較難，然而左右逢原，力尙可及，因是亞當言念及此，雖在憂苦患難之中，不得不認天主仁慈，乃亟亟舉心嚮天，唱感謝之歌，致讚美之

頌。

此時忽憶當時天主盛怒之下，逐出地堂，與彼最後晤面所諭諸語，又重見守門天神，手持火劍，邈不可近，於是一念天主義怒之發，赫赫威嚴，則又不寒而慄，謳歌感頌之聲，乃欲吐復茹，戰戰兢兢，惶恐無地，切願以己生命，作爲賠禮，然而號泣旻天，聲嘶力竭，而赦書不報。

既而心緒漸甯，憶及天主降生救贖之諾言，乃時時長跪俯伏，泣下沾襟，汗流濕地，冀因其嗟歎之哀，祈禱之切，天主慈悲之諾言，得以僥倖，身蒙其澤。

歲月悠悠，寂寞無聊，本身罪過，如負重載，此人類元祖，乃幾無時無刻，而不如此萬念鑽心，意喪神沮，五衷摧裂。卒於一日，汲汲然集其心中欽崇之意，感恩之情，悔過之痛，求禱之切，併成一種儀式，獻呈於彼之天主，是爲人類首次祭獻天主。

在滿蘊神祕，高天覆幬之下，在生民無幾，大地茫茫之中，亞當以塊然頑石，充當祭台，而置祭物其上。此祭物者，固無價值可言，然而亞當視之，則盡爲珍品，蓋其得來，正不知費却幾許心血，幾許辛苦，而又一一審其用度也。然則此祭物者，果何物乎？則草木時鮮之果實也，由其兩手胼胝，拔之於礮土瘠壤者也；又牲畜一頭也，由其朝撫夕視，以生以殖，而甫出新胎者也。亞當用此祭物，上獻天主，毀者毀，宰者宰，以成其祭禮，光榮維皇上主，冀得因此上感主心，而邀赦宥，……而上主果惠然眷顧此悔罪之人。

吾人展閱古經，固見生民伊始，亞白爾心虔意誠，奉祭天主，『而主惠然顧之，欲受其祭』。（生民記：肆，四）厥後上主恆享此種祭獻，時或天降烈火，以成全燔之祭；此即天主賜答，謂人竭盡棉薄，求親大造，求近上主，主心慈悲，業已感動也。

然而皇皇尊主，天地大君，如何竟肯享受此種祭獻乎？如何此身負罪惡之祭司，此種無靈之犧牲，竟能光榮天主，平息主怒，而邀主降寵乎？……

夫天主者，仁愛也，主見人靈皓皓之白，竟蒙罪惡之污，故當人未會想到舉祭之前，早在無窮仁愛懷中，舉行最高會議，當由天主聖父惟一聖子物爾朋，挺身自獻，代人還償罪債，預定何時降生爲人，既爲司祭，又充犧牲，自情自願，捨身祭主，使天主至尊之光榮，因以完全恢復；使天主之公義，因此無價之賠償，而躊躇滿志，又使大造與受造神聖之情誼聯絡，因罪惡而中斷者，亦且在此聖祭，重新繼續，永永繼續。

聖父聖神，贊同聖子提議，而天主教義，遂爲天主慈悲所解。蓋天主能力與天主慈善，約同創一傑作：即耶穌基督是，即天主親自充任之司祭是，即惟一克配惟皇至尊之祭獻，所用天主親自充當之犧牲是。

天主所以當時肯享世人不腆之祭，其故在此，蓋天主聖三視此祭獻，作爲他日物爾朋大祭大獻之像徵也，所謂物爾朋之大祭大獻者，有其神功神效，上天下地，將於是乎重敦舊好

焉。

厥後人類散之四方，仍到處懷其獻祭之觀念，試觀天下民族，天下宗教，固無一不以祭祀，作其信仰之重典；顧因世衰道微，人心不古，駸駸然遂致不復認識天主，轉而祭奉土神木偶，惟有上主特簡之民族，惟有奉承主命，保存真主之信仰國家，繼續獻祭於天主，直至此日簡陋者易以完備，新教司祭以歡悅主心惟一之犧牲，奉獻上主。

在古教中，無一純全，無一完備，勒未族之司祭軟弱而無能，是常遵麥基賽德 Melchisedech 司祭古制，（註）另設司祭，起而代之，此司祭者，用一神聖之犧牲，純潔無瑕而深中主心之犧牲，祭獻上主，藉以引導諸凡非成聖賢不可者，共造至善之域焉。

（註）麥基賽德，（猶太文義解作『公義之王』），係古時撒冷國王，（撒冷即今之日露撒冷而撒冷字義，則解作『平安之王』。）兼爲天主之大司祭，用餅酒祭獻天主，古聖祖亞巴郎出征凱旋，麥降福之，亞巴郎酬以所獲戰利品十分之一，事見生民記第十四章。又按聖保祿宗徒致赫伯來書第七章，麥無父無母，無家世系譜，無始生之日，無命終之期，有似乎天主聖子，（麥無父無母云云，非真無有，特聖經未詳耳，而所以未詳者，蓋欲以之預表耶穌也。）爲永遠存在之司祭。

血祭 (論十四)

寵教淘汰性教，時期已屆，古聖祖翹首企足，雲霓之望，諸聖先知朧朧切切之咨嗟歎息，人靈水深火熱之悲呼哀號，終以感應上主慈悲，而物爾朋降生爲人矣！……

時值深夜，高天之上，羣神賡歌天主受享榮福於天，此位新教之司祭司鐸，屈尊降貴，駕臨塵世，棲身牛羊之棚。嗚呼！自祭自獻神聖之犧牲誕生矣！……請看彼身臥馬槽，牲畜圍繞，以待大祭時刻之到，而此時則由無玷聖母童貞瑪利亞，抱聖嬰嬰彌荏弱之軀，上舉向天，奉獻在天聖父。

此場首次祭獻，耶穌以其甫出母胎之身，完全自願，祭獻聖父，作加爾瓦略山大祭之前奏；而童貞聖母，任此祭獻之主禮，雖其慈母之心，悲痛欲裂，然而愛主心熱，超羣絕倫，此時情火激發，乃舉其懷中愛子，預作高懸十架之祭獻焉。嗚呼！此場首次祭獻，價值之重，孰可得而量耶？

三十年中，母子二人，仁愛之心，融成一片，時時刻刻，重演此無價之祭獻：割損之日，獻堂之日，其爲祭獻，禮節比較隆重，然在厄日多國逃亡數年中，在納維肋養晦歲月中，祭獻仍然繼續，雖此祭獻，不露人目，然在天主眼中，效力之偉，典禮之隆，初不稍減；須知耶穌於此三十年之久，始終常爲司祭，而兼充犧牲：曰司祭者，蓋耶穌爲天主與世人間有

力之中人，所以然者，因耶穌爲真天主，亦是真人，故惟耶穌有此資格親近天主，有此資格以無玷之犧牲，上祭天主，有此資格以欽崇之祭獻，讚美之祭獻，理所當然感恩圖報之祭獻，上奉天主，亦惟耶穌有此資格，爲其負罪之昆弟，居間緩頰，而由其祈禱之熱切懇摯，邀獲無窮仁善（天主）之種種恩賜焉。曰神聖之犧牲者，因此犧牲，爲時刻奉獻之犧牲也，爲使天主完全稱心滿意惟一之犧牲也，爲馨香馥郁，上聞天主御座，平其義怒，而邀其慈悲惟一之犧牲也。

耶穌隱自祭獻，如是者，幾經歲月。既而此位司祭而兼犧牲之耶穌，年齒漸增，則出入禮堂聖殿。學問淵博，天才燦然，使當時學術荒謬之耆艾，博士，司教，緘口結舌，相顧失色。

古教時光榮『耶和華』（希伯來文稱天主曰 *Yehovah*）輪奐之聖殿，不久之後，行且石不疊石，淪爲瓦礫，然而無妨，撒落滿所興之土木，工雖精美，然其爲殿，豈足以辱天主躬自充任之司祭：蓋此位司祭，直以宇宙爲聖殿，意欲隨時隨地行其鐸無之職，而舉行犧牲也；其爲司鐸也，實躬自主祭，故昔日奉牲以祭銅製之台，不足以辱此天主躬任之司祭奉其高貴無上之犧牲。

此犧牲者，卽耶穌本身是，方其初露面也，前驅若翰卽指而稱之曰：『斯乃天主之羔羊，除免世罪者』。（若望：壹，廿九）夫耶穌者，實爲新教巴斯掛瞻禮之天主羔羊也，其所

流之寶血，用作標記，則可免靈魂隕越之禍；其骨骸，則將燬於聖愛之火；其肉軀，則將供人取食於永久之席。

耶穌在世，最後數年中，蓋始終自爲司祭，而兼充犧牲：曰自爲司祭者，試觀耶穌在曠野中，在山頂上，長跪祈禱，舉手嚮天，於天主聖父前，爲墮落之人類居間斡旋，此非自爲司祭而何？其大聲疾呼，宣傳真道，喚醒沉迷也，其循循善誘，誨人不倦也，其撫慰世人疾苦也，此非自爲司祭而何？其爲光榮聖父，爲拯救人靈，平日備嘗種種痛苦，以祭獻其神聖之肉軀，直至最後釘身十字架，此又非自爲司祭而何？

曰自爲犧牲者，蓋以耶穌在世一生，固不絕作犧牲也：試觀耶穌四十日幽居嚴齋，其鞠躬盡瘁，奔走傳教，其淡泊持生，其憂心忡忡，瀕於碎裂，其山園汗血，其靈魂之憂鬱，其一生時刻，獻已於聖父，其甘受刑苦，此非不絕作犧牲乎？

終焉，大祭之日到臨，赫赫聖教會之大司祭，身披血袍，首戴茨冠，親舉玉趾，齊莊肅穆，緩步登壇，民衆隨駕，浩浩蕩蕩，送上加爾瓦略。及登山巔，此神聖之犧牲，遂在萬目睽睽之中，身展祭台（十字架）之上，而臯臯祭禮，節節進行，以迄禮成。

耶穌懸身十字架上，仍爲司祭而兼犧牲；曰仍爲司祭者，蓋耶穌自獻自祭，實自情願，全出本心本意，不觀耶穌在數小時前，尙答比辣多曰：「倘允命不降自上，爾萬億弗克屬子於爾權下」乎？又不觀耶穌，當氣息奄奄，痛苦萬分時，猶謂聖父曰：「我父，我神付於爾

手」乎？又不觀耶穌，架上最後一言，出自肺腑，始終以司祭自居曰：「一切完成」乎？

曰仍爲犧牲：嗚呼！耶穌在此鮮血淋漓苦架之上，其爲犧牲，至何地步，孰可得而形容耶？聖身上下，皮破肉碎，創傷之多，其可數耶？肢體則鐵釘銅穿，筋絡則橫拉直曳，肌肉則處處摧殘，痛徹骨髓，又加之以口中焦渴，痛苦之多，其可罄述耶？……此外，環視家人門徒，慟哭悲號，則仁愛之聖心，又嘗致命之苦；更復面對此輩平日受恩深重，而竟喪盡天良；而對此羣民衆，五日之前，猶謳歌稱頌，熱烈歡迎，而今日則轉加鄙夷唾罵；而對此輩皂隸刑役，很心毒手，置之死地；……而耶穌至聖之靈魂，既如自忘天主之性，又若見棄於天主聖父之手，獨幽洞冥，無人臨救，無光照耀，痛苦萬狀，氣息僅屬曰：「吾天主，吾天主，何捨棄我？」

確也，「一切完成」，躬任司祭之耶穌，祭獻躬充犧牲之耶穌，而上天遂與下土重相接近，而皇皇上主遂寬赦人罪；且也，由此血祭，耶穌以得未嘗有之最大敬意，奉獻於無窮仁善之天主，以頌揚天主之仁風焉；由此血祭，耶穌感謝天主聖父，寬宏大量，嘉惠普世生靈之深恩重澤；由此血祭，耶穌平息人類犯罪干犯天主之義怒，蓋天主公義，非十足賠補不可也；由此血祭，舉凡吾人所需之一切恩寵，一切扶助，一切赦宥，耶穌悉爲吾人求而得之，然則「一切完成」，其信然矣！

不流血之祭獻（論十五）

耶穌基多，尊貴無上之犧牲，氣絕而終，於是世人救贖，天地媾和，在十字架祭台之上，『公義』與『慈悲』，攜手相親，而『無窮仁愛』，則由救贖之功，沛然洋溢，遍澤蒼生，復其超性性命，昔爲罪惡所奪者。

願基多爲永永救拔彼所寶愛之世人，躬作仁愛之犧，奉獻天主聖父，心猶未足，蓋救贖之功，流澤雖廣，而無奈人類本性，懦弱不振，極萎靡之至，更加三仇耽耽環視，飛揚跋扈，專會乘罅抵隙，掀風作浪，以致世人罪惡，代復一代，生生不絕；且世人者，固常急切需要一種祭禮，以上投天主，是故基多司祭之任務，未可因一死而終止，於是耶穌既永爲司祭，耶穌所行之祭禮，自亦當垂之永久，而軟弱犯罪之生靈，遂可時對天主，光榮讚美，致敬盡禮，換言之，卽時時可以天主所能接受惟一之犧牲，祭獻天主矣。

嗚呼！天主之能力，天主之智慧，天主之仁善，真玄妙難測哉！……夫物爾朋降生爲人，自祭一次，豈非已足？其死而復生之性命，豈須因是而再度犧牲耶？……

維時，加爾瓦略暮色暝暝，耶穌屍體猶懸架上，僵矣冷矣！吾人茲可別離加爾瓦略，回溯當晚，耶穌與門徒在膳堂中舉行巴斯掛古禮，於以結束古教古禮，而承之以新教新禮。

時屆晚餐，基多行且自付仇手，爰亟亟然遺其聖教會，遺其甫經創立心愛之聖教會，一種可視可親，垂之永久之祭禮：蓋基多以其聖身聖血，借餅酒之形，奉獻於天主聖父，如古時大司祭麥基賽德，雍容肅穆，奉獻餅酒，又取此已成聖體聖血之餅酒，分送諸弟子，而卽

在其時，立衆弟子爲新教之司祭，諭其宗徒及世世相繼爲鐸德者曰：『爾等日後當行此禮，以紀念我』，（路加：貳貳，十九；格林多一書：拾壹，廿四）斯言也，卽所以命宗徒，及後世爲鐸德者，獻其聖體聖血，舉行不流血之祭獻也。

此一祭獻，不但重演十字架之祭獻，更能消除世世代代人類罪孽。夫上主豈非嘗假先知之口，謂：『將有一純潔之祭品，因彼名義，到處上獻，而彼之聲名，亦且大著於天下萬邦』乎？（瑪拉爵：壹，拾，十一）是故當晚膳堂中，上主無窮仁愛，於俄頃之間，創立二奇：卽聖體聖事與鐸德神品是。

嗚呼聖體聖事！耶穌實實在在，挾其可欽可崇之聖軀，神聖之寶血，生活其中，蓋其熱情炎炎，純潔無瑕之聖心在焉，其無美不備之聖靈魂在焉，其兩性結合之一體在焉；而此耶穌基多者，今昔無殊，仍爲此位當時在世奔波跋涉之耶穌，仍爲此位赫赫光榮，上天聖父座右之耶穌，亦卽此位永悠悠，萬世無疆之耶穌；此耶穌基多者，眞天主，亦真人，以天主而稟有人性之物爾朋也，能力，智識，慈善，悉臻絕頂，而天主性之光耀赫奕，莫與倫比者也；此耶穌基多者，論其人性，則謙德滿深，和煦樂易，專以慈悲吸引人靈者也。嗚呼耶穌基多！……

而且耶穌基多，自充犧牲焉！……其自情自願，充作祭品，以供獻奉天主也，非僅一次懸身十字架，更每日每時，自甘伏居聖堂中，聖龕中，聖爵中焉；其被宰割也，非僅一次在加

爾瓦略，受惡黨毒手，高聲呼籲天主聖父而死，更在普天之下，祭台之上，無聲無臭，隱於聖餅聖酒，受宰於各位司鐸焉；……且耶穌基多者，化作世人之飲食，前往永遠之饌糧，神聖之酒漿，能任人之心靈，萌發貞潔之花葩，及種種令德之果實，……故聖體聖事者，包羅萬善之德，包羅惟一美好，亦即包羅天主！聖體聖事者，實蘊救贖，救靈，長生，種種恩寵焉！

嗚呼世人！嗚呼上主特寵之受造！汝其歡樂哉！汝之天主與汝偕也，汝之天主屬於汝也，彼且自爲汝之飲食，使汝清潔，使汝壯強，使汝化似天主，彼以己之全身奉汝，彼竟爲汝甘自犧牲！汝其激發天良，俯伏欽崇汝之天主之大量慷慨也！

聖體聖事，既爲爾立，而鐸德神品之設，亦正所以爲爾；蓋聖體授爾，須經鐸德手也！嗚呼世人！汝其歡欣鼓舞！汝之基多，汝之司祭，永永遠遠，與汝共生共存，汝一生之中，凡有所需，彼在汝側，爲汝供應；汝而渴求真理，彼則教汝誨汝，昭昭然啓迪汝之明悟；汝而犯罪，彼常在左右，解救汝罪，扶汝重起；汝逢凶遭難，疾痛慘怛，彼則撫汝慰汝，爲汝解憂消愁；汝欲得一中人，用汝名義，親近天主，攜汝祭獻，轉呈天主，務使天主定必嘉納，彼則陟登祭台，代汝稟告陳請。

躬任司祭之基多，常生常存，固日度其鐸德之生活也。彼也，司鐸之巨擘，惟一天主之司鐸，苟無此位司鐸，則世界之上，不能有鐸德存在，故古教之司鐸，雖在基多降生之前，

惟因篤信天主所許，切望救主降生，已得憑藉基多之力，祈禱祭獻，大收其效；若夫耶穌自立新教之司鐸，既生自耶穌，而又裁接於耶穌之身，故惟有依賴耶穌，方得存在，惟有依賴耶穌，方具鐸德之能力。夫耶穌者，新教中司鐸之元首，其在今日，則假衆司鐸之手，行施其鐸德職務，而在將來，則借衆司鐸，仍永爲其司鐸，以共享榮福焉。

夫耶穌基多，既活於聖體聖事，活於鐸德神品，則司鐸與聖體聖事，彼此之間，當有如何密切之聯絡乎？而此爲之聯絡者，卽耶穌基多是；然則司鐸，對此耶穌，宜如何熱切信仰！如何致敬盡禮！如何愛戴仰慕！蓋耶穌者，隱聖體中，自就司鐸之掌握，而自做犧牲；其爲犧牲也，固爲萬衆信友，然尤所以爲其司鐸，不觀聖經載耶穌當晚席間祝聖聖血時，顧宗徒曰：『此乃我血，茲爲爾及衆人罪，將傾注者』乎？夫耶穌臨命之頃，猶昭昭分明，先其司鐸，而後信友，則耶穌意之所重，可以見矣。

確也，耶穌之立聖體聖事，意之所屬，首在司鐸；蓋欲以其聖體作司鐸行旅之伴侶，偕同蹤迹入靈也，作司鐸亦忠心之友好也，作司鐸逢凶遭難時之安慰也，作司鐸神形滋補之飲食也。且也，司鐸者，耶穌所欲藉以時時刻刻，一再自祭自獻者也，所欲藉以將已轉授衆人者也，夫如是，耶穌之立聖體聖事，安得不首先注意司鐸乎？

是故聖體聖事者，司鐸神聖之寶藏也，司鐸其妥爲守護而大量散給；蓋司鐸就此寶藏，挹取愈多，以富其昆仲，司鐸自身，亦愈益殷實也。

聖體聖事中，耶穌基多在焉，故司鐸對此愛情之聖事，宜非常熱心，非常懇摯，勤而行之。耶穌基多者，在司鐸之身，生活在司鐸之身，更在司鐸之身，挾其天長地久鐸德之地位，舉措行事，故爲司鐸者，對其自身，應如何尊重，又當如何留神，使己一舉一動，令人一望而知耶穌實在其身。……

然而耶穌，時時處處，爲司祭而兼爲犧牲，則其所選拔以繼其鐸品者，固當與耶穌立於同一地位，爲司祭而同時兼充犧牲。夫司鐸者，隸屬於天主之司鐸也，耶穌爲惟一能得上主慈悲至尊至貴之犧牲，而司鐸則宰以奉獻者也。且司鐸者，皇皇上主與普天下兄弟之中人也，故其爲司鐸也，當有儀可象，恭而溫，端而肅，勤勤祈禱，慈氣盎然，不啻基多親爲司鐸焉；其爲犧牲也，當誠中形外，謙沖和煦，恆受恆與，又永永自祭自獻，一如耶穌之爲犧牲焉。

自爲獻品而且爲獻者，往日耶穌基多之生活如是，今日司鐸之生活，亦當如是。然而主不云乎：『至於爾輩嘗隨我者』，嘗與我共甘苦者，嘗居我地位，輔理承化者，嘗在此世，繼續我犧牲之生活，司鐸之生活者，總之，『爾輩嘗隨我者，將來肉身復活時，人子御光榮之座，而爾輩亦將賜坐於十二寶座，以審判義撒厄爾十二支族焉』（瑪竇：拾玖，廿八）

嗚呼！永生之父，全能天主，爾愛吾人，至於出爾獨子，一身數任，作吾儕之司鐸，作吾儕之犧牲，作吾儕轉達代禱，言無不聽之中人，又作吾儕綽有餘裕罪惡之贖金，今者，吾

儕祭台之上，皇皇大祭，正又舉行，萬懇舉爾仁目，垂顧憐憫。

懇在舉祭司鐸之身，明認其爲爾可欽可崇聖子之活像：蓋司鐸者，一如爾子耶穌，隨處隨地，佈施恩德，散給光明，宥赦罪惡，安慰心靈；司鐸者，乃偕爾子耶穌，共飲苦爵，隨登加爾瓦略，而偕同作全燔之祭，既馨且香者也；司鐸者，與爾聖子同登神品，彼此結合，爲爾無窮仁愛，爲爾慈悲之仁愛，共任佈施之勞者也。

嗚呼！在天聖父，懇賜諸爲耶穌基多之司鐸者，因爾聖寵全能之力，莫不仰仿師表，維妙維肖，竟使爾於一見之下，指謂吾輩曰：『是皆我鍾愛之子，快我意者，汝曹聽之可也』。
(路加：叁，廿二；瑪竇：叁，十七；馬爾谷：壹，十一)亞孟。

卷二 耶穌聖心司鐸之德性

第一章 耶穌基多躬爲司鐸之模範

耶穌者，無論何人，修身行己，所當規摩之好模範也；亦爲被選之人，進身天國，必先投入，甄陶冶鑄之模型也。願耶穌雖爲萬億人衆至高無上之師表，耶穌聖心之一跳一躍，雖爲人人寸心跳躍之規矩準繩，然而衆生之中，更有若干人數，一言一行，當與吾主模範，特別符合。

此若干人者，蓋蒙上主特寵，奉主聖召，追隨主後，更加親近者也；此若干人者，既得

有幸，蒙主垂青，立身行己，將必與主先後一揆，既寢饋於吾主聖訓，而動靜語默，又綽有吾主遺風，在吾人中，尤可推爲救世贖世大主之活像焉。繫何人？繫何人？蓋卽耶穌之司鐸是。

耶穌者，天主而親任司鐸者也，今日雖處光榮之中，固仍孜孜兀兀，繼其永世鐸德之業，然而耶穌之意，蓋欲更有第二之耶穌，在茲下土，世世代代，承承繼繼，行其補過贖罪之功。

古時，天主在生民中，特留聖族一支，存其對己信仰。此一聖族，天主視之，直同本支嫡嗣，專以供己遣使，爲己効勞，盡昭事之職。今當新教，以寵愛爲本，天主亦優選一族，專供己用，蓋自萬億信衆，拔擢其所特別鍾愛之靈魂，使之比衆不同，肖其獨子，多賜以聖寵，多沃以神恩，多注以愛情，既聖眷之特隆，更畀之以一部份天主之本能本力，視而聖之，爲司鐸，爲君王，爲司法之大臣，爲天主慈悲之散給使者。

故司鐸者，第二基多也，天主親自祝聖之君王也，品高無上，位極人臣，榮銜加身，永不除名。然其神品之高，雖出人頭地，而於世人疾苦，則當慈悲爲心，雖人疾苦，至醜至陋，亦且屈尊臨顧，故其奔走馳驅，當與耶穌往日無異；施恩佈惠，療愈人靈一切疾痛沉疴，一切虛損虧弱，而蒙昧者，則輸之以真理，憂苦者，則予之以慰藉，悔罪者，則施之以赦宥。

再，所謂司鐸奔走馳驅，無異耶穌者：身入於世，而遊心塵外，不獲世之滋垢，嶢然泥而不滓；薰然慈仁，犯而不校，勇往直前，初不後顧，絲毫不作未雨綢繆之計，汲汲營營，壹惟眼前是務，本愛德之旨，傾其全神，扶弱濟困。故司鐸者，足迹靡定，而德澤常存。雖然，司鐸而果能名副其實，靈魂活現基多之靈魂，心腸全似基多之心腸，須知此非司鐸本人之力，非受造多疵多病，力量有限，所可幾及，而乃天主自任司鐸耶穌基多之力也！

史稱宗徒傳道之心，乃基多之心，嗚呼！今日之世，安得時時可云：司鐸之心，乃基多之心乎？誠使基多之司鐸，常以基多之心爲心，則司鐸之奇功偉業，將必烈烈轟轟如何可觀乎！而凡聖寵之靈蹟，司鐸亦且一發再發，可與此位傳教異邦之大宗徒先後媲美矣！而惜夫天主祝聖鐸品之聖寵，每多未能變化司鐸之氣質也！故其心腸，則仍是冰冷也；其靈魂，則仍屬本性也；其思想腦筋，則仍未超俗也，庸庸碌碌，不克以其德光聖輝，作世海明燈，照耀於昏夜之中，屹立於狂瀾之間，指引舟楫，收口入港，誕登彼岸，而乃渺然僅如扁舟一葉，搖盪顛簸，載沉載浮，於慾海茫茫中也。……

彼也，初未更上層樓，據高臨下，照耀勢將沉淪之靈魂。彼也，不願立身砥石之上，以援天下之溺。夫塵海洶湧，濁浪排空，固或有時飛濺足跡；猛風怒號，蓬蓬敦敦，固或有時橫掃厥身；然而果能仰仗主力，則腳頭自然穩定，不動不搖也。

夫司鐸者，誠不可退偃一室，潛伏聖堂之隙，務須廁身兄弟之間，雜然混處，常以愛德

爲心，已飢已渴，恫瘝在抱。故司鐸者，當不離其兄弟左右，恆受恆與，一如耶穌貢獻己身，作愛情之神糧，以普活衆生焉。顧司鐸雖則當於世人中，度其生活，而不可與世人同流合污；蓋欲其兄弟輩，寄以心腹，倚若長城，必先求己人格，高出其上，務使人於相形之下，見己道力，學識，形清神潔，淡泊寡欲，處處優長，而且真有聖德。

耶穌之司鐸，欲求己心之變化，必先研究模範之耶穌聖心，必先一一備有耶穌聖心之德行。司鐸乎！往歸耶穌聖心哉！衷心熱愛，默想聖心，以窮究其內蘊焉。尤其於聖心感人之處，默識心融，而深得其三昧焉。奮自策勉，求其心思如吾主，愛人如吾主，生活如吾主焉。兩相結合，與基多渾成惟一之司鐸，而與聖心渾成一心焉。

耶穌基多者，真天主亦真人，一身之中，德也，能也，無不全備，然而在其一切純全美好中，分門別類，有可稱之謂明悟之純全美好焉，有可稱之謂聖心之純全美好焉，又有可稱謂外表之純全美好焉；蓋其天主之學問，天主之上智，則可稱爲思想明悟之純全美好也；其仁愛，其慈悲，則可稱爲聖心之純全美好也；其超羣絕倫之端正肅穆，其天主性之丰采儀容，則可稱爲外表之純全美好也。

然而吾人果視聖心爲其無窮仁愛之表象，之機樞，之寶龕，吾人果思此仁愛爲救主言行，救主生活之一貫原則，發動機力，則吾人在耶穌之身所可歎美者，固可不患冒昧，逕以聖心之德行，聖心之純全美好稱之。

耶穌之召其司鐸往就聖心也，蓋欲召之往就愛情之源也，耶穌蓋欲邀請司鐸，汲於天主仁愛之泉也，然亦欲司鐸棄便一究天主之純全美好。耶穌誠欲所有彼之司鐸，彼之摯愛，個個自己：即聖善如耶穌也，仁厚如耶穌也，真與耶穌規模絲毫無二也。

耶穌聖心之憲憲令德，更有可稱爲耶穌司鐸之德行焉。耶穌修治此種德行，所以用其司鐸名義，與在天聖父往來，及與人靈交接；且此種德行，耶穌修治甚多，專以供此輩在世繼承其司鐸宗徒之事業者，切磋琢磨，得資借鏡。

嗚呼！耶穌！吾儕景仰之帥表！懇舉爾之令德，昭示爾之司鐸！夫此德行，可尊可崇，誠出爾天主之性，然而因其亦屬人性，故猶可學而能焉。且爾已賜聖寵，振懦扶弱，使人棉薄之力，可幾而及，又况爾所特簡之士，當爾予以祝聖，借爾永任司鐸時，爾固同時衣之被之，以光明，以力量矣。

凡爾聖意所屬，欲令共襄爾之盛業者，伏懇賜之緊靠爾心，聽爾聖心鼓動跳躍。不齊惟是，更懇賜之能用聖功禱越，進入聖心深處，而就此仁愛真理之湧泉，滿汲鐸德之精神；即祈禱及忠義之精神，忠勤（即神火）及溫良（即和氣）之精神，謙遜及貞潔之精神；且又滿汲慈悲，滿汲仁愛。 亞孟。

第二章 祈禱之精神，耶穌聖心司鐸德行之一（論十七）

耶穌已屆出世之期，行且開始奔走傳教，追蹤義撒厄爾之亡羊。（瑪竇：拾伍，廿四）

夫以三十年之韬光養晦，操勞執役，祈禱靜默，以之預備敷教三年，宜若綽有餘裕矣，而耶穌意不謂然：不觀耶穌行道之前，尚被天主聖神促往曠野乎？蓋耶穌將擇一更幽更靜之地，用更加嚴厲之刻苦，更加熱烈而連續不斷之祈禱，作一事前最後之籌備焉。且耶穌以天主性結合人性，本身自有聖寵，自有光明，固無需乎取諸聖父懷中；然而耶穌欲爲吾人以身作則，欲示其司鐸，示此輩後日承繼其大業者，司鐸職任之如何高貴，求主啓迪，賜以本地位所需之聖寵神恩，如何緊要。

天下之事，莫大於救靈工作。救靈工作者，天主之事也，顧此工作，何其難哉！吾人自覺才淺力薄，其有不望而畏縮耶！殊不知天主之降大任於斯人，亦必同時賜以一切所需所要；惟如司鐸之心，不肯與天主之心，聲氣相通，不肯用祈禱之功，取給於天主之寶庫，則仍空空如也，肩負重任，而自顧藐小，蕭然一身，他無所有，惟有感己力弱，感己力薄而已。故耶穌有言曰：『非我，汝曹無能爲也』，（若望：拾伍，五）誠以人之庸弱鴛鈍，最足暴露於爲天主從事救靈工作也。

天主亦且往往自覺所造之人，徇私縱欲，抗逆主命，必須天主委曲遷就，纍纍加恩，或用其大能，打破人欲焉。嗚呼！私欲也者，世人自身，又焉能加以約束，以納之於聖經狹隘之道路乎？夫此跋扈猖獗之私欲，豈人空言，所能搖動，誠使天主聖寵不行其潛移默化之功，則司鐸雖從外面着力，其能收效於心靈之內耶？

耶穌不獨行其所禱，以自預備肩任司鐸之職，更於傳教三年中，按諸聖經記載，時常求懇於天主聖父：蓋時而陟登山巔，中夜長禱；（路加：陸，十二）時而避羈即靜，禱於阿理伐山園，或伯大尼亞僻在荒郊之住所；（瑪竇：貳壹，十七）道出如德亞或加里勒亞時，則往往路遠徒衆，恭默祈禱。

耶穌行大事，施靈奇，必先舉心上禱在天聖父。（路加：陸，廿；若望：拾壹，四；拾柒，一）某日，履行湖面，往會諸徒，則時在清晨，蓋終夜山上獨禱，神功甫畢也。其治聾啞也，則喟然長歎，而舉目仰天；其臨辣匝祿之墳墓，見人死喪之慘，朽腐之速，則爲之潸然淚下，既乃高舉其手，仰囑聖父，親親切切，求懇呼籲曰：『吾父，往者爾嘗允我禱，我感謝爾，我固知爾恆俯聽我，我爲此言，乃因環立之民衆而發，俾其深信，爾實遣我』。（若望：拾壹，四一，四二）

今者，司鐸治其救靈之務，涉險歷阻，發聾者之耳，解啞者之舌，沉迷罪惡者，復其靈魂之生命，使之重沾天主聖寵；而司鐸自身，固無能無力，設不取之於天主，則緣木求魚，何能成功。夫此種種功業，遠出人力之上，固非天主鼎力扶助不可也。

受難前夕，晚餐之後，耶穌舉其心神，懇懇祈禱，爲其聖教會禱，爲此輩聖父所交付者禱；而聖心中熱愛之情，乃洋溢而出。於斯時也，耶穌實盡其司鐸至重極要之職守，即天主與世人間居中斡旋之職守，作在天聖父，下土生靈之紹介也。

耶穌既爲其從者禱，而亦爲自己本身禱：其人阿里伐山園也，初覺憂鬱至死，方寸接亂，想受難之痛苦，則驚心而動魄；念斯民之負心，則志喪而氣頹；於是身乏無力，心痛欲碎，哀呼曰：『吾父，如其可也，請免飲此苦爵』。願祈禱之後，心緒漸寧，『於是天神降慰』。（路加：武武，四三）一場奮鬥，比及起身，遍體汗血，心毅氣壯，逕上戰陣。

司鐸獨居燕處之生活，固亦有異於人者：蓋司鐸時或須與自己本身奮鬥，與自己一種本性奮鬥，此本性者，伏而不死，時圖一逞，非經切磋磨鍊，則無由超凡入聖也。故當司鐸退憩一室，地僻人稀，形單影隻，既無世俗名利之望，又乏人生娛樂之趣，懷此一顆血肉之心，未免寂寞無聊，鬱鬱寡歡。此時此境，司鐸果覺愁上心來，果覺誘惑如狂魔倏發，燃起情欲已死之灰，心中忽焉擾攘紛紛，不可名狀，當此危機，司鐸惟有所禱，可以解救，當效吾主，俯伏天主聖父台前，籲懇出手扶佑，并懇耶穌，此位惟一安慰使者，此位兄弟，此位友好，速即駕臨：蓋惟耶穌，因其超羣絕倫之愛情，爲能填滿彼心之缺陷也。

耶穌身懸十架，祈禱未嘗或輟，當萬衆騰笑，戟指唾罵之際，則有此皇皇禱詞，出自主口曰：『吾父，赦宥彼罪，彼實不識所爲』；當天昏地黑，耶穌聖靈悽愴萬狀，則極口哀呼聖父曰：『吾天主，吾天主，何舍棄我？』最後，大功告成，則有一臨終之禱詞，深表依恃委順之情，曰：『吾父，我神付於爾手！』

今者，司鐸亦如吾主，常遇笑罵凌辱，常遭無知愚民醜詆毒謗。司鐸可爲此輩求主，行

見禱聲上徹，聖寵下降，此輩改過無望者，竟幡然回頭焉。司鐸乎！君有苦耶？祈禱可也；君心憂急欲死耶？祈禱可也。君其仰法主師懿表，以祈禱爲生也；君其用祈禱之法，常與萬善萬美之源泉，脈脈相通也。須知爲司鐸者，佈施正多，其亦多問天主索取可也。

第三章 忠義，耶穌聖心司鐸德行之二（論十八）

物爾朋入世之際，稟其天主聖父曰：祭獻也，犧牲也，無足以悅爾意者，然爾付我以形軀矣。（黑李來書：拾，五）今請引伸耶穌之意曰：爾已付我一身，一心，一人性之靈魂，今皆在此，敬以奉獻，我皆捨之，爲爾光榮，我皆捨之，爲救我之兄弟。

今觀耶穌在世一生，確乎不絕以捨身救人爲務，完全忘却自己，絲毫不留，盡以與人；舉其勞苦，休息，時間，力量，悉以授人，不足，更完完全全，捨己生命，而在加爾瓦略舉行血祭，將其生命，一次捨盡之先，更於時時刻刻，行其捨身救人之志，以逐漸加以消磨。不甯惟是，耶穌又以己心，予其兄弟焉。嗚呼！耶穌心底蘊事，念念不忘者，無非捨身救人，不遺餘力，經曰：『彼心愛人，乃自付於惡黨之手』（迦拉大書：貳，廿；艾伐所書：伍，二）耶穌者，既任司鐸司祭，又自充犧牲，一身二任，相互爲用；其爲司祭也，初未嘗祭獻其他犧牲，乃以己給人，捨己救人，而卽祭獻自己也；然而祭獻之者，初非另一司鐸司祭，直爲耶穌自祭。嗚呼！耶穌真真實實，兼司祭犧牲，而且司祭爲永久性之司祭，犧牲亦爲

永久祭禮中之永久性之犧牲！

耶穌召其從者，登之於鐸德高位，作耶穌之司鐸，欲其完全肖己，故祝而聖之，使之與己參列同等地位。所謂同等地位者，即爲司鐸，則當與自任司鐸之耶穌偕，爲犧牲，則當與自充犧牲之耶穌偕也。夫爲司鐸者，固難得奉召，偕同耶穌，作登峯造極之祭獻，實行輸己之血，混合於此位極可尊崇犧牲之寶血；耶穌平日所求諸司鐸者，乃爲一種玄妙之祭獻，猶如聖體聖事之祭獻，但此祭獻，雖屬玄妙，固亦有儀可像，即捨己救人之祭獻是。

試觀耶穌在世，爲人勤勞，無休無息，甫出問世，即遍歷城市鄉村，宣傳福音，時而論道聖殿，時而療治疾病，時而安慰憂苦，日間晷刻，皆非己有；明而動，晦而休，終日營營，無非爲人奔走，自東徂西，自南徂北，此愈一病，彼治一疾，此慰一苦，彼解一憂，蓋常婆心一片，以救苦救難焉。若夫夜間晷刻，則屬於己者，亦初不視日間爲多；蓋非叩拜聖父，或爲罪人轉禱，則與私投門下之弟子，講道辨惑。實際上，耶穌晝夜時間，盡以予人，其一身精力，亦盡以予人，不顧血肉之軀如何脆弱，常任勞任怨，捨己救人。綜其生平，目不交睫者，不知幾夜！草草進食者，不知幾餐！絕無休息者，不知幾日！又在烈日之下，長途跋涉，其辛苦爲何如！民衆駢集，身處其中，前擁後擠，其困頓爲何如！然而耶穌奮身救人，一往無前，詆毀聖名之謗讟也，肆行無禮之侮辱也，忘其大德之無良也，皆不足以灰其心，喪其志，孜孜矻矻，豈惟以己與人，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用其卓絕之犧牲精神，紆尊降

貴，自消自滅。

七六

今耶穌之司鐸，亦當以己與其兄弟，與其在天聖父；蓋所以爲司鐸者，非爲一己；方其領受祝聖時，已變爲耶穌，并借耶穌爲衆人共有之物矣，已爲民衆贖罪，變作奉獻聖父神聖之犧牲矣；凡彼所有，已悉屬天主，所有存乎其身者，悉宜充作救靈之用；勤勞也，休息也，時間也，精力也，併其性命，亦不已屬：已一切與人矣，已一切爲救人而捨却矣。

彼司鐸之以天主之心爲心者，必深悟此理，苟有怪責其太不顧身者，必且抗聲答曰：『爲司鐸而不鞠躬盡瘁，則將焉用司鐸爲？』瞻彼葡萄，晶瑩下垂，設其粒粒保存，原生不動，則葡萄之爲葡萄，亦復何用？設不榨取其汁，杯中之酒，何自而來？司鐸而不以己授人，則何用司鐸？設其不殫心竭力，有所建樹，天主爵中，亦必缺少佳釀，而人靈無以解渴矣。

不觀耶穌忠肝義胆，一切捨棄乎？其爲物爾朋也，舉九天之高，聖父懷中之樂，永福太平之享，一一割捨，以來斯世，取徒隸之形，躬自幽禁於可死可亡，孱弱多病，血肉之軀。既爲人矣，則又辭其母子天倫團敘之樂，捨其隱居自食己力之安，一切拋棄，以操刻苦祭獻之生涯，終日役役，煩心煩慮，連遭坎坷，備嘗苦患，不求一己光榮，壹惟歸榮聖父，而以苦難恥辱，留供自己。

耶穌之後，其最初之司鐸，卽宗徒輩，亦捨棄一切。伯多祿者，按情而論，實可問主曰：『吾輩捨棄一切，以隨主後，敢問主將何以爲報？』（瑪竇：拾玖，廿七）

今者，司鐸亦當捨棄一切，捨棄一切者，初非真捨棄一切不可之謂，而所謂此心當纖塵不染者，亦非謂其當斷絕父子骨肉故舊友好神聖之情誼也。否，否，耶穌豈嘗因己盡與人靈，而滅其親愛童貞聖母之情耶？耶穌非鍾愛瑪爾大瑪達肋納及其兄弟辣匝祿乎？耶穌非聽愛徒若望枕首懷中乎？凡此甜蜜之交情，初非泛泛市道之交，抑且爲天主所降福也。

夫司鐸之所當斷絕者，能令英雄氣短，沮人見義勇爲，本性之肉情耳。司鐸其自離開自己，離其侈心，離其好逸惡勞之心，離其塵俗之心，離其純乎本性之娛樂，離其一切血性肉情世務俗慮，離其一切喪人志氣，墮人人格之事物。司鐸其視人靈，如手如足，爲天堂一家之人，爲之完全捨己。大開其心，而實之以吾主聖心之情緒。司鐸其以身給人，自絕自忘，與委身於人之耶穌，同樣委身於人！更借聖體聖事之耶穌，共作人靈之饌糧焉！

第四章 忠勤——神火，耶穌聖心司鐸德行之三（論十九）

先知達味聖王形容耶穌基督之性格，嚮主喟然歎曰：『忠愛爾宮之神火，吞化我矣』。
（聖詠：陸捌，十；若望：拾壹，十七）夫所謂神火者，卽滿腔心火，迫切揚主光榮，迫切救人靈魂也；此火也，熊熊烈烈，焚蒸耶穌聖心，一如人懷強烈之情欲，竟使耶穌動出非常，行若情癡，烈烈轟轟，奮不顧身焉；蓋耶穌切求在天聖父之光榮，劍拔弩張，誓對一切足以滅削天主光榮者，抵抗到底，誓對一切足以妨礙天主光榮者，消除淨盡；其於人類之福利，

人靈之拯救，亦具同樣熱忱：凡有不利於人，而能喪人永福者，誓死與之奮戰。耶穌心懷此種磊落光明，勢若燎原之神火，乃日夜以抵敵罪惡爲務，常左執鞭弭，攻斥異端邪說，右屬囊韃，以抵排世俗心理；世俗者，耶穌所深惡痛絕，而不願爲之祈禱者也，故凡世俗之妄誕虛僞，世俗之不公不義，世俗之相反天主者，耶穌悉予譴責焉。

耶穌之抵敵罪惡也，不遺餘力：蓋其來世，固爲斥逐幽冥之神，試觀耶穌在世一生，不絕與魔爲敵，遇有負魔者，則驅之離身，威懾之，呵叱之。驅之離人肉身，心猶未足，更驅之出人靈魂，不論魔借何形，窮追勿捨焉。蓋耶穌者，無上之善也，無窮之善也，則其與惡神沙殫，不共戴天，不亦宜乎。

耶穌一腔神火，蓬蓬敦敦，莫之能禦，不諂世上權貴，不願阿時徇俗，希寵釣譽，惡之所在，見必急起直攻。一日，手執勁鞭，麾逐販供祭獻之牛羊，推翻兌易錢貨之几案，使聖殿肅清一般奸商市儈。其於人之肉情私慾，則竟直言申斥曰：『富人乎，禍哉爾也！……學士乎，禍哉爾也！……刀筆吏乎，法利叟僞君子乎，禍哉爾也！……』（瑪竇：貳叁，十二）耶穌專攻諛詞邪說，其來世也，來送光明，來授真理也：方其行道之時，途遇一切謬妄，無論其爲道理之謬，倫理之謬，誤解聖經之謬，支離附會聖教誡命之謬，無謂爭執國家法律之謬，有乖信德所示正理之謬，耶穌必舉而出之，痛斥無貸。

最後，耶穌力戰世俗心理，若望宗徒有言曰：『勿愛世俗，卽世俗之物，亦勿有所戀，』

蓋凡出自世俗者，祇所以動人目欲，動人肉欲，長人傲情，此非來自上天聖父，乃出自世俗也。』(若望一書：貳，十五，十六)夫若望者，耶穌愛徒也，嘗首枕主懷者也，其於耶穌聖心之衷曲，必較他徒，知之有素，由此可知耶穌一言一行，莫非擯斥世俗心魂，世俗心理者，蓋與天主之心理，如水如火，勢不相容，故此兩欲一情，形如堅城，圍人心靈，而耶穌則猛攻奮襲，摧而毀之。

今司鐸者，天主之勇兵也。昔日羅馬士卒，越曠野，歷崇山，披荆斬棘，開文明之路，鷹徽所指，死命力戰，爲國爭榮，今司鐸亦當如此，在十字架旗幟之下，不絕爲正道而戰，不屈不撓，力攻肆行侵略之罪惡，力爭天地大君之光榮，隨駕出征，一往無前，囊舉宇內，征服普世；然而彼之所以欲征服人靈者，非欲牛馬之，奴隸之，實欲脫其奴籍，出諸水火也。嗚呼！司鐸之職，何其美哉！何其高尚而偉大哉！彼也，既偕耶穌，捍衛真理，則宜當仁不讓，力爭勝利，能言者，用其舌，能文者，奮其筆，然而尤要在立身行己，以身作則，庶能正僞斥妄，而嚴屏一切能害其所持之真理者。

司鐸之神火，其熱烈也，當如吾主之神火，當由信光燭照，當由愛德燃熾。司鐸懷此愛火，當用其一身所有，以榮天主，以救神昆。夫司鐸之設，所以扶持天主正義也，所以防守天主家業也，所以保護人靈軟弱，免陷於仇讎惡計也，所以開拓耶穌王國，宣揚耶穌王化，普及於人之心靈也，故司鐸當淬厲奮發，上陣猛戰，用其學問，用其純正之道理，尤用其德

行，用此無可比擬聖德惟一之能力，用此惟有愛德可以激發既溫柔又熱烈之神火。司鐸隨耶穌之後，當如耶穌作世界之神光，此神光者，光輝灼灼，然能鼓舞人心，煖熱人心，能燃起人之愛欲，而因以折服人之理智，能控制人靈之神力，而引之歸向萬善之原。

嗚呼！司鐸之心，苟經耶穌聖心滿實神火，則能力之大，爲何如乎？蓋司鐸而心滿神火，則必以天主之心爲心，熱烈於求主光榮，迫切於拯救人靈；司鐸而有火如此，乃可謂真出天主聖愛之炎火以燃燒世界者矣！

第五章 溫良——和氣，耶穌聖心司鐸德行之四（論三十）

和氣者，良善之儀像也。古人云：『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夫人色愉而容婉，則善氣迎人，人自樂與之親矣；故粗鄙之良善，無儀可像，不足以感人心，必有和氣籠罩，而後號召力大，激動人心，令人望風興起，相率歸附，此卽耶穌之良善是。

吾主心中一團熱烈之神火，節以溫和之氣，乃使耶穌恬愉樂易，藹然可親，動容周旋，自有神韻，令人一見意消，情不自禁，與之親近；於是老者，少者，病者，四方之民，奔走而歸之，依依惜別，追隨不捨。耶穌嘗曰：『須從我學，我乃良善而心謙』（瑪竇：拾壹，廿九）果也，耶穌溫和之氣，充積於中，形著於外，因是大得人心，胥喜聽其言論，聆其教益，而且耶穌詞令神妙，言近而易行，民衆隨之，直至曠野絕漠，竟忘人生飲食之需，蓋人一

朝望見耶穌，一朝挹其清芬，接其馨效，即依依不忍捨矣。

耶穌恆曰：『容諸孩親我』，(瑪竇：拾玖，十四)蓋耶穌膝下常有嬌小兒童，左右環繞，耶穌樂與相處，懷抱之，降福之，既訓徒等純樸貞潔，模範嬰孩，又戒衆曰：『禍哉！彼以惡表陷一信我之小子者』。(瑪竇：拾捌，六)

嗚呼！抱病疾廢者，來就耶穌，耶穌待之，何其慈善而憐愛也！其見彼等疾苦，何其仁心之易動也！彼也，自則汲汲求苦，迫不及待，流己之血，日夜企望十字苦架，茨冠鞭笞，獨見昆弟之痛苦，則慌惕惻隱於心，見一宿疾沉疴，則非起之不可，見瑪爾大瑪達肋納嗚咽潸泣，則自亦歔歔泅瀾：是故耶穌擁其治病之能，復活之能，擁其天主性『生生』『情愛』兩大原素，苟得其用，樂何如之，而且一用再用，不憚其煩焉。

當其弟子氣質尙未脫俗，性情尙屬鄙陋之時，耶穌待之，極優容之至，教誨之，勗勉之，時或責備之，然而壹以溫和出之。徒等敷教返命，風塵勞頓，耶穌則請之休憩曰：『來，可少息矣』？(瑪爾谷：陸，三一)徒等念主且死，心慌意亂，神喪氣沮，耶穌則多方爲之譬解，許以上天遣使來慰，(若望：拾陸，七)告以彼將常與之偕，(瑪竇：貳捌，廿)容其宗徒中最幼最可愛者若望，枕首聖胸，歷時久久，如心愛肉痛之兒，憩息父懷焉。多默堅不信主復活，耶穌則以恩愛報之曰：『爾可手探吾胸，勿懷疑貳，矢忠不渝可也』！(若望：貳拾，廿七)伯多祿背主，主無一言斥責，但爲消其痛苦，使之三次矢愛矢忠矢誠，以補三次背

主焉。

八二

耶穌休休有容，一言一語，皆含和平忠厚之氣，曰：『我也，汝曹勿懼』。（路加：貳肆，卅六）曰：『汝但信任，汝罪赦矣』。（瑪竇：玖，二）曰：『何故窘此婦人？』（瑪竇：貳陸，十）曰：『爾輩重載，悉來就我，我爲爾釋重負』。（瑪竇：玖，廿八）曰：『平安與爾偕焉！』（路加：貳肆，卅六）——我給爾平安』。（若望拾肆，廿七）古聖先知謂彼無叫囂嘯號之聲，不爭競於中達市朝。（瑪竇：拾貳，十九；依撒亞：拾壹，貳，二）固也，耶穌出言吐辭，穆如清風；其教人也，常出以簡易方式，舉含笑迎人之天然佳景，近譬淺喻，娓娓動聽；若或有時動其神火，痛斥世人之邪情淫慾，作姦犯科，其弦外之音，愛憐罪人之心，固多於鄙夷憤激之情也。

耶穌在傳教時期，在復活後留世時期，聖心溫和之氣，固薰然溢於言表，然而最見真切者，莫若於受難時節：當日晚餐既畢，耶穌遣去茹答斯，明知其將不利於己，而乃與之殷殷款語，辭氣溫和，竟致在座諸徒，僉以爲主遣施行哀矜焉。在日色瑪尼，叛徒就主親吻，主亦報以親吻，又柔聲問曰：『友，至此爲何？』（瑪竇：貳陸，五十）伯多祿抽劍，砍司教首僕之右耳，主諭之曰：『趣收此劍』，（瑪竇：貳陸，五二）轉視傷者，愈之。（路加：貳貳，五一）在亞納法庭，有侍僕狂悖無禮，率然掌耶穌之頰，耶穌受此重辱，心平氣和，殊非常人可及，曰：『子答如有未善，爾證厥未善，如善，奚爲傷子？』（若望：拾捌，廿三）在枉法

遠理惡官之前，在加以侮辱，施以酷刑武卒之中，在受恩不報，反顏唾罵民衆之前，耶穌常保其不盡不竭之溫和，常作暗聲之羔羊，一任刑役擺佈；被釘架上時，怨懟之辭，一不出口，任人洞手穿足，始終默默，不報惡聲。

今司鐸者，奉主聖召，所以在世重彰基多之寬仁者也。須知耶穌特爲征略人靈而來，其劫奪人心之武器，蓋莫強於溫和良善。嗚呼！耶穌之司鐸乎！君其勉爲良善也！君其以救主之良善爲良善，極忍耐，極和氣，極優容，極仁愛！行見疾苦窮乏者，爭來歸附！軟弱懦弱者，爭來依靠，其他靈魂萎靡不振，或則負有創傷者，命途多舛，滿腹牢騷者，背舊從新，邪說蠱惑者，志氣銷沉，或則懷抱不正者，林林總總，行見天主上智，一一打發前來焉。嗚呼！於此時也，司鐸爲之裏創治傷，下手之際，宜如何輕靈乎！其爲人靈切磋琢磨，宜如何細膩熨貼，如何耐心靜氣乎！司鐸固可直詞正氣，繩疵批謬，爲罪人下當頭之棒，然其所告之語，所論之道，果能敷以溫潤之色，則更易聳動人聽，更易鑽入人心也。

夫司鐸之職，在使人認識耶穌，在使人卽就已身，得耶穌良善之影像，而因以油然而心動，愛慕耶穌，試觀人靈每因目覩司鐸耐心之大，和氣之深，相與歎曰：『爲臣僕者，良善如是，况其主人也耶！』

夫和氣者，吸引人靈，強有力之磁石也，神妙之網罟，所以供漁人之司鐸，撒置人心，以拔之於罪惡之淵，引登聖教會救生之船，載循道德之途，趨赴至善之域者也。且司鐸者，

宅心極溫極和，耶穌之忠實弟子也，耶穌之友好也，耶穌之伴侶也，故凡司鐸以耶穌之心爲心者，必能在世，行基多之業，斯業也，蓋爲情愛之業，爲重修舊好之業，爲和平之業，爲愛德之業；斯業也，惟有愛情，惟有愛情所發之良善，惟有良善之花色，良善之花香，所謂和氣者，爲能繼承勿替，功告厥成。

第六章 謙遜，耶穌聖心司鐸德行之五（論二一）

以巍巍至高，而自卑自抑，以赫赫至尊，而自降自落，以無窮之權威能力，而低首下心，自居於庸弱無能，嗚呼！此非耶穌之謂乎！耶穌非以天主，而竟至卑躬屈節，自儕於鄙陋之人類，竟至取能感覺痛苦而且終必死亡之形體乎！顧此爲物爾朋天主德性中之謙遜，吾人可置勿論；吾人今日所當取作默想，資以揣摩，奉爲師表者，厥爲耶穌人性之種種謙虛，種種謙退，種種謙讓，一言蔽之：耶穌在世，與衆相處，所顯可欽可崇之謙德。

耶穌乃以屈辱之事，開其傳教之端：蓋竟廁身罪人中，俯首受洗於若翰之手，旋由聖神促赴曠野，自願降至吾人最下賤之地位，竟願受魔誘惑，竟容魔試探其人性固然之偏私，且竟許魔接觸聖軀焉。嗚呼！吾之教主，何竟甘心受辱，一至於此？此無他，誘惑者，其爲恥辱，時或爲人不可缺少，誘惑一來，人之弱點，乃赫然暴露，於是人乃不得不臨深履薄，

謹避犯罪機會，轉其惴惴驚惶之心，嚮往天主，蓋惟天主，爲能扶佑而拯救之也。

司鐸之於誘惑，亦不可或少。夫司鐸之名義高矣！地位尊矣！司鐸得毋欲思昔鐸時靈魂所受之聖號，足以赦除人類之凶禍耶？得毋膺主特恩殊寵，而自尊自大耶？夫『未受誘惑，焉知誘惑爲何如事？』（德訓篇：叁肆，九）則司鐸者，奉主聖召，教導人靈，固亦需身自經歷人靈之弱點，即非全部經歷，亦當作一部份之經歷也。

吾主之敷教也，時或坐葛法翁及葉理谷禮堂之上，時或高談闊論於日露撒冷撒落滿手建之輪奐大殿中，時或與司祭首及黑落得廷臣，引經據典，辯論主道；然而生平講道，多對環集之民衆，或就河濱，對窮苦之漁人，或在曠野，出靈蹟之餅，飽飫衣食不給，左右追隨之貧民。嗚呼！主之仁愛，有如此乎！夫主心切願熱，欲救多多靈魂，顧知信而從者，富家巨室，最居少數，而貧窮卑微者，實繁有徒，故主屈就微小者，蓋以微小所在，收穫多也。

嗚呼！司鐸而不屑勸化無知愚民，專趨智識階級之流，財運亨通之輩；局促於鄉村小堂會口，則以爲英雄無用武之地，必登大殿講台，而後有快於心，若夫奮其忠勤於教育兒童，探望疾病，則又以爲大材小用。嗟夫！若此司鐸，其與吾主之傳教精神，可謂大相逕庭者矣！誠爲耶穌之司鐸也，則一反乎此，深體主心，不知所謂下賤卑鄙，祇知靈魂價值之大，竟值甚多傾流寶血，於是見有一靈，奮身拯救，時間也，力量也，性命也，皆所不顧，苟可略增耶穌光榮，甘心情願，自歸消滅，沒沒無聞。

耶穌之謙德，又可見之於力掩自己之功，用彰聖父之功；更可見於竭力養晦，隱己身份。吾人屢聞耶穌此種語調曰：『子也，自己毫無作爲。……（若望：捌，廿八）凡吾所聞諸吾父者，吾悉以告爾矣。……（若望：捌，廿六）吾父健行不息者，吾亦健行也。……（若望：伍，十七）耶穌施有靈奇，輒多方掩蓋，戒警者復明曰：『慎勿使人知也』；（瑪竇：拾，卅）戒瘋瘋者曰：『去，勿告人也』；（路加：伍，十四）魔鬼當衆宣稱耶穌，實爲天主，一若被迫，不得不稱者，主則切切禁魔聲張，令勿稱之爲基多，爲天主子，（瑪竇：貳陸，六四）而主自稱，則僅云人子而已。

然而耶穌揭示吾人深謙之德，尤在隨事顯其自居屬下，低頭服小之精神。自呱呱墮地，三十年中之生活，一言蔽之曰：『惟順於父母』；（路加：貳，五一）而在最後三年，一仍舊貫，隨時隨事，婉轉從人。夫耶穌者，以天主性而論，則與天主聖父，地位平等，無所軒輊，然而一舉一動，必先籲請聖父默佑，時行聖父所悅，以爲己之榮幸，儼若舉其天主本性之尊貴，天主本性之聰明睿智，異才奇能，併置腦後，心目之間，惟存人性之凡庸懦弱，故在阿里伐山園中，禱聖父曰：『吾父，請行爾旨，勿徇予意』。（路加：貳貳，四二）

耶穌者，制憲立法之天主也，而乃時時恪遵梅瑟約法，恪遵誠命，恪遵古教儀式；又非獨恪遵教中規誡也，更恪遵國家制度，剴切諭人繳賦納稅，而付己名下之人丁稅，又併付其從徒之人丁稅焉。見地方官長，必致敬盡禮，服從惟謹。不惟是，更願屈身伺候衆人，伺

候左右，伺候此輩遮道求恩者。百夫長來告有僕病革，耶穌卽曰：「我去，我必治之。」（瑪竇：捌，七）若衣兒來告幼子命喪，則又刻不待緩，立赴其家；（瑪竇：玖，廿三）誠如經云：「彼之來也，非爲教人伺候，乃爲伺候人也。」（瑪竇：貳拾，廿八）果也，耶穌謙卑爲心，終日役役，一若受人重恩，不得不報焉。

吾爲此言，初非形容，試觀耶穌對左右刑役，亦敬謹聽命，聽人剝衣，聽人笞擊，聽人擲掄，披以紅袍，戴以茨冠；蘆葦當杖，則受而握之；十架壓身，則肩而承之；伸其臂，以便人釘；翕其唇，以吮海棉所漬之酸醋苦膽；泊乎一切完成，所有經典預言，句句做到，乃始俯首斷息而崩。

嗚呼！耶穌之婉轉隨人，何其美哉！夫以惟一之獨立自主之大君，以手握全能之維皇元尊，而乃卑躬屈節，委命於人，是可感也！然而吾人視之，當爲何如教訓乎！夫人之爲類，弱而且陋，按其本性地位，所當仰仗他類他物之處，正不知凡幾，而乃時思仰首伸眉，脫此屬下之身份，殊不知脫此身份，則且身無着落也。

耶穌可謂自暴自棄，於己全能，於己無窮上智，於己不能舛錯之學問，棄置不念，付之不問，省省然，惟以受造之虛無地位，懸諸心目；而人也，則虛妄驕傲，反忘其卑下微賤，曾不一顧此身之後，蜿蜒蜒，尙拖有大批贅疣；（毛病缺點也）只喜念其所自命不凡之專技特長，只喜逞其狂瞽，妄自尊大，妄自矜炫；一舉一動，常謂高出人上；崇其私意，靠其自

力，謾說籌劃，惟己自信，固執不化，獨行其是，失敗屢屢，到底不悟，經驗之談，藥石之言，誨爾諄諄，聽我藐藐。

若夫耶穌之司鐸，則異於是！良善心謙，宛似吾主，認識己之力弱，明承己之無能，而不敢信其一孔之見；鑒於天主之無上權能，覺己所有之聰明才智，擘劃經營，無一不當甘拜下風，而環觀他人，則見個個頂繞天主權能灼灼之寶光焉。

彼也，作聖教會承順無違之義子，視宗座教皇，爲耶穌基多不能舛錯之代表；惟伯多祿之寶座，是憑是依；身隸主教屬下，則念主教神權全握，尊敬有加，聽從主教之命，如聽繼承宗徒者之命，禮貌之，愛戴之，如父母焉。

彼也，神火教發，有事經營，或則上峯命到，委有任務，則必虛懷若谷，區處條理，不敢自信，汲汲然請教於老成人，請教於前輩司鐸，請教於德望素著之明人高士，決不孤行己意，獨行其是。

彼也，內顧己所辦理之事，己所創設之業，外視四鄰所創所辦，蒸蒸日上，初不心懷妬忌，而優己劣人。彼也，與人並肩同爲天主光榮，宣勞服務，不願事業成功，獨多獨優，亦不願事業建樹，更大更偉。彼也，日夜企望，馨香禱祝，可稱爲彼之惟一修心，惟一奢望者：厥爲在人靈之上，天主王業，天主聖愛，大展大開，愈顯主榮。彼也，於己自身，自遺自忘，只要有善必舉，只要吾主受人愛戴，彌見深切，受人伺奉，彌見忠勤，彼已心滿意足；

事告成功，由人由己，同深慶幸也。

彼也，於同輩司鐸，才能功業，讚不絕口；於同輩之嘉言懿行，借鏡攻磋；見有逾越正軌，誤惑邪說，則惟力是視，忠告善導；忠告不入，以身作則，百計千方，引使回頭改過，爲之祈禱，爲之刻苦，而已則惴惴然，懷懷然，惟恐蹈人覆轍焉。

謙遜良善之司鐸，入世敷教，非獨爲耶穌之司鐸而已，實卽爲司鐸自任之耶穌，固也，是卽爲耶穌之本身，耶穌者，由於愛人情深，紆尊降貴者也；耶穌者，其聖善，其美德，妙用謙遜，四面遮蓋，而乃闡然日章者也。嗚呼！謙遜也者，誠可謂耶穌人性動人最多之風度矣！苟司鐸而有此謙遜，則其言行動人，亦必不亞耶穌，蓋一有謙遜，卽全身披戴耶穌矣。

第七章 貞潔·耶穌聖心司鐸德行之六（論二二）

嗚呼！自古以來，未有懷疑耶穌貞潔之巍巍峻德者也。是故耶穌在世之際，理直氣壯，坦然詰問其時人曰：『爾輩中有能明指我之罪過者乎？』（若望：捌，四六）耶穌之爲此言，誠知己身清白，固可無慮詰責也；卽當時讎者，妬火中燒，面肆侮辱，稱之曰負魔者，毀之曰褻瀆上主者，亦卒不敢懷疑耶穌之品節。至於當時士民衆庶，相與歌頌耶穌功德之偉，深敬耶穌言之聖，守身之潔，卽不逕認耶穌爲默西亞，亦至少鑒於耶穌宣傳之真理，爲人之公正，聖德之卓越，而認之爲先知，認之爲天主之特使。若夫吾輩明知耶穌爲真天主，則鑒於

耶穌貞潔之出類拔萃，纖塵不染，而欽崇叩拜焉。

九十一

耶穌者，潔中之潔，聖中之聖，蓋天主之聖言也，永光之輝也。職是之故，耶穌在其天主本性中，自有光彩，自有透明性體，自有其皓皓之白，舉受造之形形色色，莫能髣髴其萬一。

耶穌之人性，亦爲純潔之人性。耶穌之靈魂，出自天主之手，天真爛漫，難以形容。耶穌之聖心，無窮仁愛之寶櫃也，最可欽崇道德之聖殿也，一跳一躍，莫非爲求光榮天主拯救人靈，故耶穌聖心者，古往今來，永爲聖殿，永爲祭台，以供舉行最清潔之祭獻；永爲神靈之犧牲，以供聖火燃之無窮。至於耶穌之聖軀，聖神蓋用童貞女至潔至淨之血，化造成胎，童貞女者，始孕無玷，自產胎子耶穌，而更見貞潔者也。耶穌之聖體，則備作祭品，以贖人罪；備作藥石，以消除人類血脈中所染原罪之穢毒，此體也，潔白粹美，真有吾人匪夷所思者。

似此貞潔，實屬無可形容：太陽灼灼，光芒萬丈，方其甫出太陽本體，未穿天上行雲，未貫地面厚霧，此時之光，皎皎然，潔矣白矣，然而未足以喻耶穌之潔白也！雪花紛紛，降自高空冰冷氣層，未有所接，未有所觸，乘風飛舞，忽高忽下，此時之雪，體態然，潔矣白矣，然而未足以喻耶穌之潔白也！玉蕊朵朵，含苞初放，深藏幽谷，未着塵氛，未露俗目，嫩蕊之上，未沾蜂足，此時芬芳馥郁之玉蕊，皓皓乎，潔矣白矣，然而未足以喻耶穌之潔白。

也！

耶穌之動容周旋，談吐警效，卽片言隻詞，細小動作，亦在在發其真德之幽香：蓋耶穌
睚面盎背，全身著見真德，凡自耶穌身上發出者，無一不動人貞潔之觀念焉。是故若望默照
經摹寫耶穌身披長袍，腰束金帶，容光煥發，卽頂上之髮，亦潔光照眼，白如羊毛，皎如雪
也。（默照經：壹，十三，十四）

嗚呼！耶穌之皎潔淨白，皜皜乎不可尙已！今吾人既無可懷疑，似亦不必更攷其言語，
稽其行實，引經據典，如聞其聲，如見其人，而後信服；雖然，吾人苟一細究耶穌於此潔德
，如何重視，如何寶愛，如何小心謹慎，（耶穌之小心謹慎，非爲防衛自己本身，耶穌本身
，何懼之有？特以身作則，教誨吾人行事，當如何審慎謹飭耳。）則其爲益，正非淺鮮。

享見天主，心滿意足，享見天主，應有盡有，此一福分，惟宅心清潔者，耶穌始許得而
有之。夫人中心清潔，非卽包舉一切清潔乎？蓋心既清潔，思想自然高超，情懷自然清正，
言語自然貞潔，舉止自然端肅也。

耶穌傳教之際，民衆爭來聽道，耶穌乃屢次談論貞德；然而當時愚夫愚婦，渾渾噩噩，
有莫得而領悟者：卽純粹之貞德，如何可歆可羨，矢志守貞之如何美妙；故耶穌惟於其最所
鍾愛者，乃始附耳咕嚕以告，惟於一種優秀之靈魂，能耿介拔俗，遊心於天外者，乃舉真諦
相示，耶穌曰：「能者悟之」，（瑪竇：拾玖，十二）此之謂也。

蓋惟吾主表樣，最能勸人尋求寶愛此天神之德。不觀耶穌淡泊自甘，刻苦爲生，寧居貧守約，辛勤操作，額汗淋漓，持齋素，少睡眠，奔走傳教，孜孜不息，耐勞忍苦，着地寢臥，不被不褥，和衣而睡，口體之養，僅取必要。嗚呼！儀型吾主，萬民之式！主誠知吾輩亞當可憐之後裔，非負重軛不可；本性從惡如流，五官動輒跋扈，非奴而隸之不可也。

聖經固載耶穌時或參加宴會，赴人婚筵，然而處此歡樂場中，耶穌果何爲乎？蓋耶穌肩負重大使命，日夜在心，造次不忘，其所以參加世俗之喜慶者，惟欲降福之，聖善之耳。耶穌態度，常恪恭端莊，雍容肅穆，交際酬酢，必觀其能以言語教誨啓迪，勸化宣慰，方始參加也。

吾人祇須聖經一言，便可明瞭耶穌與婦女交際，何等持重：吾主僕僕風塵，憩息雅各伯井畔，與西加爾罪婦敘談，談話告終，而罪婦已化爲宗徒矣。既而門徒踵至，聖經載「徒等見主與婦女交談，異之。」（若望：肆，廿七）「異」之云者，足見吾主平日，極少出此一舉，足見其事極爲奇怪，而於宗徒輩，或且爲見所未見也。

顧吾人攷諸聖經，耶穌固時或與婦女交談焉：如與血漏婦人，在既愈其病之後；如與瑪達肋納，切實告之罪已獲赦；如與瑪爾大，教之勿忙；又如與責伯德之妻子，此婦人者，乃以舐犢情深，妄冀非分者也。固也，耶穌實與婦女交談，然而初不獨對，乃在大庭廣衆，或當弟子左右圍侍，卽或不然，亦必當一人之面，而其人又必能爲之佐證，明己言坊行表者

。耶穌在復活之後，猶持重如昔，途遇賢婦數人，許之親足，而於所鍾愛之瑪達肋納，園中獨晤，則禁其觸及聖軀曰：『勿撫我也。』（若望：貳拾，十七）

昔先知愛利才之復活死兒還其主婦也，身覆屍體，眼對眼，口對口，心對心，嗟氣以煖之，身與摩擦，以活死者之血脈焉。而耶穌之行靈奇，則切忌觸及人體。耶穌於此，固欲顯其言詞之全能，然亦欲戒吾人，切避狎昵輕褻，逾越禮防也。

耶穌兢兢業業，常以貞潔至高無上之德表，作世矜式，欲諸信友，個個貞潔，德輝丕著，而爲衆人制禮定法焉。然而對其宗徒，對其所優寵特眷，對於此輩第二自己，其反覆叮嚀，諄諄告誡，意之深切，爲何如乎！

嗚呼！耶穌之司鐸，維皇上主之股肱，聖事奧蹟之宣贊，公等貞潔，宜如何乎！天主以鑿品相授，實列公等於天神之上；天主又畀公等種種大權，賜公等以上天純潔天神所不可獲得之異恩殊寵；公等爲耶穌聖體服務，猶如無玷童貞聖母之撫養彌聖嬰，聖母者，抱聖子以童貞之手，裹以襁褓，舉而起之受人朝拜；聖子割損流血，則爲之止血；親以慈母之吻，獻之於天主聖父，而又偕其聖子，奉身以獻焉。嗚呼！司鐸之手，握持聖體，嚮天舉揚，下臨稽首俯伏之信衆，此其兩手，當如何清潔乎！每日領聖體時，口親聖體，以貞潔之吻，此其兩唇，宜如何清潔乎！司鐸在聖事奧蹟，常瞻耶穌，而且遍視耶穌，此其瞻視，宜如何清潔乎！

故司鐸按情而論，其清潔也，當逾天神；其貞潔也，當如童貞聖母；然而司鐸，人也，而其身之血肉，則不啻重量之裳衣，曳之向地，而且週身緊束，苦不勝言。然則司鐸地位登峯造極，而欲無負主寵，常保厥位，果當何爲而何？則惟有追步吾主芳蹤，模範吾主儀型；苟天主而不優賜之以苦患病痛，則勤勤勞苦其身，殫精竭力，拚性捨命，盡瘁職務，作爲抵補，終其一生，不求肉身五官之佚樂，朝夕乾乾，用功學問，用功祈禱，用功尋求靈魂上高尚之福樂，以開拓其靈魂之生涯，以發展其靈魂之神力。

司鐸者，偕耶穌同爲祭司，然而亦爲犧牲；爲犧牲，則當清潔聖善，無玷無瑕，庶悅上主之心。犧牲而有污點，則上主憎惡，必遭棄擲。然則耶穌之司鐸乎，公等其奮自策勉，日新又新，自清自潔，潔除人性一切牽戀，潔除一切污濁之樂，潔除一切心意之娛，耳目之快；蓋司鐸者，非凡人也，乃基多也，聖油所祝聖者也，天主降福者也，跳出紅塵者也，苟其能在同輩司鐸之中，淨潔無瑕，七情六欲，斬草除根，矯矯然，出塵拔俗，則其爲司鐸也，如何偉大乎！如何當受尊敬愛慕乎！夫朝朝飲於祭台之聖爵以解渴，朝朝飲此萌蘗童貞神聖之醇醪，其猶能以世俗之樂解渴耶？陶醉於耶穌送贈純潔之愛情者，尙欲更求其他樂趣耶？否，否，司鐸之心靈，卽極柔極軟，卽極多情多誼，果有其志，大可於天主之聖愛中，於彼高貴之友好耶穌聖心中，獲得可以滿足其心一切合理之需要，獲得其靈魂之一切想望。

第八章 慈悲，耶穌聖心司鐸德行之七（論廿三）

耶穌聖心者，諸德萃之聖府也。蓋耶穌聖心，無德不備，而且悉臻絕頂，又爲常燃常熾發光之體，諸凡道德之美妙，諸凡吾人淺見陋識，所可想像本性超性天主性之德能，皆由此光體，射發光芒焉。

一切德行，彙聚聖心之中，聖心乃若專貯德行之聖殿；顧諸德之中，有一獨著之德，較之其他各德，似乎更屬聖心專有，似乎更合聖心脾胃，厥德維何？卽慈悲是，蓋慈悲者，實耶穌聖心固有之品性也。

上主慈悲，聖經中謳歌稱頌之語，滿目琳琅，而達味聖詠，咨嗟歎美，神韻獨勝，尤足千古。顧上主慈悲之顯，直待救世耶穌身授吾人，乃始昭然若揭，可感可覺，令人一目了然，一見生情。蓋在古教，以敬畏天主爲誡命時，天主慈悲不過略見端倪而已，而在寵教，則天主慈悲，劃然灼見，手可觸而及矣。

仁愛者，原卽天主自身，仁愛者，原在天主之身，而天主則既已來世矣。其隱於人性而降凡也，仁愛猶是仁愛，特名目不同，方式有異耳；蓋取慈悲之名，換慈悲之形，一變而名爲耶穌，一變而稱作慈悲，而慈悲也，耶穌也，皆與仁愛，名異而實同，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取吾人性之仁愛也，耶穌也，一言一行，一舉一動，莫不冠以慈悲之圖記。慈悲之出自

耶穌也，自然而然，如湧泉之滾滾出源焉，如火氣之炎炎出鑪焉。經記耶穌之言曰：「予尙慈悲，不尙嚴峻」，（瑪竇：玖，十三）然則耶穌所願，願爲慈悲也明矣。又曰：「人子之來，爲尋覆亡者而救之耳」，（路加：拾玖，十）然則耶穌之來，實以起死回生之聖寵，上天之赦書，賚送於淪落之人類也明矣。故其奉遣來世，實爲救人，而非判人，是以當時宗徒輩，憤撒瑪利亞人不納耶穌，請予懲罰，耶穌謂之曰：「爾乃自昧其何心！」（路加：玖，五五）

耶穌洪慈大悲，可歌可泣，觀於聖經所載二事，可以窺見一斑：瑪達肋納者，瑪大拉之淫婦也，悔罪悔改，心誠謙卑，來法利叟洗芒家，屈膝主前，貢其熱愛，致其恭敬。吾主對於此種輸誠納款，素來謝絕，獨於此次，則竟欣然嘉納；蓋耶穌意欲借此當衆恢復婦之聲名也。試觀洗芒在場非難，耶穌如何義正詞婉，責以所見之謬。夫人悔過遷善，耶穌所深愛也，於是明告瑪達肋納：「以彼愛多，罪赦亦多」焉。（路加：柒，四七）

又一次，有婦犯奸，被人曳至主前，當時教律，犯奸者宜受亂石磔死。夫耶穌者，非時時教人謹守律法者乎？非自身墨守成規者乎？然則耶穌當何爲而可？讀者可勿總總過慮，耶穌慈悲，自有其道，使仁義重於法律，願謂衆人曰：「爾輩中有未嘗犯罪者，可先投石！」（若望：捌，七）於是觀衆一一散去，獨留耶穌與淫婦。淫婦者，大罪大惡；耶穌者，大慈大悲，而慈悲之大，究勝於罪惡之大，耶穌謂女曰：「婦人，有定汝罪者乎？曰：主，無也。曰：吾亦不定汝罪，汝其往，勿犯罪矣。」（若望：捌，十，十一）

願耶穌慈悲，其蘊靡窮，未易推測，欲知端倪，惟有一讀聖經中譬喻二則，此二喻者，不啻明珠二顆，嵌鑲於聖經寶玩之上。二喻者，亡羊之喻，蕩子之喻也。耶穌慈心，在此二喻，和盤托出，其慈祥愷悌，忠厚惻怛，真有匪夷所思，人非木石，誦讀一過，未有不感動者也。

善牧耶穌，追蹤亡羊，獲而赦之，引返羊棧。此羊也，一路回來，略費足力，聊補前非，誰曰不宜，乃牧者慈祥，不忍其羊更有所苦，不忍其羊再疲於馳驅。必欲厥羊吃苦以贖罪，疲勞以補過，則牧者寧願自己身受；於是抱之懷之，殷勤撫摩，眷愛之深，前所未有的。

蕩子一朝回頭，行抵家門，厥父如何不念舊惡，概予赦宥乎？不獨歡然收納，不獨復其名分，使承箕裘，更肆筵設席，吹笙鼓簧，務使盡歡極娛，頓忘過去顛沛流連之苦。

嗚呼！欲感動耶穌聖心，欲激發聖心慈悲，真省力容易哉！一言之信賴也，一聲懇請如右盜也，已經儘夠，聖心已寬免不遑，立開天門歡迎矣。（路加：貳叁，四三）誠哉！耶穌之意志，耶穌之自身，即爲慈悲也！

今司鐸偉大之使命，厥爲以天主之慈悲，揭示衆生，衆生者，多多少少，莫不有罪；衆生者，胥覺天主之無窮聖善，與己身之卑鄙齷齪，中有鴻溝，劃分畛域，一若不可逾越而過，令人望而生畏。蓋人心坎之中，即黑暗重重，亦必存有真理之一點靈犀，照見無上至尊，無窮聖善，極清純潔之真宰；故人一覺有罪，即思遠離天主，竭力忘却天主；願此終有一日

予以定罪處分之堂堂大主，豈區區一介匹夫所能加以消滅，則又欲至少置之腦後，去之心目；於是肆無忌憚，爲非作惡，愈跌愈落，下墮深坑。

然而一朝天主慈愛，豁露目前，只要其人略有誠意，則畏懼之心，渙然而釋，痛悔之心，油然而生；天主聖寵乃潛孚默感，使之幡然改轍，與主重敦舊好，而天主慈悲，大功告成矣。

夫使人民心目之間，懸一深愛婉容見者意消之耶穌，使人深悟天主慈悲，油然而發恃主之心，愛主之忱，此皆司鐸之急務也。嗚呼！司鐸果能朝夕孜孜，從事於斯，其安慰人靈，爲何如乎！然苟司鐸自己，不能顯其爲慈悲天主真實弟子，滿腔慈愛，哀憐罪人，則徒託空言，又何以取信於人乎？必也，當使衆目昭彰，司鐸之爲司鐸，悲天憫人，終日汲汲，無非以救靈爲務，追隨吾主，尋求亡羊；長途之跋涉也，道路之崎嶇也，亡羊未返，此心不死，幸而得之，則雖其羊，罪惡之瘡，渾身密佈，而司鐸則無限憐惜，俯身顧視，裏創治傷，沃之以香膏，注之以醇醪，抱置懷中，引而歸之耶穌焉。

嗚呼！司鐸得爲慈悲天主之大臣，何幸如之！方其自覺有權有能，用耶穌名義，告語罪人『我赦爾！』時，誠當熱愛激發，不可言喻，胸臆之間，寸心爲鎔。夫天主之大，莫大於赦罪，司鐸亦然，惟在赦罪解罪時，始爲最高，始爲衣被天主，始爲真正耶穌。

第九章 仁愛，耶穌聖心司鐸德行之八（論廿四）

聖經記載，主造地堂，備諸快樂。（生民記：貳，八）在地堂中，天主與人晉接，與人款談，穆穆棣棣，親密融洽，難以言宣。且也，當此鴻蒙初闢，天然景物，分外秀麗，分外斌媚，天主世人，酬酢其間，髣髴置身畫圖中焉。時則氣候常和，地土常沃，長生之樹，纍纍然結長生之果。四大江河，發源地堂，滔滔滾滾，播流地面，以生活，以膏腴，澤及遠方。（生民記：貳，十）

地堂之設，所以爲厥初生民之居處，今耶穌聖心，不亦可比地堂乎？人類願求光明，願求真理，願求愛情，而有願莫償，今耶穌聖心，非天主特闢之樂園耶？是園也，佳果美實，纍纍充盈；山明水秀，別有洞天，洵天主遊目騁懷之所，世人與天主暢敘幽情之地也。天主者，情篤誼厚，屈其尊貴之性，於此園也，降就世人之卑污下賤；而世人者，連遭坎坷，歷於罪惡之重，於此園也，得有曲徑通幽，扶搖而上，直達天主。園之中央，天主仁愛之樹，亭亭玉立，有蕢其實，味雋而美；又有仁愛之江河，四大巨流，灌溉此園，浸淫衍溢，以神聖愛情，富有生氣之膏澤，遠潤萬方，普沾羣生。

上主之無窮仁愛，完全留駐於此可欽可崇之心，於此確合降生爲人物爾朋身份之心；舉凡口難言宣，清高神聖之情意，天主性體所可感發者，耶穌聖心莫不感發；舉凡高尚之情意

，人類心腸所可感發者，耶穌聖心亦靡不感發；蓋耶穌心中之愛，懷抱天下蒼生，熱流橫溢，涵濡萬物；此卽無窮仁愛所以爲無窮仁愛，蓋實廣無涯際，茫無限量也！

願在此躬爲司鐸耶穌之聖心，在此天主自任祭司之聖心，在此天主自充獻品之聖心，所謂無窮仁愛，情之所鍾，有四種不同之物，故同是一情，亦可分而別之，爲四種形式，換言之，卽分而別之，爲愛情之四大支流，四大神聖之江河，波濤洶湧，膏澤豐富；蓋耶穌之愛其在天聖父也，極敬極孝，此其爲愛，孝子事親之愛也，受造愛戴大造，親親之愛也；耶穌之愛其童貞聖母也，孺慕依依，情緒纏綿，此其爲愛，赤子戀母之愛也；耶穌之愛聖教會也，不啻從肋旁之傷，再造厄娃，爲己匹偶，（註）憐深愛篤，緣結不解，此其爲愛，丈夫伉儷之愛也；耶穌之愛衆靈也，慈氣盎然，爲之深謀遠慮，提攜捧負，捨生捐軀，亦所不辭，此其爲愛，家人父子，至性至情之愛也。

（註）耶穌架上，聖胸被刺，血水盡流，按聖師解釋，血者，表明聖體聖事，水者，表明聖洗聖事，此二聖事者，聖教會憑以成立，故曰不啻從肋旁之傷造己配偶也。

觀於耶穌聖心所自表見，信乎其爲樂土矣；然而司鐸之心，非亦供天主賞鑒者乎？夫司鐸之心，雖屬人心，然而泥而不滓，如彼其清，如彼其高；割絕塵緣，如彼其淨，如彼其盡，天主視之，豈非觸目皆成佳趣乎？無疑也，在天聖父，一見此心酷似聖子之心，必且欣然蒞止。故司鐸者，當汲汲研究如何遵主聖範，造就厥心，如何以同樣之德行，以同樣之清潔

，以同樣之溫和，尤其以同樣之愛情，銘刻於心：蓋所謂兩心相似者，非由於愛情之相等乎？

夫司鐸之心，天主以上天愛情灌注之餅缶也，是餅也，當極清潔，當碩大無朋，廣如汪洋，深若九淵：蓋天主之無窮仁愛，如巨流奔放，必經司鐸之心，而後轉趨人靈也。

耶穌之心也，司鐸之心也，一個心也：其德行同，其偉大同，其肫肫切切，愛天主，愛聖母，愛聖教會，愛人靈魂，亦莫不同，誠哉其爲一個心也！經云：『渴就我飲』，（若望：柒，卅七；依撒亞：拾貳，三）然則吾儕盍興乎來，共就此天主之心，共就此生命之源泉，愛情之源泉！盍興乎來，共就此輩所謂救世主之湧泉，共就此滔滔混混，常滿常溢之湧泉！盍興乎來，相與陶醉於此聖爵，陶醉於此滿注無窮仁愛之聖爵！

耶穌聖心對於聖父之愛情

甚矣！耶穌之愛慕天主聖父也！耶穌嘗曰：『我常行我父意之所好』，（若望：捌，廿九）斯言也，可以見其事親之誠，愛親之篤矣！夫人欲表其心中之愛，披肝露膽，最見真誠者，莫若曲意逢迎所鍾情之人物，一舉一動，希其意旨，而投其所好，務使事事稱心滿意。今者，耶穌全神貫注於聖父之意旨，其靈魂之神目，時時注視聖父，而且樂於仰瞻聖父種種之純全美好；自卑自小，以愈彰聖父之尊大；自祭自獻，以補人罪所損聖父之光榮。蓋耶穌孜孜

兀兀，不遺餘力，求揚聖父之榮，求增聖父之榮，竟至自爲獻品而且爲獻者焉！

耶穌在世，一生行事，無非出於愛父之情；當晚師徒聚餐，時去受難，晷刻無多，維時耶穌中心，所蘊對於聖父愛慕之情，欽崇之意，依恃之忱，奔騰澎湃，教不可遏，吾人試展聖經，一讀當時吾主所云各節，勢必膝爲之屈，淚爲之下；蓋耶穌深愛聖父，亦知深蒙聖父見愛，故此無窮仁愛，兩者之間，一往一來，如潮汐之來去，深不可測，熱不可言，清潔不可形容，奔突不可捉摸。蓋耶穌禱曰：『父，時至矣，爾欲爾子光榮爾也，亦請光榮爾子。夫所謂長生者，認識爾爲惟一眞天主也。……公義之父，世人未嘗識爾，然我則認識爾也。……願萬衆生靈，合而爲一，如吾父與我，父在我身，我在父身！俾普世之人，咸信爾實造我焉。』(若望：受難始末，拾捌)

且也，耶穌當救贖功夫一切完成，聖父意旨一一做到之後，則又向其摯愛之父，情深脈脈，舉已仰托曰：『父，我神付於爾手！』(路加：貳叁，四六)

今者，司鐸一生行事，亦當以愛主爲前提，所謂愛主者，愛慕天主聖父也，聖父者，拔之於受造之中，而爲之特別降福者也；聖父者，自無始之始，垂青及之，使偕其基多，共傳聖油，晉升鐸品者也；又所謂愛主者，尤其在愛慕此位基多，愛慕此位可欽可崇之宗師，愛慕此位超羣絕倫之耶穌。夫耶穌於其司鐸，隆賜寵錫，拔登高位，化之爲第二耶穌，故爲司鐸者，愛慕耶穌之情，當深切而親密，活潑潑地，富有生氣，用作司鐸一生活，一生行事

，一生思想之大原動力。司鐸苟能明白認識耶穌，而與耶穌相愛，常合爲一，則必能建樹耶穌之功業，必能在耶穌之身活其性命也。

『愛我者，吾父亦必愛之，吾等聿來至彼，而就彼所，以作我居。』（若望：拾肆，廿一，廿三）斯言也，耶穌所以告衆信友，而尤所以告其司鐸。夫耶穌之活於司鐸也，情形特殊：當司鐸在祭台之上，在告解之座，在講道之台，固非凡人，實即耶穌自己，實即耶穌親自訓誨啓迪，親自赦罪解罪，親獻而又親祭也。

救主耶穌，既已如是寵賚司鐸，既已舉已一身，滿實司鐸，既已活於司鐸之身，行訓誨，解罪，獻祭，三大事功，試問耶穌厥後，更將何爲？將行告退乎？曰：否，決不其然，司鐸本性之生命，苟一息之尙存，苟非犯罪而神志昏亂，驅逐耶穌，耶穌將必常活於司鐸之身，而且耶穌生活司鐸之身，居之安，賚之深，竟欲司鐸語及耶穌聖體聖血時，作此言曰：『此爲我體，此爲我血』焉。嗚呼！司鐸果能思念耶穌以己爲居處，授己以大權，則將如何樂於退隱內心，扃牖閉戶，一得其便，卽與此位天上佳賓，抵掌談心乎！夫耶穌生活於司鐸靈魂中，實兼天主教人性，完完全全，在司鐸之靈，實帶其天主教性之光采，人性之斌媚，實挾其天主之全智全能，挾其兄弟親熱手足之情，挾其友朋親善之誼。

故基多者，實舉全身生活於司鐸心靈之內。基多也，司鐸也，二者合一，基多之聰明，合於司鐸之聰明，而以光明授之焉；基多之心，跳躍於司鐸之心，而燃之以愛慕人靈之熱情

焉；甚多之身，併合於司鐸之肢體，而附着之以超性之性命，貞德之聖寵焉。職是之故，耶穌與司鐸之間，一來一往，當有何種交情存在乎！思想，感情，當如何交換乎！當如何意氣相投，如何道同志合，如何兩心相印，兩神相契乎！

耶穌對於童貞聖母之愛情（論廿五）

耶穌蓋深愛其童貞聖母者也：方其出世傳教，即欲表其孝愛之情，時在加理勒亞省之加納地方，耶穌偕聖母同赴親族婚筵，席間乏酒，侍者私告聖母，聖母立面耶穌曰：『酒已罄』（若望：貳，三）而耶穌答母曰：『女人』，——嗚呼！女人，爾也，女人中之佼佼者也！爾也，女人中惟爾無罪者也！——予與汝何與，予時尙未至也。（若望：貳，四）耶穌之意猶曰：我所當行之種種大聖蹟，尙未開始。願母既於此際，向我陳請，母必欲我一念爾我休戚相關，一念爾我骨肉情深，一念爾我之間，生命相共，血液相共，意志相共，願欲相共，愛情相共。母意如是，我其能拒母之請，而不提早我所預定之時間乎？於是耶穌之母，悟子之意，又深知耶穌爲子之心，必從母命，願謂僕曰：『從伊命，可悉行。』（若望：貳，五）及堂下石罅，注水已滿，耶穌果行其第一靈奇。

吾人固知耶穌答母之語，解釋不一，然而稍識耶穌聖心者，必且恍悟耶穌之語，如上解釋，未始不可。夫耶穌之語，纏綿貼肉，一片至情，令人自然想及母子之間，骨肉天性，相

契之切。耶穌之意，實欲已與彼貞潔之母，一切共之，故已身之尊貴，與母共之；已心之喜樂，與母共之，已之痛苦，與母共之；爲犧牲也，與母共之；爲司祭也，與母共之；卽爲救世主也，亦若與母共之：蓋耶穌之愛聖母也深，故欲一切與母相共，既共心意情感，又與共天爵天位也。

耶穌呱呱墮地，馬槽之中，首次張目顧盼，視母瑪利亞也；出世傳教，首次墜蹟，應母請也；身懸十字架，臨終思念，臨終顧視，又皆對母也；見母侍立架旁，奄奄然心痛欲死，乃俯首向母，而在臨命之頃，舉其母親外最所親愛者，投諸母懷：卽萬衆靈魂是。此萬衆靈魂者，耶穌遺傳之無上珍品也，耶穌最後孝敬之心頭肉也。蓋耶穌在其愛徒若望之身，奉托其萬世兒女，使聖母一變而爲天下母親中多子多孫之母親，一變而爲普世母皇，一變而爲天主聖寵神恩之佈施者。

凡人情發乎衷，最纏綿而深切者，殆莫過於孝子愛母之情，此情也，兼有四種特色，相諧相協，和而不同：蓋卽力量也，親愛也，恭順也，依依孺慕也。不觀夫爲人子者，方其晨昏定省，枕生首身乳哺慈母懷中也，彷彿己身仍是孩提，嬌小孱弱，然而覺已實爲母親千愛萬憐之心肝寶貝也；方其抱母於己懷中也，則覺己身，昂藏七尺，赳赳孔武，氣奮力強，大可作母侍衛焉；方其與母團敘也，則百依百順，馴馴然，如鑿彌嬰兒，率真淳樸，唯唯諾諾，滿心信托，述其志願，供其弱點，告其計劃，樂於頤教，而常願母命是聽焉。

愛母之情，發自人心，爲期最早，其留於人心也，亦居最後。此情也，善守善護，能潔心靈，能予人安慰，又能予人扶持；此情也，乃愛情中惟一可以恣心抒發，無慮過猶不及，無患甘盡苦來。

故生身慈母者，實天主加於世人，加於司鐸之洪賜大賚也。司鐸也，有一慈母，披心瀝膽，愛護維週，則凡心之所欲，儘可得之於慈母；若其對母，素來親熱，則母也，有求必應，更不待言。故慈母者，子之旃幪也，甘飴也，救星也。

司鐸於己生身之母，既所當愛，則於此位超羣絕倫之母親，此位多情多誼之母親，此位天主之母瑪利亞，更當愛之如何深切乎！夫司鐸者，第二耶穌也，前既屢屢言之矣，故聖母如何待耶穌，亦必如何待司鐸。聖母者，情誼深重之母親也，扶危持顛之母親也，披心瀝膽之母親也，其必於司鐸殷殷顧復，惓惓俯視，啓迪之，訓誨之，捍衛之，降福之矣。

反之，耶穌如何待聖母，司鐸亦應如何待聖母；卽當爲聽命之子，恭敬之子，篤愛之子，常與聖母相偕，一如與己生母，作膝下依依之赤子；有苦也，則躲聖母之懷；有喜也，則往就聖母；求智識，則問聖母；有需要，其爲事物，卽屬極微，亦奔投聖母；一切志願，舉告聖母；一切弱點，舉示聖母。聖母者，無玷童貞，淨潔不可言喻，惟可形諸想像，故司鐸出言之際，行事之時，乃至不能舉心想念之候，務望此位天主聖母，始終張其慈蔭，予以旃幪焉。

愛慕聖母之情，乃司鐸心中之要素，譬之陽春煖日，玉潤甘露，所以生發滋長其靈魂中貞德之花葩者也；愛慕聖母之情，乃生命之原素，道德之萌芽，故凡司鐸之愛聖母如己生母者，託已於聖母者，自屬於聖母者，可必其決不逸出正路，可必其能常保謙遜，常保潔淨，常保熱心；可必其能常使耶穌活於己身。

耶穌聖心對於聖教會之愛情（論廿六）

耶穌對於聖教會之愛情，實爲夫婦伉儷之愛情。蓋耶穌舍其上天之福樂，以與聖教會締結姻緣，實舉其一己全屬聖教會；夫耶穌以己天主之靈明，以己完全聖善之愛欲，以己記含，以己心力，靡有限量，悉以用諸聖教會，則是耶穌舉己靈魂給予聖教會也；耶穌與聖教會盟結同心，永矢勿諉，愛篤情專，終古不渝，則是耶穌舉己之心給予聖教會也；若夫其以己聖體與聖教會也，則更匪夷所思矣！又其粧點聖教會也，珠光寶氣，盡希世之珍；其調護聖教會也，細膩熨貼，無微不至，尊之貴之，俾得見重於人，又賜之子孫繩繩；耶穌之於聖教會也，蓋矢忠矢誠，矢志靡他焉。

天下結合，豈有比耶穌與聖教會之結合，更加密切，更加膠結不解者乎？天下夫婦之間，兩情相愛，豈有比耶穌與聖教會更熱更烈者乎？患難之中忠義相與，豈有比耶穌與聖教會，更加澈底，更加出力者乎？夫耶穌身懸十字架，猶入花燭洞房，與聖教會妙成夫婦居室之大

倫；自此宴爾新婚，耶穌與聖教會，遂彼此締結，永永相屬，共甘苦，共榮辱，共憂樂，鵲繾依依，彼此未嘗須臾或離。耶穌而受輕視也，則聖教會亦蒙恥受辱；耶穌而被遺棄也，則聖教會亦覺孤單無親；耶穌而受人稱譽，得人愛戴也，則聖教會亦鼓舞歡欣。反之，舉凡加於聖教會之侮辱，無異直接加諸耶穌；舉凡聖教會所經歷之磨難，亦莫不與耶穌分受：蓋耶穌與聖教會，相結相合，既密且切，故歷代教難所加基多之打擊，聖教會身當其衝，次受傷，而人拋擲泥滓，點污聖教會之裳衣，基多衰冕，亦不免濺及焉。

耶穌誕生馬槽所流第一滴之眼淚，已足救贖普世。更求其次，耶穌入世，有生之初，聖心第一次之呼吸，充作贖金，亦已綽乎有餘，何必費多氣力，受多苦難，落多眼淚，流多寶血乎？此則耶穌愛其聖教會故耳！蓋耶穌必欲富之以天主之寶藏，衣之以繡黻文繡，乃用己血，親爲藻飾；耶穌又欲以珍珠之練，圍其螭螭之領，乃嚙其泣兮，淚下滾滾；更欲冠以榮冕，冠以長生之冕，乃予己性命，予己榮譽，以組合成冕焉。

夫人情深至是，尙可更有進乎？尙可展而引之逾越墳墓乎？可以入亡身死，而情絲一縷，猶綿綿不盡乎？夫爲丈夫者，已貢其性命於妻子矣，尙能更有所貢獻乎？而耶穌之所貢，則有多於是者：業已犧牲其性命矣，又重取而變化之，於是死而復生，自幽於小小之聖龕中，活此新式性命，而爲愛慕聖教會之故，常駐龕中，以備常充祭獻，直至世界末日。

且也，耶穌一方爲聖教會日日自祭自獻，一方仍源源不絕，賚賜聖教會，以上天光明燭

照之，以己聖心之火燄溫暖之，復以嘉肴美味供養之，嘉肴美味者，即自己聖身，即其天主之血肉也！

聖教會在世，無日不在奮戰之中，而耶穌則敵愾同仇，前來助陣，壯其聲勢，濟以軍實。聖教會有憂有急，耶穌則殷殷溫存，勤勤慰藉，又為將來永遠計，經營籌劃，使聖教會決一勝仗，掙得完滿之光榮。

夫聖教會既為基多之配偶，則亦必為司鐸之配偶，而其為司鐸之配偶也，乃由選登鐸品者自己相定；蓋司鐸當初在決定此心着放何處，此生操何生涯時，心靈之中，經過一番放慮，旅茲下土，究向何路進行，乃因上主聖寵，潛孚默感，上主無窮仁愛，惠然臨照，心靈之間，豁然開朗，遂決擇一路，此時大徹大悟，感覺所謂美色者，曇花一現，旋即消逝，則輕之；所謂快樂者，電光石火，轉瞬而盡，則輕之；所謂幸福者，無常無定，時來時去，而終為死亡所摧殘，則又輕之。於是飄然高舉，拋撇肉情須臾之快，輕棄幻想誕妄之樂，自情自願，文定厥選，以聖教會作惟一之配匹，遂娶而屬之於己，而亦以己全屬於彼。方其晉聖五品也，則納采訂婚日也；晉聖鐸德也，則結婚成禮日也；而今者，則司鐸也，聖教會也，攜手同行於生活之路，共禍福，同甘苦，共存共榮，期訂白首，不復能分離矣。

美哉！聖教會也，時代屢易，而青春常駐！富哉！聖教會也，天上之寶藏充盈！尊矣哉！貴矣哉！聖教會也，天主掌珠，出自天主血統！然則司鐸之愛聖教會也，宜如何珍若拱璧

，視如禁鬱乎？仇讎聯盟協約，常圖加害聖教會，司鐸左右翼衛，宜如何奮不顧身乎？嗚呼！聖教會者，真司鐸所當心念者也！然則司鐸誠當無事不爲，無祭不獻，以求聖教會得自由安樂，得如旭日，獨臨天空，光彩赫奕，普照寰宇衆生。

夫以聖教會所傳之道，如此之真實可靠，所授之訓，如此之光明透徹，會中神職階級，等差分明，秩然有序，加以以二十世紀來，聖教會中，賢聖輩出，英才接踵，道德功業，千古彪炳，忠貞亮節，百世流芳，顧不值得吾人傾心傾神以身屬之乎？且人果有子於聖教會，聖教會亦必仍取奉還，而且能使人之所予，璧返歸趙，更增其美焉。蓋聖教會者，善於濟人智識，高人意志，而煖人心腸；其培植人類也，極善使人脫胎換骨，美其性能，廣其志趣，發展其操存修養洞事達理之能力，故聖教會者，直與天主同爲人類之改造者；聖教會者，真能變化人靈，變化社會，變化國家之聖手也！

似此超軼羣倫之配偶，爲司鐸者，誠當愛之與耶穌自己加愛無異，愛之於辛苦勤勞之時，愛之於歷劫遭難之時；熱情炎炎，竟至如瘋如狂，爲之祭獻自己，爲之捐軀十架焉。

耶穌聖心對於人靈之愛情（論廿七）

耶穌對於人靈之愛情，此一題目，吾人果將從何說起乎？夫此愛情，耶穌之性命也，耶穌之所以有耶穌也；此情也，與求聖父光榮之熱願，同爲耶穌聖靈魂時刻不停之想望，同爲

耶穌聖心之跳躍，同爲耶穌思言行爲之原素，思言行爲之終向。耶穌之生也，爲人靈魂，其死也，亦所以爲人靈魂；處世三十三年，自誕生馬槽，以至埋葬墳墓，耶穌此情，常如烈火燎原，刻不停息，燃燒心靈焉。

吾人其就耶穌生平嘉言懿行，取其足以闡明聖心眷愛人靈者，舉以爲例乎？則舉不勝舉，非將福音聖經，全部移載不可。夫此神聖之典籍，非抒情寫懷之詩章乎？其滿紙琳琅者，非見物爾朋甘願降自光榮之御座，辭天鄉，下塵寰，居卑處賤，自隱於鄙陋之人性，流浪一世，無異行乞乎？非見物爾朋胼手胝足，服役勤勞，茹苦含辛，卒至捨生捐軀乎？而凡此種種，所爲何故？祇爲征取人靈耳！祇爲親親熱熱，懷抱人靈，與之締結爲一耳！

吾人果就十字聖架，則見枝頭，紅實下垂，炙於痛苦太陽之下，灼灼天天，蕃衍盈升；摘而壓之，愛情甜汁，汨汨而流；除却愛情，竟無他物！蓋人仰望耶穌於十字架上，未有不信耶穌之愛人靈，情無窮極也。

耶穌非嘗云：『豈有更大愛情，比之爲友捨生者乎？』而耶穌則有此大愛情以愛人靈也；其始也，時刻祈禱，久久執役；三年奔走，傳揚聖教，諄諄訓誨，舌敝唇焦，克己苦身，備受磨鍊；念人罪過之多，時時痛徹心脾，是則耶穌用逐漸消磨之法，先行零零碎碎，捨其生命也；其卒也，傾流寶血，一流於阿理伐山園憂悶欲死之時，再流於比辣多法庭鞭筆茨冠之下，三流於加爾瓦略手足被釘，而終焉滴瀝無遺，流於架上，長予刺胸，特爲吾人大開聖

心：蓋至是而耶穌之生命，至潔至聖之生命，完全捨予吾人矣。

吾人瞻視十字架苦像，既不能不信吾主之愛情，則吾人前謁聖龕，亦必不能不覺己身涵濡浸漬於愛情之活流中。夫情之所至，自然趨嚮結合，而百折不撓；今耶穌抱與人靈結合之願，心心念念，急不能待，一若此願不償，轉輾反側，終不得安甯焉，於是異想天開，大展其天主全能，打破一切阻礙，以遂厥心。

既取與人同一之人性，而與人類結合矣，又與人同其生活，同其修養，同其情感，同其境况，以求完全肖似人類，而與人類結合更切。不甯惟是，又欲憑其聖寵，生活於人心靈之內；然而如此結合，終嫌不足，乃運其上智，施其全能，居然做到與人密切結合，真正結合，自古以來，未嘗或聞之結合。於是耶穌因此結合，遂臨吾人之身，活其神體之命，憑此結合，施其神化之功，使吾人全體精神抖擻，淬厲奮發，是即聖體聖事之結合是。

嗚呼！此非愛情之傑作乎！世之爲父者，以汗血之資，贍養兒女，而耶穌愛人，爲人拚性捨命，則又有甚焉；世之爲母者，以己之乳，哺養兒女，而耶穌之親愛吾人，則又有甚焉；蓋耶穌卽以己身，作爲飲食，躬自哺養所愛之人類，以滲透吾人之身靈，而使吾人身靈，亦滲透耶穌；用其天主本體，活吾人類；與吾人締結，合成一體，變作吾人，而吾人亦遂變成耶穌。嗚呼！耶穌之愛吾人靈魂也，其可以言語形容乎！爲吾人靈魂，爲吾人各箇靈魂，耶穌竟自祭獻，竟以自身奉贈，竟自消而自滅焉！

愛人靈魂之情，當入據司鐸之心，一如其在耶穌聖心：蓋此二心者，情懷相投，已融成一片矣。總之，耶穌既愛人靈，司鐸何可不愛人靈。耶穌爲救人靈，既自獻身奉祭，司鐸又何可不爲人靈而自祭獻。司鐸者，事事有仰法耶穌之必要，則人靈者，耶穌愛之，如此之甚，司鐸其可不愛之如命乎！

司鐸理當愛慕人靈，更有他故在焉：蓋司鐸之設，由於主愛人靈也；司鐸之設，所以爲人靈魂也。夫天主者，愛情也，故凡出自天主者，悉屬愛情；所有經主手造之萬物，悉爲愛情之創造，而司鐸之爲愛情創造，乃更甚於其他各物。且也，天主之愛人靈，如彼其甚，竟至賜以獨子，而物爾朋之愛人靈，亦如彼其甚，竟至降生爲人，而爲人靈，自祭自獻；及耶穌榮歸天國，天主又以愛人之深，設立司鐸，爲人靈魂，俾衆生之中，常有第二耶穌，教之，慰之，赦之，愛之。

夫司鐸所以當深愛人靈者，蓋以司鐸之所以爲天主特寵，司鐸之所以爲耶穌第二，無非爲人靈魂，無非因人靈魂之故。夫司鐸之身，付於人靈，人靈交於司鐸，一付一交，有此兩層親誼，固當爲人靈出力効勞，披心瀝膽，無限親愛。須知司鐸所愛之人靈，天主所手造也，天主之心頭肉也，天主聖愛之特賜也；司鐸之所以得主寵恩，膺主特眷，由此人靈也；司鐸之地位，所以爲尊貴，由此人靈也！

人靈者，屬於天主，而司鐸，則屬於人靈，故司鐸之工作也，汗也，淚也，血也，則屬

之人靈；心神之勞也，志向之強也，勇氣之奮也，則屬之人靈；言語也，思想也，畢生勞動也，則屬之人靈；青年之銳氣也，壯年時之重大建樹也，老年時之最後功業，最後努力也，則屬之人靈。

耶穌，愛慕人靈者也，爲之吃苦，與之結合，至於貢其自身，作人飲食，用證其愛，則爲耶穌之司鐸者，自當仰法祖師，同道合符，仁心仁術，其揆若一，而爲人靈吃苦焉。苦之吃也，時或疼痛萬狀，然而此爲神體上臨蓐之苦，苦中自有樂趣，蓋知必得如此，方可篤生新兒，以獻天主也。若夫其與人靈結合也，則完全以己貢獻人靈，一息尙存，但爲人靈而生活，用以裨益人靈，拯救人靈。

司鐸惟一之宏願大志，所當念念在心者，厥爲拯救人靈，俾獲長生。苟能多救一靈，上報耶穌之愛，則必欣喜無量。方其出征經略此救靈大事也，眼注天主，一往無前，一心一意，但念人靈，竟致完全忘却自己；揭愛情之幟，陳和平之師，果能旗開得勝，獻俘吾主麾下，則引爲生平大幸，無上安慰。夫爲一罪人，開闢天主慈悲之懷，一樂也；洗滌天主肖像一身所染泥污，而手不停揮，筆削潤色，重整人靈，上肖天主，二樂也；得見賢聖，一手造就，佳構傑作，層出不窮，三樂也，此三樂者，皆神聖之歡樂，惟愛慕人靈耶穌之司鐸爲可得也。

鮑胥愛論童貞聖母，有言曰：『瑪利亞者，始創之基多也。』信如是說，則司鐸者，當

爲後續之基多矣。確也，司鐸之生命，不啻使耶穌在世之生命，一世二世，千秋萬世，綿綿不絕；然則司鐸之言語，非耶穌言語之回聲，輕響或有不同之回聲，直爲耶穌自己之言語，特假司鐸之喉舌耳！不聞吾主告司鐸輩曰：『聽爾者，卽聽我』乎？（路加：拾，十六）

然則司鐸者，果爲基多矣；爲基多，則當如何受人尊敬乎！願司鐸之受人尊敬，雖其地位使然，然而心地正直，志向遠大，識見高卓之輩，一見司鐸，亦未有不肅然起敬者。特司鐸每亦受侮受辱，然而司鐸正可因之肖似吾主，而引爲喜慶榮幸焉。

願司鐸自己，果知時時自重，絲毫不失身份乎？果已完全明白本身地位之尊嚴，使命之偉大乎？果知對於天主，當盡其尊敬，竭力圖報，對於耶穌，當竭誠愛戴，追蹤效法，對於昆弟，當竭力感化，鞠躬盡瘁乎？須知耶穌基多，所抱熱烈之心願，願見彼之司鐸，深悟所處地位之崇高，而同時又深感己力之軟弱也；願見彼之司鐸，來就聖心，而從此火窖，獲得啓迪心靈之光明，增強愛火之熱度也。

耶穌之司鐸乎！其就救主之泉源哉！緊貼爾唇，於此愛情之傷口，爾輩爵中之血，從此滾滾流出也。君等其往投此無窮仁愛之烈窖，而將君等胸懷，滿實火燄。君等務以仁愛，滿實心胸，散而佈之，四海之內。夫耶穌既已來世放火矣，耶穌之志願，厥爲此火，熊熊而燃，烈烈而焚；（路加：拾貳，四十九）然則使此天主之神火神燄，加熾加烈，以愛主之情，灼熱普世，非異人任，實君等耶穌司鐸之責也。

卷三 論耶穌對其司鐸之愛情

第一章 耶穌在聖誕前對其司鐸之愛情（論廿八）

物爾朋者，由天主而生之天主也，由光明而生之光明也，產生而非受造也；其產生也，蓋由『無窮仁愛』，蓋即『仁愛』本身是也；其為真正『仁愛』，猶其為真正天主也；其降生為人，物爾朋仍為其物爾朋；又因降生為人之物爾朋，所謂耶穌基多者，即是天主，故耶穌基多，又即為『仁愛』焉。

耶穌至聖之人性，與此『仁愛』，渾然合一，為『仁愛』所滲透，為『仁愛』所策動，固非以愛為務不可，於是耶穌人性，亦以愛為務，愛且深篤而熱烈，在世一生，愛力之足，愛情之熱，竟無可比擬，蓋聖心蘊愛，跳動之烈，吾人之心，竟從未有感覺如是之甚者。

今者，救主在光榮之中，仍繼其愛，愛且至於無窮永世；又况耶穌既已復活，不能再死，則其聖心，自亦不能再停其愛，愛至萬世無疆，而情不衰不滅！

耶穌聖心之愛，萬無盡時，固矣，然而有一開始起點：夫物爾朋者，固本來有愛，但耶穌人性血肉之心，成於後來，成於後來，則必有其開始跳動之一日，有其開始跳動之一日，斯亦有其始愛之一日明矣。

吾人觀於大江浩蕩東去，輒悠然而思，思此波濤，前推後擁，逝者如斯，朝宗於海，而與海水混合無迹；然而有時，吾人意想，或喜反而求之，溯流而上，窮幽探奧，一究此軒然大波，涓涓始流，源所從出。今者，吾人默想耶穌無窮之仁愛，亦然如此，非但喜測其將來之永久，更樂於追溯其用情之起點，直探至第一跳動焉。

夫物爾朋降世爲人，所以賠補在天大父之光榮也，所以救贖人類出自罪惡死亡也；孰是而論，耶穌人心之開始跳動，亦必有所以然；蓋必爲其聖父也，爲授以血肉之無玷童貞聖母也，爲其所特來拯救負罪之人也。然而此三大愛情之側，更有一情，生自聖心，其爲情也，惘惘款款，篤而且厚，蓋耶穌在世一生，蘊此深情，未嘗忘懷，更且不絕披心相示焉。

耶穌甫降聖母淨胎，即默示聖母，速行入山，至司祭匝加利亞家，蓋時若翰猶在母胎，耶穌急欲潔而聖之也。夫此兒若翰，究何人斯，而吸引耶穌如是之力，而使耶穌寵眷，如此之甚乎？此炎炎熱愛，刻不能容於耶穌聖心，急欲橫決而出，究屬何情乎？

是即耶穌對其司鐸之愛情，對其自爲首領諸位鐸德之愛情。耶穌者，按照古教麥基養德品級，永遠存在之大司祭也，震古鑠今，惟一之大司祭也；其他司鐸，惟在耶穌之身，惟由耶穌，始可得其權位，而耶穌乃以特種愛情，愛其所使共此鐸品者。耶穌既愛此輩共登鐸品者，乃於是時，柔情脈脈，於依撒伯爾胎中之兒，識其爲神祕之連環，前連垂滅舊教之鐸品，後連已將創立新教之鐸品；蓋賴有若翰，不絕如縷之鐸品，遂永永蟬聯，得免中斷；賴有

若翰，此壯勁有力之萌蘗，不久將於亞隆（梅瑟之弟，古教中第一位大司祭。）老樹之幹，繼長增高，竿頭日上者，（指聖教會）遂能下吸膏腴於過去之光榮，上承聖神之愛火，耶穌寶血之甘露，欣欣向榮，開芬芳之名花，結鮮美之佳菓。然則若翰一身，攸關鑄品之存亡，又安得不吸引耶穌愛情，而趣耶穌亟亟枉顧哉！

顧或者將謂若翰並非司鐸，既未繼父典司聖祭，亦未嘗在聖殿之中，按時奉香，登台奉牲；且若翰亦從未充作輔祭，未曾參加吾主受難前夕最後晚餐，未嘗舉杯祝聖耶穌聖血，未嘗舉行新教各件聖事。凡此云云，固屬實情，然而若翰，究爲司鐸；惟其既爲古新兩教鑄品之過渡人，在理，固當斬截截，兩不相屬，而又兩方，各與參加。

聖經記載若翰，首詳其父母家世，蓋非僅匝加利亞，即依撒伯爾，亦爲大司祭亞隆後裔，一若聖經故示若翰之爲司鐸，淵源有自焉。天神來報匝加利亞厥婦行且懷孕，匝方在聖殿內堂，焚香奉主，正當執行司鐸職務之際；若翰生無幾時，即隱曠野，以生以長，隔絕塵囂，而由天主親自教導。

故若翰者，司鐸也，其行司鐸職務之聖殿，則曠野也，蓋若翰即在曠野中，蒼穹之下，以心誠欽崇頂禮之名香，愛情之雅歌妙奏，上奉天主；即在曠野中，奉牲一頭，牲之美，美於古教所用，固不待言，而比之新教所用天主自充之犧牲，則不如遠甚；蓋此牲非他，即若翰自己；若翰者，操其駭人聽聞嚴厲刻苦之刃，自宰自割，自祭自獻，故其爲犧牲也，爲流

血之犧牲，而同時亦爲不流血之犧牲。

若翰者，固司鐸也；彼也，一如新教之司鐸，宣報福音，勸人補贖，示人救主，訓人聖道，啓人愚昧，斥人罪過。嗚呼！若翰！其纖塵不染也如此，其持身之潔白也如此，其宣傳真理之熱切也如此，其救靈神火之旺盛也如此，其去惡之嚴厲也如此，若翰司鐸之風度，何其美乎！其訓誨也，詞氣之中，固猶有古教崇尚敬畏，律法森嚴之餘風，未沾基多慈祥之色彩，然其自謙自卑，自遺自忘，爲何如乎！其對耶穌，尊敬親熱，爲何如乎！

若翰者，基多之前驅也。今日司鐸，豈非奉主聖召，亦作基多前驅如若翰乎？夫「是即天主羔羊」（若望·壹，廿九）一語，司鐸輩於奉獻耶穌時，反覆言之，已十九世紀於茲矣，然則此語也，豈非若翰言語忠實之回響乎？

故耶穌所以趨就若翰，而急於以聖寵之洪流，灌注於其前驅之心靈者，是即耶穌愛其司鐸深厚熱烈之情驅使之也。其所以迫不及待，即當若翰在母胎時，潔而聖之，以歡樂充盈之者，蓋欲從早潔淨其所立之鐸品，超拔其所立之鐸品，於其他人類之上也。厥後若爾當河畔，請若翰爲之付洗，俯首若翰手下，此固耶穌自欲肖似我輩，特取罪人之形，但亦爲對於所立之鐸品，致其敬意：耶穌蓋欲藉此以顯其自甘隸屬於司鐸之手，顯其自甘爲愛情而聽命於司鐸，乃至付己之身，於司鐸掌握之中，一任司鐸處置焉。

耶穌愛情，乃在若翰之身，首先加其司鐸。耶穌之司鐸乎！君等誠想聖心第一跳動，竟

乃屬之君等，君等當如何欣慰乎！耶穌以聖寵預付君等，又賡之以珍貺寶賜，蓋耶穌早在其前驅之身，愛慕君等矣！雖然，耶穌之愛君等，至矣，盡矣，蔑以加矣！君等果將如何汲汲還愛，如何汲汲貢獻於主，以君等青年之銳氣，以君等心中最初之愛情跳動耶！

第二章 耶穌在隱居時，及在敷教時，對其司鐸之愛情（論廿九）

耶穌生命，曙光甫動，方其降生爲人，於瑪利亞童身，胚胎初成，卽愛其司鐸。耶穌者，如瓦缶然，於初入醇醪之芬芳，吸收之多，保存之久，勝於一切其後所入。耶穌自始充滿愛其司鐸之情，愛其鐸品之情，故聖心滲透此情，比之其他各情，可謂更透更深，而蘊在心頭，畢生流露，談吐之間，脈脈情長，蓋不絕對其鐸品，表其尊敬，致其愛慕焉。

耶穌隱迹納雜肋，數十寒暑，僅有一事備述人間：耶穌十二齡時，前往日露撒冷瞻禮，不告瑪利亞若瑟，獨留城中，大索三日，始行覓獲。耶穌乃在聖殿中，願既不在結約櫃前叩拜天主，亦不在祭台前奉牲以獻，而乃安坐學士司祭中，且聽且問。（路加：貳，四十六）

厥後，耶穌出門敷教，試觀其於鐸品，如何表示尊敬：一日，愈一瘋人，謂之曰：『往示汝身於司祭輩。』（瑪竇：捌，四）推耶穌之意，言下尙有餘文，曰：『汝其向之致敬，承認彼等職權，完成彼等意旨！』夫猶太司祭者，往昔何等偉大，而今則墮落，如是之甚，耶穌對於此輩個人之劣迹，個人之腐化，爲正民衆視聽起見，不得不肆行抨擊，然而對於司祭

之地位，則極表尊崇，恆稱司祭與學士，爲傳佈真理者，爲衆生之師保，曰：「彼等坐於梅瑟講道之座，爾輩可行其所言，而勿行其所行」。（瑪竇：貳叁，二，三）

聖史爲耶穌精神所感，記大司祭蓋法：「死一人而救衆生，利莫大焉，」（若望：玖，五）一言之後，附加按語，以彰鐸德地位之高，以明鐸德之身，實邀上主特寵殊恩，蓋曰：「渠作預言，以其爲大司祭也」。（若望：玖，五一）故蓋法爲人，雖有忝司祭之職，雖卑鄙齷齪，妬心如熾，恨主次骨，乃因其爲大司祭之故，遂蒙天主賜以預言之能。蓋法之作此言，或且未必自知其言之神，然寥寥數字，實已昭然揭示耶穌救贖功夫之奇妙。固也，吾人遇有司鐸，卽失節墮落，穢德彰聞，吾人猶當敬重其尊嚴之地位，不觀蓋法墮落如此，齷齪如此，天主猶敬其地位乎？

耶穌命在須臾，猶敬此根本動搖之古教鐸品。諸凡當時升堂鞠獄者，耶穌皆以禮禮之。試觀耶穌立大司祭前，聽其言，答其問，語出鄭重，咸有分寸，態度謙恭肅穆，足見耶穌對於堂上宣判諸人，極崇其地位之高，竟無片言隻辭，加以譴責，默而息乎，聽人攻擊，但俯厥首，心中寬恕人罪而已。

嗚呼！此位可景可仰之師表，何其善教彼之信衆乎！何其善示信衆，敬禮鐸德，宜至如何地步乎！夫司鐸固有其弱點，然而司鐸者，人也，則於人類敗壞之處，吾人儘可撒幕其上，置之不見不聞；當高放眼界，從卑鄙虛無中，見天主教性之偉大，從人性之憧憧黑影中，見

基多之動作事功。卽司鐸完全墮落，猶當敬之重之：須知此如破瓦頽垣，惟有感歎歎歎，憑弔燼餘廢址，憑弔此座曾經天主御選之宮殿，昔經聖油祝聖，而今則污損坍塌，徒供野獸窟宅。吾人至此，惟有拊膺慟哭，祈求上主，垂憐而已。

夫古教猶太鐸德，耶穌猶敬之如此，則於其新教之鐸德，耶穌更當如何愛之乎？夫新教鐸德者，耶穌親自選擇，親自教誨，親手栽培者也。是乃耶穌刻意經營之作品，熬費心血之作品也！

耶穌三年傳教，吾人果步步追隨，行見耶穌不絕致力於栽培司鐸，教誨司鐸，造就司鐸，親自遴選，親自召喚。其矚人心底，深湛溫和之目光，常注所選司鐸之身。耶穌以天主之聖明，固見彼等才力何若，而乃不顧彼等軟弱鶻鈍，登而崇之，位與己等。惜有蒙主召呼，比經追隨，而遽行告退者；有甫經開始，鑒於隨此聖召，不勝其犧牲之多，而勇氣卽覺消沉者。耶穌見人如此自暴自棄，如此畏葸怯懦，勢必痛切於心，而顧其信衆曰：『爾今何如？其亦舍我而去乎？』（若望：陸，六八）

耶穌既以十二宗徒作聖教會之大司牧，又於衆弟子中，取其忠誠過人，熱心出衆者，另選七十二位，晉聖鐸德，導之以訓詞，而大開天國寶庫，出其異恩殊寵，藻飾此輩宗徒。既乃耦而遣之，宣報福音於遐邇人民。

及徒等傳教歸來，耶穌殷殷款待，何等親愛乎！又囑往休息曰：『來，可少息矣！』（馬

爾谷：陸，三一）此其慈母顧復之情，又何如乎！耶穌之對民衆講道也，則取譬引喻，借用物理，以隱示天主真理，免眩民衆荏弱之目；然與門徒獨對，爲之解疑析惑，態度何等親善而溫和乎！曰：『若夫爾輩，則當認識天主國之神祕。』（瑪竇：拾叁，二）有時大顯靈奇，見徒等惶懼，則曰：『爾輩其有信任之心，是我也，何懼焉。』（瑪竇：拾肆，廿七）

耶穌既常以溫語，爲徒剖析疑難，又細心熨貼，常察彼等何需何要，尋取機會，循循誘導，躬自表率，使徒等司鐸之德，有所考鏡，得以日就月將，緝熙光明焉。

第三章 耶穌在臨命時對其司鐸之愛情（論三十）

耶穌臨命之際，益顯其愛司鐸之情。按耶穌心腹宗徒若望所記，當夕晚餐，耶穌懇切陳詞，字字句句，充滿親愛之情，真所謂披心腹見情慄焉。

『予固大願而特願，願在受難前，與爾等食此巴斯掛。』（路加：貳貳，十五）夫耶穌之願，願其弟子，共登鐸德神品也，願印蓋以天主之符號，使其品級高出天神也。耶穌急欲取聖體之形，以自交於彼等之手，急欲以己全付彼等，急欲處於彼等掌握之下：蓋鐸德品位者，耶穌心心念念，求其成功，日夜禱祝，望眼欲穿，真如丹青妙手，成竹在胸，急欲舉筆一揮，出其傑作焉。

『予固大願而特願！……嗚呼！熱烈哉！耶穌聖心望其鐸品之成立也！其謂予願特，願

願食『此巴斯掛……』者，蓋云比年以來，固已屢借徒等共席而食巴斯掛矣，然而所食者，非『此巴斯掛』，此巴斯掛者，鐸德之品，將於焉宣告成立者也。是夕也，耶穌實爲主席，猶如父子聚餐，老父中坐。入席之後，耶穌復起立，紆尊降貴，屈膝諸弟子前，執奴隸之役，各灑其足，而輕爲揩拭。又語之曰：『爾輩潔矣』，（若望：捌，十）其爲此言，蓋若意欲節短一師一徒相去距離，蓋欲重振徒輩勇氣，而使自顧亦覺稍稍克當主之聖眷也。不寧惟是，耶穌更舉徒輩，與己相並，彼此平等，不分高下，故又切實告徒曰：『無論何人，款納彼（指主）所遣使，是卽款納彼自己也。』（瑪竇：拾，四十）

耶穌之慈仁，不特覆庇其清白弟子，更推而廣之至其叛徒焉：蓋耶穌屢屢委婉曲折，警戒提撕，屢屢善言開導，千方百計，期動叛徒之心，如果挽回無望，至少以信德，以依恃，投諸其心，庶於負責之後，猶可悔過回首也。

大典舉行之日已至，無窮仁愛，行且產一傑作，無窮上智，無窮全能，亦且各出其力，共襄盛舉。此傑作者，卽天主教仁愛之洪賜，聖體聖事是！於是天主偕吾人共處，天主居處吾人之身；耶穌基多，真天主亦真人，與荷蒙救贖，幸受洗滌之人類，彼此締結：神結神，心結心，身結身，蓋救主曰：『爾輩其皆取而食之，其皆取而飲之。』（瑪竇：貳陸，廿六，廿七）

然而天主仁愛，心力之用，猶未盡也：夫耶穌固不能常留此世，常取可以捉摸之人形，

以行施靈奇，必須更有他人，攝其權能，繼位承乏，取耶穌頃間所行變易物質神妙化工，世世代代，奉行勿替，而後可也，而於是乎聖心中之鐸品出矣！當時環侍耶穌諸位特寵，遂一一奉此神聖不可磨滅之印記，一躍而永成司鐸，而後世之凡蒙天主仁愛選拔者，遂亦相與帶此印記，上榮天主，下救世人！

宗徒輩甫登司鐸，而耶穌對於彼等心頭愛火，更覺敦然而發，有增無已，勢不可遏，非向彼等披示不可，爰曰：『至於爾輩，既與我常共患難，我爲爾輩，預設一國，一如我父爲我預備焉。』（路加：貳貳，廿八，廿九）耶穌待徒，親親熱熱，宛如慈母，竟呼徒輩曰：『小子』。又不願徒輩懷憂不釋，慰之曰：『爾輩心中勿亂，我且爲爾輩備一處所。……我將重來，挈引爾輩，偕我共居。……（若望：拾肆，一，三）我將求父，遣一宣慰使來。……我不捐棄爾輩如孤兒。……（若望：拾肆，十六，十八）凡愛我者，必得我父垂愛。……』（若望：拾肆，廿一）既而以葡萄樹葡萄枝爲喻，示徒等共登鐸品，當一一與己，深相結合；更反覆叮嚀，謂此結合，必不可少，愈緊愈妙，否則彼等無由結果，曰：『爾輩多結果實，即所以光榮吾父；吾父如何愛我，亦如何愛爾，爾輩其常居我愛情中可也。』（若望：拾伍，八，九）

若翰保弟斯大以『新郎友好』之雅號自稱，耶穌深爲嘉許。一日，若翰有徒來訪，耶穌問答之間，自亦用此雅號，品定門下宗徒，詞極風趣，曰：『新郎好友與新郎相偕，固不能

守齋而哭泣也。」（路加：伍，三四）（瑪竇：玖，十四，十五）然在此最後一夕，耶穌又用此稱，視為名副其實，冠冕堂皇，贈其各位司鐸曰：「我之友好，即爾輩是。自今而後，我不復稱爾輩為我侍僕，而以友好稱爾輩矣。……」（若望：拾伍，十三，十五）試問名稱之中，親愛動聽，更有甚於友好者乎？蓋人惟有心所獨愛，情所特鍾，方肯錫此嘉名；父也，兄弟也，夫婦也，名謂至親，未必果愛，然而友好之為友好，則異乎是，蓋必先好，而後友之，不好，不友也。

是故司鐸者，耶穌之特別友好也，耶穌蓋自所愛信友稠人之中，特垂青眼，寵而邀之，與己友好，不觀耶穌語宗徒曰：「是我簡選爾，是我安排爾」也乎？（若望：拾伍，十六）又曰：「我簡越爾輩，於世俗之中。……」（若望：拾伍，十九）固也，耶穌於稠人之中，簡越司鐸，所以簡越之者，欲舉而高之，出人頭地也，欲多予酬勞也，欲使與己更加親密也。

最後，耶穌明告宗徒在天聖父切實加愛，用將上主慈愛，和盤托出，兼振宗徒勇氣，其言曰：「父愛爾輩，因爾輩愛我也。……」（若望：拾陸，廿七）凡此諸事，我悉告爾輩，俾爾輩在我之身，獲得平安。爾輩處世俗中，逢凶遭逆，在所不免，但可一心信賴，我已戰勝世俗矣。」（若望：拾陸，三三）

於是聖心懇懇仰禱聖父，自注上天，兩手高舉，以其甫經設立之鐸品，奉托聖父。耶穌深知不久即將與世告別，不復能明露色相，居宗徒中，以輔翼之而安慰之；耶穌又知宗徒力

量微弱，遣之入世，不啻投羊狼羣，憂患重重，危險多多，是故值此大難當前，值此有若辭去天主尊位，拋棄天主全能，以救世者名義，充當贖罪之犧牲，登台在即，臨命之頃，深覺念茲在茲之滿腔心事，有上托聖父之必要，乃曰：『我之所禱，爲彼等也。』（若望：拾柒，九）

耶穌固將更爲信衆禱，爲『此輩因彼等之言而信從者』（若望：拾柒，廿）禱，然而此時心中，惟其司鐸是念，曰：此時我不爲世人禱，但爲此輩爾所付我者。』（若望：拾柒，九）耶穌蓋爲其司鐸求父，賜之彼此一心一意，融洽無間，蓋惟意見一致，而後可以濟事也；賜之目標一致，行動一致，蓋惟合羣，而後能有力量，有力量，然後聖教會可以渡罪惡滔天之濁流，可以抵橫暴摧折之狂風也，故曰：『願彼等渾然合一，如我輩焉。』（若望：拾柒，十九）耶穌既反覆叮嚀，謂司鐸非世俗中人，——耶穌堅持此論，足見司鐸，雖當在世俗中，度其生活，切不可同流合污。——最後結以一語，詞氣婉愛，而用意深刻，曰：『我爲彼等之故，先自努力成聖，俾彼等亦循真道而成聖焉。』（若望：拾柒，十九）

小兒學步，母先估量兒力所及，小步其前，使兒照步演習，兒長讀書，則母學小兒口吻，先授句讀。今耶穌之欲其司鐸之皆成聖人也，則先自如世人之力弱質陋，勉強加功，困而學之，登堂入室，以臻聖域；耶穌欲其司鐸之皆完全肖己也，則先以己完全肖之，身自表率，砥德礪行。夫耶穌者，無窮貞潔，然猶臨深履薄，謹守禮防者，職此故也。又耶穌時或縱

已憂上心來，亦爲此故，蓋欲教其司鐸，得勝諸如此類之誘惑也。耶穌自先努力成聖，以供其司鐸他山攻錯，以爲教中司鐸永垂典型，永垂鐸品道德純粹之典型。

耶穌是晚，流露肺腑，款待諸徒，備極親愛，一刹那間，而臨命之痛苦，已猛襲而來摧殘聖心矣！……顧耶穌乃自振刷，毅然舉步，前行迓衆。……茹答斯親叛逆之吻，耶穌本可以一視之威，使之辟易，或則直詞申斥，使之踉蹌不安，或則夷然置之不理，使之慚悚，無地自容；然而耶穌概置不行，蓋見叛徒眉宇之間，尙有鐸德聖號存焉；耶穌猶敬此聖號，更愛此靈魂，此靈魂者，耶穌高高舉之使起，而今乃見其深深墮落焉，乃曰：『我友，至此爲何？』（瑪竇：貳陸，五十）

未幾，方其自投仇手之際，聖心又念及鍾愛之門徒。囹圄也，縲紲也，耶穌自己，儘接儘受，而且儘願接受；然而爲其徒衆，則求平安無事，自由逍遙，因告領隊者曰：『倘覓予，斯從予者，勿禁任去。』（若望：拾捌，八）

當耶穌身懸架上，創鉅痛深，奄奄一息，心緒潮湧，念及彼之宗徒，念及彼之司鐸，平日深恩重澤，備極眷愛，而今安在，此時聖心，定必傷痛不可言狀。伯多祿者，已所立爲鐸德元首者也，而乃三次背逆，夷然語人曰：『我不識斯人。』（瑪竇：貳陸，七十，七二，七四）茹答斯者，平日對之，特表信任者也，而乃背之賣之，今日拋却天主慈悲，失望自盡。此時除却若望獨矢忠誠，侍立架下外，餘皆靦然委而棄之，遺之刑役皂隸之手，莫來救視。

……耶穌至是，孑然一身，淒涼萬狀，痛苦萬狀……孑然一身，……空抱其不屈不撓之情，徒懷其滿腔仁恕之心！……

第四章 耶穌復活後對其司鐸之愛情（論三一）

耶穌極仁極愛之心，惟有氣絕身死，始可使之暫冷，始可使之暫停跳躍；然而一朝復活之曙光甫動，一朝救主人性，奏凱回生，而愛情已使此心怦怦然重復跳躍，而情之所注，乃首及司鐸。

耶穌現身瑪達肋納，既自明其爲耶穌，卽語及其司鐸，曰：『往告我諸昆弟，我將升歸於吾父，及爾之父，歸我主，及爾等之主。』（若望：貳拾，十七）嗚呼！吾諸昆弟！不曰：往告吾諸弟子，吾諸宗徒，其必以弟子宗徒之名稱，太覺疏遠，不稱厥心也。既又再三語諸婦曰：『往吾昆弟處。』（瑪竇：貳捌，十）前日之叛逆也，無良也，不顧廉恥也，舉皆遺忘，如無其事。嗚呼！耶穌於其司鐸，如此深情厚愛，孰能喻之於懷乎？

耶穌復活後，寓世四十日，全部光陰，用於切實奠定聖教會之基礎，及教導司鐸。往日耶穌孜孜兀兀，爲民紓宣勞，教誨之，安慰之，治其疾痛，撫其子女，爲衆服役，靡事不爲，而今則一若生還斯世，專爲造就其宗徒焉。其言語，其聖蹟，其降福，蓋無一而非專爲宗徒；又委以己之權能，優之渥之，以大寵大賜，竟致其他受造，皆望塵莫及；陟之舉之，位

高爵崇，竟使世界君王皆當拜望下風，甚致天國之上品天神，亦皆嘖嘖稱羨；耶穌又以己之身，衣之覆之，如此其週且到，寄生於彼等之身，如此其活潑生動，竟使徒衆行其所行，有過之無不及焉。（若望：拾肆，十二）嗚呼！耶穌愛情之大，竟致異想天開，成一如此完密之天人結合，愛情至此，真匪夷所思矣！

耶穌復活後，先現身於諸聖女。此則因諸聖女，雖屬巾幗，而忠誠義烈，遠勝鬚眉，耶穌賜以優先權，固其宜也。次現於伯多祿，伯多祿之爲徒也，雖背主背師，一蹶之重，大傷厥心，而於諸徒中，仍得首蒙吾主賜福者，則因其爲新教鐸德之元首，基多羣羊至高無上之大司牧也。

是日，耶穌於厄貌斯途次，曉諭二徒，並加撫慰，既分送聖體，自露其爲耶穌，卽晚復蒞餐堂，現諸徒間，容光煥發，慈祥和藹，親愛之情，溢乎言表，曰：『平安與爾偕焉！……何戰栗爲？……』（路加：貳肆，三六，三八）因示以洞穿之手足，又恐徒衆尙未盡信已復活之真確，乃坦率索食食之。（路加：貳肆，三九，四一）徒衆既深信不疑，耶穌乃俯身就衆，呵之以氣，因授以生活心靈之聖神焉。（若望：貳拾，廿一，廿二）

當初天主造人，既用泥土成身，呵氣一口，活而動之，（生民記：貳，七）而以長生不死，賜人靈魂。及聖子降世救贖，此口全能之氣，又出自基多唇吻，賜司鐸輩以生活人靈，從罪惡中起死回生之異能，曰：『領受聖神，凡人之罪，爾赦則赦，爾留則留。』（若望：貳拾

，廿二，廿三）嗚呼！天主以此異恩賜予司鐸，不啻以天主創世之大能，拱手分讓矣！

八日後，耶穌復現諸徒之前，耶穌此來，特因多默宗徒固執不信，耶穌情篤，乃曲徇其請，爰譎然語之曰：『爾來伸指探吾胸傷，勿懷疑貳矣！』（若望：貳拾，廿七）吾主之意，猶曰：『爾其伸手探吾之心，爾其感覺此心愛情之跳躍。』嗚呼！耶穌寬仁博厚，一至於此，多默其能不認彼主，彼天主之心乎？

一日，諸徒迫於飲食之需，攜網登舟，漁於耶穌屢顯靈蹟之提敦利亞湖，勞苦終夜，未有所獲。東方已明，突於晨光熹微中，湖濱隱約現一人形。繫何人？繫何人？非主也耶！非心切愛慕之基多耶！時主於萬籟無聲中，吐音溫柔而莊重，逕自水面傳來，曰：『吾兒，爾輩有食乎？』（若望：貳壹，五）嗚呼！此位可欽可崇之主，竟於斯時，惠然臨顧，是何其心之仁也！且又何其心若慈父也！乃竟曰：『吾兒』焉！及宗徒攜舟近岸，曳上耶穌顯靈滿網之魚，則見爐火熊熊，晨餐已備，而耶穌佈置一切，竟屈其尊，躬親伺候，一若諸徒中之後生小子焉。

餐畢，耶穌近就伯多祿。耶穌此就，其將責伯多祿之跌倒乎？其將取消伯多祿元首資格，以轉授才德更稱，忠義更烈者乎？其將更予試驗，使之窮形盡相，自慚形穢乎？否，否，決不其然，耶穌聖心，忠厚之至，卽念已往一眚之微，亦所不忍，乃備極親愛，謂之曰：『西滿，西滿，爾果愛我視衆更切乎？』曰：主，我愛爾。曰：牧我羊也。『牧我羊者，猶言

統我信衆，爲之首，爲之父，費爾心神，勤爾工作，以哺養之也。耶穌再問曰：『西滿，爾愛我乎？』曰：主，我愛。曰：牧我羊也。』再曰牧我羊者，猶言：爾其母我信衆，懷之爾心，哺以爾之心血，爲之捨生可也。耶穌三問曰：『西滿，爾愛我乎？』夫伯多祿一再矢愛，豈猶未足使主篤信其愛耶？嗚呼！伯多祿一再矢愛，豈有不足之理，不然，吾主安肯輕以統治萬衆信友之責任，舉以相授乎？願耶穌實更欲有以相授，蓋羣羊之中，尙有部份，最所心愛，最所關切者，托孤寄命，非伯多祿莫屬，職是之故，不憚詞費，必欲伯多祿之愛火，大而又大，切而又切焉。

伯多祿見主再三追問，莫明其妙，則大感，答曰：『主無所不知，爾固知我之愛爾也』。
 (若望·貳壹，十七)嗚呼！伯多祿此一答辭，非僅如前二答，發自愛德，實又明徵其堅信甚多之兼天主教性焉，故始則曰：『爾無所不知』，繼則確確切切，信任聖心，逕曰：『爾固知我愛爾也』，此真適符耶穌所望，爰三諭伯多祿曰：『牧我羊也』，其意猶曰：『爾其爲我鑄品之首，爲我鑄品之牧，爲我鑄品之父，率我司鑄於真理之圍，凡此諸羊，我實愛彌甚，爾其顧之復之，小心翼翼，務使壯強蕃殖，須知我之羊羣，賴以孳生也』。

耶穌預告宗徒，召集門下弟子，共登加里勒亞山。衆既集，耶穌現。吾主此次所以不復僅與十一宗徒晤言一室者，蓋有曠世大典，須待舉行，必欲信衆親眼目覩，所舉所行，以昭信實，以告將來後世彼加司鐸恩寵之渥，靡有涯涘，仁愛之惠，亙古未聞。時衆跪伏主前，

叩首致敬，而主於肅恭膜拜，爭仰丰采之民衆，初不接談，惟召宗徒來前，召其司鐸來前，而在此五百證人之前，授以己之權能，賜以最高最崇之榮寵。

於是吾主用其獨有之神權，持其平日溫恭肅穆之態度，諄諄然出其天主之口吻，諭其司鐸曰：『舉凡上天下地之權能，俱已付我，往哉！訓誨萬邦，宣揚福音於天下萬衆，授之聖洗，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者。凡我所命於爾者，悉諭之遵守焉。』（瑪竇：貳捌，十八）

一切權能，俱付於我，而我之權能，則與爾輩共之。凡我所行，爾輩亦行之，我之權柄，悉交於爾。往欽哉！勿復如軟弱無能之人，當如基多，當如天主欽使，去之四方，訓誨萬邦，振聾發聵，灌輸真理，作世人之導師，靈魂之保傅。敬慎爾司鐸之位，作天主之股肱。舉措行事，必因天主聖三之名。清滌人靈，感化人心，藉聖父之能，聖子之智，聖神之熱愛，高高舉之，直登天國。凡信爾語言，服爾權能者，舉皆得救；拒不聽從爾之教誨者，斯被黜罰矣。

耶穌一番訓話，殿以此語曰：『我固與爾輩，日日相偕，直至世界終窮！』（瑪竇：貳捌，廿）大哉言乎！斯言也，耶穌此時初非向民衆而云，誠以耶穌此時不願談及用其聖寵與信衆之結合，亦不願談論聖體聖事，常留斯世與人普遍之結合；蓋聖寵者，人人可得而近，而回斯弟亞者，舉凡信衆之靈有聖寵者，亦人人可取以養生也。耶穌此時，意之所指，乃在與司鐸特別結合之聖寵，此聖寵者，爲主特賜，所以使司鐸與耶穌結合，親上加密，竟至彼此

渾然合一，爲惟一之司鐸，竟致司鐸之言，卽爲基多之言，所謂「聽爾者卽聽我也」，（路加：拾，十六）而辱司鐸者，卽辱基多也；所謂「藐視爾者，卽藐視我也」。（路加：拾，十六）夫此結合者，愛情之結合也，由此結合，耶穌非獨吸引司鐸前來近己，更以己身滲透司鐸之身，生存於司鐸之身，俾司鐸成爲第二耶穌，執掌人靈，光照人靈，慈愛人靈。

四十日留世之期告終，耶穌尙欲於陟登榮座之前最後一次，向其宗徒，披露心誠，於是日露撒冷重現徒中。顧此次現身，捨其平日之溫和仁恕，竟責諸徒心腸之硬，信其復活之遲，又斥徒衆之驕傲，徒衆之怯弱。

耶穌此次斥責，無非爲愛徒情深，蓋耶穌業已擢之高位，更將爲之開啓明悟，曉以經籍奧義，聖神亦且不久降賜奇恩，如此重貺，當必有重錘焉，以衡其平，卽當使諸徒深信己身之弱，人性之陋，庶幾不致自驕自滿，不至因主寵眷，如當初魔鬼然，妄自尊大。

及旣揭示聖經奧義，重述聖經關於己身所記各節，合以己所已經完成救贖功夫，乃曰：「今者爾輩，卽爲此事，節節佐證。」（路加：貳肆，四八）爾等留居日露撒冷，以待領受上天神力。……聖神德能，將臨爾等之身，爾等拜領之下，可在撒瑪利亞，如德亞，……以至天涯地角，爲我作證。……（宗徒大事錄：壹，八）於此可見耶穌命宗徒傳教，初不分疆劃界，必欲化及萬民，聲教迄乎四海焉。

吾主訓畢，乃偕徒出，導登阿里伐山，重與徒來循四十年前受難一夕之故道，——此夕

者，卽如上文所記，耶穌披心見情，縱臆深談者也。——經日色瑪尼園，——卽於是夕憂鬱欲死，汗血流地者，——徐徐登山焉。

既至山頂，耶穌回顧徒衆，目光深而且明，直徹人之肺腑，蓋此一顧之中，耶穌直舉心中所有之熱情，忠義，慈祥，悉傳於膝下跪伏諸徒。旋舉手降福，而緩緩升天，一若戀戀不捨諸位愛徒焉。時則晴空無雲，春光明媚，耶穌如拾級而登，漸升漸高，俄有慶雲籠罩，宗徒瞻望弗及，隱約見主二手，猶在繼續降福。既而聲容俱渺，但見一片祥光，蓋基多已榮歸天國矣！

第五章 耶穌在升天後對其司鐸之愛情（論三一）

耶穌甫經胚胎聖母懷中，聖心卽柔情脈脈，爲其鐸德而跳躍。若翰者，生也有幸，首蒙吾主垂青。其後耶穌在世一生，無非表示其超羣絕倫之愛情，大命告終，彌留之間，猶殷殷以司鐸爲念；復活之後，則又精神全注司鐸，優渥寵錫，陟而舉之，俾與已並。

然而耶穌今既升天，則將奚爲？實則耶穌垂拱天堂，赫赫尊榮，永享昇平，而聖心之爲聖心，初未稍變；其旅世時所愛所慕，仍切切於心，未嘗或忘；蓋其愛司鐸之情，纏綿惻怛，非特天長地久，抑且無變無化，無窮無盡！

吾人可於上文，觀主離世之際，更立新券，遺其司鐸，保證其愛，永懷心頭：蓋當吾主

冉冉升天時，舉其降福之手，又以殊寵贈所鍾愛弟子，作爲後日聖神降臨更授異恩之先兆。

路加聖史，得主默示，大書特書：主既升天，宗徒下阿里伐山，返日露撒冷，蓋滿心歡喜云。（路加：貳肆，五二）夫主在世，宗徒日侍几杖，時接警效，有恃無恐，何等安慰，何等胆壯，而今聲容俱渺，頓覺孤零，瞻望前程，荆棘載途，以藐藐之身，既無力量，又無光明，肩負使命，重壓千鈞，望空降力，難期難必，此情此景，滿目淒涼，宗徒輩豈有不憂愁惶恐，嗒然若喪，而悲從中來者乎？顧乃不然，一路歸來，喜氣洋洋，樂也融融。

斯樂也，正耶穌聖心加惠其司鐸之洪恩也；斯樂也，初非空空洞洞之安慰，亦非庸夫俗子，驟睹奇異，欣欣色喜之快樂，實爲一種聖趣聖味，出自天主仁愛，而經耶穌之手，直灌司鐸心靈深處，故斯樂者，竟可謂之司鐸之樂焉。

司鐸者，必吃苦，所吃之苦，或且甚於他人：誠以一爲司鐸，即當遊心身外，永絕塵俗；然果矢志不渝，心靈深處，必感一種超性之樂，一種恬愉舒泰，一種特別甘飴趣味，晤面盎背，達乎四體。故凡忠實之司鐸，熱心之司鐸，往往怡然自樂。晨登祭台，必誦聖詠曰：『子將趨赴天主之祭台，趨赴悅我青春之天主。』（聖詠：肆拾貳，四）夫司鐸者，持身清潔，自有其鐸德之神樂趣味，有不常保其青春者乎？故至年登耄耋，常清芬可挹，心靈智慧，耳聰目明，有非俗士所可望其項背者焉。

司鐸心中，惟有一情，盈胸填臆，則愛主之情是也。此情者，使人生氣敦敦，蓋情中之

獨一無二，不欺不罔者也。司鐸心中，惟存一種奢望，使之發揚踔厲，導之奮步前進，即求天主光榮是，此一奢望者，有志竟成，從不落空。是故司鐸心曠神怡，其樂洋洋，是即得其勉自犧牲祭獻之第一厚報，是即預嘗上主許於基多勇兵救主密友之天堂真福。

耶穌升天之後十日，耶穌預許之宣慰使者，聖父聖子共發聖愛之神，由耶穌遣發，臨顧宗徒，以完成其一手提拔，一手栽培之功，以光照啓迪，以強力量而壯勇氣，更降賜以最優之恩寵焉。是日也，天主無窮仁愛，傾瀉無遺，沛降鐸德，力之偉大，竟使伯多祿及諸昆仲，不獨領受聖寵，既飽且飫，更且真正陶醉於聖寵之中。於是伯多祿等，經天主聖愛潛移默化，一剎那間，已脫胎換骨矣。

自經耶穌遣發聖神，降此異恩於鐸德之後，蓋無一日，亦可謂竟無一時，耶穌聖心對其司鐸，不層見疊出，表示中心之愛；迄今年代屢易，吾人常見此無窮仁愛，覆庇鐸德，常見吾主親借鐸德，併力合作，爲之奮戰，而生活於鐸德之身。

當初聖教艱難，數世紀中，教友流血成渠，而鐸德神品，常站致命前列，弱者勉之，傾者扶之。是時也，幾多教宗，主教，司鐸，爲主致命，榮膺得勝之杖乎！

及後異端叢起，動搖真理，則又有鐸德神品：若額我略，若巴西略，若奧斯定，皆聖明天縱，破邪說，斥誕妄，如砥柱中流，阻遏狂瀾焉，如長城屹峙，遠却強胡焉。

嗚呼！鐸德之品！萬乘之尊也，（羅馬總皇戴奧道仕）蓋博羅削竟閉堂門而不納，更覆

之屈膝補贖焉，是則鐸德之品，耶穌尊而顯之，爲何如哉！夷狄之強也，洵洵然兵臨城下，而教皇良（一世）舉手一揮，棄甲曳兵而走，是則鐸德之品，耶穌付與權力之偉，爲何如哉！

既而歐洲各國，文化漸進，值此過渡時代，邦國初建，民族始聚，鐸德之品，不啻高執火炬，作國家人民之先進。於此時也，伯多祿位上，繼繼承承，正不知有多少偉大教宗；大小列國，正不知有多少賢明主教，輸之以崇奉真主之信德，迪之以聖經典籍之訓誥！其後日露撒冷淪陷敵手，則有教宗焉，有司鐸焉，振臂一呼，全歐奮起，爭執干戈，誓復聖陵。神學也，哲學也，科學也，甚而至於美術也，彰微闡幽，日著其明，則又鐸品之力居多；若多瑪斯，若文都辣，筆花五彩，學究天人，鴻文鉅製，千古不朽；至論美術，則大殿巍巍，富麗喬皇，匠心獨運，巧奪天工焉。

科學美術之外，獨放異彩者，則高風亮節，德行之卓絕是也。吾人試展聖教歷史，則見耶穌於其教宗，主教，司鐸，恆寵眷特隆，賜以種種光榮之冕；既付以統治人靈之大權，又賜之道高德崇，有聲有勢，忠義仁愛，愷悌慈祥，與己無異，賜之謙謙遜遜順受窘難，勇於吃苦，堅抗信德盜賊，熱烈追求人靈。

於是有多明我焉，率其門下，宣講聖道；有五傷方濟各會士焉，蕭然一身，嚴守神貧；有依納爵及其優秀之會士焉，有斐利伯納利，及門下追隨有聖德之司鐸焉。而米郎府之大主教者，（聖嘉祿鮑老滿）位登樞機，其赤貧也，則如基多，其嚴厲克己也，則如苦修隱士；

又有日內瓦郡主教者，（聖方濟各撒肋爵）慈祥惻怛，見義勇爲！作熱心事主之師表，天主聖愛之博士。

近世紀來，聖教會事業，蒸蒸日上，卓卓可觀，則人才之多，亦可想而知矣。僅就法國而言，則有味增爵者，本救主愛人之旨，濟貧恤孤，恫瘝在抱；有大批賢聖之司鐸：若裴呂勒 Berulle，若公特郎 Condren，若奧里哀 Olier，以及諸公手自造就之門生；有講道大師，闡揚真理於講座之上；有整批出發，國籍不同，奮勇之傳教士，用其汗血，創建天主神國，於遐邇文蠻之邦。

更觀各地教難，耶穌輒賜其忠實之司鐸，爲主聖名流血之榮譽，致命之洪恩。而竄流放逐，爲義而受窘難之司鐸，以及奮不顧身，搶救人靈之司鐸，則尤難以數計。

比年以來，耶穌固未嘗縮手，宣告停止施寵加惠：試觀近代教皇中，有庇護九世者，滿懷救主之仁恕，於險阻艱難之中，何等偉大！於連遭坎坷之中，何等忍耐！何等沉毅果勇！而久懸不決聖母始孕無玷道理，一朝敕定。又有教皇良十三世者，以無土地，無國庫，無軍旅之君王，竟爲世界諸王之盟主，尤其幾次通諭，侃陳正理，暮鼓晨鐘，發人深省，傳世行遠，允稱不朽。

在德，在意，在法，在天下各國，有多多主教，無愧爲宗徒之承繼人，蓋因基多之力，砥排異端，攘斥邪說，奮不顧身，自當其衝，以救治下之羊羣，而飲彈中刃，捐軀隕命者，

蓋大有其人焉。

又有多多司鐸，或盡瘁於慈善事業，或致力於辯護真理，而以熱心事主，虔誠進德著稱者，又不知凡幾！……更有此輩微小自居，愚昧自居者。若味哀納 Vianney，若依瑪而 Eymard，若歇伐利哀 Chevrier，若高刀郎各 Cottolengo，若鮑斯高 Bosco 等，皆蒙友愛微小之耶穌，賜以最奇最妙之寵恩，拔於聖德卓絕之地位。

嗚呼！耶穌愛其司鐸，何其深也！自其升天以至今日，十九世紀中，累表深情，其能屈指數耶！蓋主生存於司鐸之身，未嘗有須臾之間，凡司鐸之身所燦然光明者，皆耶穌天主本性之美德也，耶穌之天聰天明也，耶穌聖靈之輝光也，耶穌聖心之仁惠也；蓋耶穌既以己之靈魂注之鐸德矣，既以己之聖心授之鐸德矣！嗚呼！歷年以來，司鐸之所以成其偉大，司鐸之所以能如此貞潔，如此良善，如此仁愛，如此高明洞達者，職是故歟！

第六章 耶穌在近日二十世紀對其司鐸之愛情（論三三）

耶穌眷愛司鐸，賜恩疊疊，猶如上述，然而耶穌無窮仁愛心中，寶藏之積，初不告竭。迄今二十世紀，耶穌聖心對於鐸德，情之篤，誼之厚，與其當初手自栽培之時，與其當初用己言行，親加訓練，遣使傳教之時，固今昔無殊也。

比年以來，人民惑於獨立自主之說，妄圖掙脫耶穌法令嘉惠羣生之束縛，舍正路而弗由

；罪惡之潮流，日漲日高，浸沒人靈；天下靡靡，不崇維皇大造，不識己之虛無，不望長生永遠，而物質是崇，本性是奉；私心惱惱，日夜圖謀，惟求損人利己，乃致人心之上，如附毒瘡，既潰且爛，不可收拾。殊不知人之有心，所以懷抱一種無窮之愛，將以愛主愛人也，所以殫精竭慮，上榮天主，下救衆人也。更有無宗教之學說，相反超性事理之倒行逆施，貪財罔利，恣情縱慾，遂致四維不張，五倫滅絕，家無兄弟友愛之情，國乏民族共和之念，社會解體，國既亡而家亦破，而世界之爲世界，遂根本動搖，眞所謂岌岌乎天下殆哉！

耶穌在其光榮之寶座上，在其孤冷寂寞無人慰問之聖龕中，蒿目時艱，油然而生無窮哀憐之心，哀其傾流寶血救贖之人類，哀此滅絕天良恩將仇報之人類，乃顧其司鐸曰：我之忠友，我之摯愛，其來就我，其來助我收復人靈！我今再度遣爾往訓萬邦，用爾言語之眞實，用爾表率之光明，拯救斯民。

惟汝既須奮戰，又當茹苦含辛，力榮我名，而貢我以人靈。我茲賜汝一恩，爲恩中之最寶貴者；卽我以心授汝，我舉此心授汝，作汝奮戰之甲兵，作汝行路之指南，黑暗之明燈，作汝艱苦困厄之安慰者。汝儘就此心仁愛之寶庫，源源取用。汝先可取以自用，先自盡量富足，滿實汝心，至於橫溢而出，次乃爲他人取用，佈我仁愛於人靈魂。我心愛火，所以清潔世界，復新世界，汝可到處持之以往。……於是耶穌引其鐸德，入己聖懷，賜以聖心，保證其聖愛之情，保證其莫可比擬聖愛之情。

願主耶穌，又恐天下未必盡聞其言，而或將信將疑，乃更從聖心中，出一仁愛之寵錫，有色有相，衆目可以共睹者，更以新寵，予其司鐸，此寵者，事屬創見，蓋既明白顯著，抑且可以手指捉摸焉。

聖教會神國，蒼天之上，陽光忽斂；羅馬教宗，突告駕崩。普天之下，舉首翹足，期待新教宗登極加冕，世俗之士，各逞臆見，聚論紛紜，推測伯多祿位，繼承何人；信衆則以祈禱爲務；樞機紅衣主教，則躊躇猶豫，竭力訪求，孰蒙吾主簡越。然而聖神，天主聖愛之神，實臨選舉會場，潛孚默感，揭啓聖靈，則中選者，乃若瑟三多也。Joseph Sarto（卽教宗庇護第十世）大名宣佈，天下震動，而聖教會則俯首屈膝，敬自耶穌基多之手，接奉耶穌選之代牧。（註）教宗庇護第十世於一九〇三年登極，薨於一九一四年，而本書完成，則於一九〇九年。

會幾何時，天下鐸品，皆感得有此位物尼士宗主教，作其聖父，作其前導，實出耶穌聖心非常恩賜：蓋除此位大司牧外，孰則更能勝任愉快，撫此基多羊羣，基多羔羊，基多母羊，使之一一安貼乎？除此大司牧外，孰則更能明白司鐸之偉大，司鐸所遇之困難，司鐸所能之建樹，以及司鐸心靈之需要乎？……

蓋新教皇者，猶如大多數之司鐸，出身寒微，幼時，度窮學生苦讀生活，質敏力奮，業冠儕輩。既而又如多數修士，得熱心人提挈，進院修道，榮登鐸品。舉凡副本堂之聽命行事

，奔走勞苦；鄉野小公所之僻陋寂寞；村落小本堂之清苦勤勞，莫不一身自閱歷。鞠躬盡瘁，半生歲月，無非爲天主光榮，孜孜矻矻，人靈是救，以期不負上主付托之重。

既而令聞廣譽，頭角漸露，德輝日著，而神職之級，亦愈升愈高矣。願主教之峨冠也，樞機之紅衣也，雖極衣冠尊榮，而文質彬彬，溫恭謙退，仍是鄉村小本堂風度，蓋到處顯其爲司鐸之模範，顯其爲以天主之心爲心之司鐸；卽熱心祈禱也，爲耶穌事業鞠躬盡瘁也，神火炎炎，宣傳真理也，謙遜仁恕，一如救主也，持身貞潔，律已謹嚴也，接待罪人，慈祥惻怛，而於耶穌，聖母，聖教會，及衆生靈魂，備極愛慕也。

甫登伯多祿之宗座，卽得上主默感，殷殷以司鐸爲念。吾人讀教皇庇護十世第一通諭，字裡行間，愛護司鐸之熱情，非灼然可見乎？蓋真如耶穌，欲司鐸皆成聖成賢，神火旺熾，事主熱心，救靈奮勇；欲司鐸皆學問超人優勝，而尤其德行，當超羣絕倫；欲司鐸皆滿懷傳教之神火，不啻當時耶穌手自造就之第一任司鐸。觀教皇之剴切陳辭，具見教皇心儀司鐸品位之尊，任務之美，具見教皇決意對其羊羣最高部份，最心愛部份，調護顧復，面面俱到，無微不至。嗚呼！如此聖父，如此基多羊羣之大司牧，豈非耶穌聖心對其司鐸，又出一仁愛之寵錫乎？

此卽所謂耶穌對其司鐸愛情之明白表示也。耶穌之以聖心贈其司鐸也，直賜以充盈洋溢天主仁愛之巨觴，試問耶穌舍此之外，更有何物，賜其司鐸乎？當然更無他物；厥爲將其廿

世紀以來寶愛之司鐸，懷諸心頭，愈擁愈緊；厥爲促其司鐸，日益肖己，日益克當其不死不滅之愛情！

★

★

★

吾人在本書卷首，嘗以耶穌聖心之愛情，比之大江，水深且清，溯流而上，則見耶穌於始孕母胎時，卽從聖心汨汨流此愛慕司鐸之情，而且一流之後，浸淫洋溢，滔滔不竭，愈流愈暢，迄未稍息。

吾人嘗循時代之變遷，隨此聖愛之江流，臨江而坐，遠眺近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令人心曠神怡，流連忘返。……

此江源深流長，浸潤兩岸。賢聖之司鐸，効忠納信，上報耶穌之愛，其砥德礪行，其奮勇救靈，其守身如玉，則如百川匯入大江，於是江面愈闊，波瀾益壯，浩浩湯湯，朝宗於天主仁愛之汪洋大海。

且也，耶穌對其司鐸之愛情，終無窮時！……今日付以統治靈魂之權，他日公審判時，更將召其司鐸，侍列左右；其後永遠無窮，耶穌仍永爲其司鐸，永爲其犧牲，而司鐸與耶穌相偕，亦永爲其司鐸，永爲其祭獻天主之犧牲，常侍皇皇至尊座下，偕同除免世罪羔羊，永讚頌叩拜。

司鐸輩永永讚美光榮天主無窮仁愛，天主無窮仁愛亦永永優渥賜寵；鑒於司鐸在世之時，曾經殫精竭力，散播天主聖愛之烈焰，乃永永遠遠，陶醉之以清高之真樂！

嗚呼！耶穌！慈祥惻怛，垂顧吾輩，爾心愛爾司鐸，情熱如焚，殷殷望念，勤勤顧復，懷之柔之，甘言美辭以招之，咨嗟歎息以動之。爾如嬌弱之羔羊，橫遭奸宄毒手，創鉅痛深，嗚嗚呻吟，望人來救，止痛治傷。爾蓋患愛情之渴，追求人靈，張口索飲，用止爾渴。

嗚呼！耶穌！爾之司鐸！爾之聖心，尋求安慰，惟有訪爾司鐸；舉凡忠信，義勇，依恃，愛情，世人所不肯與爾者，惟有索之司鐸；凡爾天主仁愛，意在必行，以救人類者，爾惟願行之，假手於爾司鐸；爾惟願借彼等之呼聲，號召普世，前來歸爾；爾惟願借彼等之手，抱持世人，緊貼爾懷；爾惟願藉彼等汗血之勞，富饒此世，藉彼等愛情之熱，溫暖衆生；爾惟願彼等是賴，以戰勝罪惡；爾惟願憑彼等之力，獲奏凱之榮！嗚呼！耶穌！寬仁慈祥，愛爾司鐸，抑何深也！

卷四 推論無窮仁愛及司鐸之神位神職

一 無窮仁愛之種種深淵

嗚呼！神品鐸德，天主無窮仁愛之特寵，君來一觀天主聖愛之種種深淵，而君如有能力，更可一測諸淵之深度焉。

茲可先觀一淵，浩浩蕩蕩，極目所之，茫無涯涘：此爲『創世之愛』。蓋天主無窮仁愛，內蘊於心，非洩不可，乃決意造人，以輸其情。又如妙齡婦女，將近生育，不日爲母，挾其一片婆心，手爲胎兒，製造搖籃，又不獨求其軟熟安適，更求其時式美觀焉。天主亦然，爲人父母，同時亦手製搖籃一具，卽宇宙是，復點綴之，殷實之，以供所愛之人取用作樂。

天主創世之際，時或輟手，一顧所造，則見毫無所缺，各得其所。（生民記：壹，拾，拾貳，拾捌，貳壹，貳伍，叁壹）最後宇宙之廣廈，經營告成，可以款待上賓貴客，天主乃造人類，人類者，天主無窮仁愛情之所鍾也。於是天主聖三，詢謀僉同，及人形坯已具，天主聖愛之神，一呵之下，肉身本性之命，靈魂超性之命，同時賦予。

次觀第二深淵。人類犯罪，叛逆主命，理當受罰，於是天主之『無窮聖德』，起而正名定罪，整肅網紀，天主之『公義』，則怒人竟以忤逆驕傲，報主創世之愛，誓加撻伐；然而

天主『和解之愛』，自居於被悔之天主，及罪人之間，鑿一深淵，而天主教義，遂無由及人施行懲罰矣。

此『和解之愛』，爲世人居間，阻主義怒降罰者，不知幾世幾年。又爲古聖祖親自引導，而自顯露於古聖祖前；又借先知之口，與人接談；既使天主特選之民族，兢兢保存對於天主真切之認識，又預備人類全體，共沾救贖之功。……

今且示君以天主仁愛之第三深淵，此淵也，其闊無邊，其深無底，令人莫明其妙，惟有一莫明其妙之『仁愛』，可以解釋，是卽爲『救贖之愛』。

物爾朋降生爲人，光顧斯世，揭示人類救世隱祕之奧蹟。慷慨大量，傾流寶血，用以沐浴人類，而人類罪惡之污，遂以蕩滌淨盡。蓋耶穌在世，畢生光陰，一切犧牲，無非志在滌人罪惡也。於是『仁愛司祭』奉獻『仁愛犧牲』。而普世救贖，而天主教義怒平息，而大造與受造重敦舊好。而耶穌自身，既經捨生損軀，以活吾人，又於復活之後，奠定聖教會，今則已返天國，寧歸聖父矣。……

今在君前，更有新淵，豁焉呈露：卽『啓迪之愛』是：蓋天主聖神，天主聖父聖子愛情共發之神，降臨於聖教會，使之生男育女，子孫繩繩，一如當日授胎於童貞瑪利亞。聖教會果產多兒，而聖神則繼續啓迪，於是奇功妙蹟，揭示於人，愈明愈顯；而人靈者，一經天主聖愛炙熱，遂以精神，以真誠，崇奉天主，（若望：肆，廿三）一如天主所欲；而宗徒之言

，（如保祿書信等）致命之血，聖師之教，公會議之救諭，聖賢輩生活靈動之光，皆由『啓迪之愛』，應時而生，以增補基多佳耦（即聖教會）之珠翠寶飾。

今請一觀天主仁愛第五深淵：時日已到盡頭，新天新地出現人前，（依撒亞：陸伍，十七；伯多祿二書：叁，十三；宗徒大事錄：貳壹，一）『顯榮之愛』，乃爲被選之人，舉行酬勳加冕典禮。維時，天主之萬有萬全，絲毫無缺：蓋一切受造，舉返聖父之懷，天主聖愛，則顯而榮之，兼以自顯自榮焉。廣哉淵乎！容納衆生。其受『寵福者』，則涵而濡之，若浸以天主福樂之洪流焉；其受『呵譴者』，則吞而咽之，若投畀於報怨復仇銷骨揚灰之烈火焉。於此時也，天主聖愛，大權獨攬，南面稱孤，赫赫至尊，莫敢不臣：蓋天主聖愛，功業已成，勝利已得，一切光榮，永遠相屬矣。

嗚呼！神品鐸德！君獨不見更有一深淵在乎？淵之大小，非人言語可得形容，淵之深淺，非人腦筋可得探測：此即『無像之愛』是。『無像之愛』者，外無表見，即天主自身是也！君其俯伏於此無可測量深淵之濱，恭默欽崇，時則有聲傳來，君其聽之，曰：『無窮仁愛，包羅一切，透入一切，而充實一切。彼也，爲性命惟一之源泉，爲一切生產惟一之源泉。彼也，爲萬有永遠之真原，永遠之終向。君果欲擁有性命而不致枯槁無出乎，則君與自己之牽望，君與受造之牽望，其皆斬絕淨盡，而沒入此淵』。

二 天主愛人之情及人愛天主之情

天主者，愛情也，其爲愛也，始自無始之始，而迄於無終之終！

無窮仁愛者，獨往獨來，川流不息，自聖父達於聖子，又自聖父聖子達乎聖神，故愛之爲愛，實爲天主三位之本質，實爲天主三位之真吾。方天主三位，憑此一愛，互通聲氣之際，無窮仁愛，更在其本身之外活動；而愛之本性動作，既爲輸其情愫，乃用其情以愛一切受造，無以愛由其全能一言產生之萬品萬彙。以愛一切過去之物，一切現在之物，一切將來之物。

天主者，情種也！請看天主，擁其至尊本體，萬世無疆，安享光榮，終日汲汲，果何所忙，亦忙於愛而已矣！故愛者，天主之性命也，天主之動作行爲也，天主之娛樂也，天主之飲食也，天主難說難描美滿之憩息也。天主含情脈脈，欲洩其情，一愛再愛，非更有所愛不可。夫天主之愛情，即天主本身也，果天主停止輸愛，則天主亦且立即不成其爲天主矣。

故天主者，即愛情也。天主之給愛情也，不計多少。天主於其全部受造，沛降其愛，源源不竭，譬之洪水一道，其勢洶洶，直瀉而下，必欲吞沒一切，竟無一物，可以脫漏焉。

天主自貢其愛，願亦願得還愛；蓋天主聖愛之情，非得還報不可。其在天主三位一體之中，聖父聖子聖神合用此情，來來往往，彼此相愛，固已曲盡其循環往復矣。今無窮仁愛，亦然如此，欲於本身之外，量受造棉薄之力，獲一適當之還報，切實之還報。

天主傾其愛情之洪流，於受造之身，爲受造者，以愛還愛，理固當然。夫天主肇造萬物之時，各付以愛情之原則，不過等級有差，形式不一，故每一受造，當各按本性，遵大造意旨，而輸其愛戴之忱；誠以凡爲受造，一切受之天主，理當一切還之天主，且受造者，惟賴天主之力，始有其現在之身，故用其一身以爲天主，固其宜也。

此受造與生俱來原有之愛情，此於受造必不可少之愛情，若有兩種動嚮；第一爲返本歸原之動嚮；蓋凡受造之物，皆多少報効天主，而報効天主，卽歸還天主也；第二爲俯首臣服之動嚮；蓋受造之物，皆有作有爲，完成大造意旨也。

此種輸愛方法，在平等低微之受造物中，固有巧妙之表演；地受雨露之潤，則生產穰穰，還其大造；花卉瓣着五色，氣含芬芳，則每屆春令，欣欣向榮，吐豔流芳，還其天主；禽鳥身傳兩翼，舌嚙嬌音，則飛翔歌唱，於天主之前；野獸蕃殖山林藪澤，大造賦之奔馳之輕捷，防身之猛力，皮革之美麗，而獸則在天主前，各依本性之定例，以生以長，完成上主意旨，孳生蕃殖，壹惟主命是從。此種循序推行之承行主旨，此種生生不息，消長盈虛，是爲平等低微受造之輸愛方式。

顧天主造有高等動物，在此高等動物之身，亦賦以愛情之原則；且此種動物，既得天獨厚，則其還報，自應加多，故天主待其還報，非特此下等物類本性天性之愛情而已；蓋天主既已造之爲有理性之動物矣，則自當責之還以理性之愛；天主既已賜之以自由之願欲矣，自

當責之還以一種自情自願之愛情；天主既做己像成彼之形像矣，自當責之還以與己愛情相像之愛情。

天主賦吾人類，若其僅以下等受造愛情之原則，吾人亦已當如出之天性，趨嚮天主，而臣服於天主；顧天主所賜於人類者，實不止於此，蓋天主爲之造一靈魂，稟有明悟愛欲兩司，藉此兩司，人類自能認識大造，自能於心靈之中，發展一種高尚之愛情，極有理性之愛情，克配天主之愛情，人類所當仰報上主之愛情，亦卽此通情達理之愛情，卽此自由發抒之愛情。嗟夫！吾人何不以此愛情，上報天主乎？愛情之爲愛情，何以人心少能瞭解乎？夫所貴乎愛情者，貴其真實也，貴其清潔也，貴其超性也，貴其爲天主所欲，既來自主，而必返歸天主也。此一愛情者，初非卑鄙齷齪，庸夫俗子誤解失真之愛情，而當爲無窮仁愛責望於靈性之物之愛情；其爲情也，固爲有盡之情，化生之情，一如受造之物，但當爲通情達理之情，自由而有力之情。

然而世人中，少有愛慕天主，稱主意旨者。其故，人之理性，深爲罪惡所亂，失其鑒別真僞之力，徬徨逡巡，舛錯昏謬，既投迷津，遂失正路。當初受造時所稟美妙清徹之明司，剛毅正直之欲司，早已沮喪泯滅，昏昏夢夢，物欲是徇。職是之故，動輒背道而馳，顛倒是非，變善爲惡，而往往喜惡惡善焉；蓋人識力，不復具有當初之正氣，乃隨風而靡，左之右之，動入歧路。

人類自經首次墮落，遂錯誤百出，然其大錯而特錯者，當莫甚於誤用其情；蓋人一面與天主解脫，愈疎愈遠，一面與受造聯絡，愈接愈近。人心所求，本求天主無窮仁愛，今乃爲償其心願計，專惟世物，是眷是戀，而卽以其眷戀，名之曰「愛情」焉。

世人既自忘天主，乃不復輸誠貢愛，與主結合，不知何信何奉，亦不敢有所希冀，於是在此茫茫塵海之中，如覆舟溺水之人，四下尋覓近身之物，見有小小浮木，則緊握不放，一若命在呼吸，得之則生，弗得則死者，而懷之心頭，自以爲中心愛之焉。

然而此非愛情也。……真正愛情，惟一愛情，可當此愛情神聖之名稱者，厥爲上歸天主之愛情。天主者，惟一愛情之元素也；彼貪戀世物之情，聲色耳目之好，皆爲原罪開放出柙之私欲偏情，皆爲罪惡之產品，萬萬不足以鑿人明悟，萬萬不足以償人心願，而亦萬萬不足以稱愛情。

心也，明悟也，天主所造兩種之美妙樂器也；是宜經天主仁愛吹奏，發音清越，此唱彼和者也；是宜參之以下等受造萬種天籟，而成讚美，感謝，欽崇之一首雅頌者也。

須知人類道德上之美點，全在明悟與心，相諧相協，頌聲竝作，上達天聽；於此惟有一手，惟有一氣，可加吹奏，使之同時發聲；卽惟有無窮仁愛上天高手，始能動其此種自創自造之絲竹管絃也！

三 無窮仁愛之雙重運動

天主者，愛情也。愛情者，天主之本質，所以成天主之一體，亦所以同時成天主之三位。此一愛情，無窮無盡，有其生命，而又有其活動之力。其生命，為自身固有之命，亦為從己而出之命。其活動，則嚮外發展。故此愛情者，由其本性，不獨趨嚮交通來往，抑且由其生活力之高強，由其不可磨滅生產力之豐富，其本身，即為交通來往焉。

無窮仁愛，因其含有生命而富於生產，故為一種運動，此一運動，即由天主三位交通來往，作於天主之身：蓋由父及子而及聖神，如川之流，循環不息焉。此一運動，為絕無僅有之基本運動，其為動也，急促之極，緊張之極，驟視之，若無動焉。

此愛情之運動，亦行於天主外面，外面運動，出產品之最最奇妙者，即耶穌人性是。內運動者，不主任何創造，不主任何另有生產：蓋為休息之運動，坐享其成之運動，為一種完備之運動，不能增，不能損，亦不能變動；為飽滿之愛情，流動不息於天主三位之間，時常平勻，而快然自足。

外運動者，主於創造，主於不絕生產，是為一種勤勞之運動，以永永生產聖寵神恩，生產超性性命，生產創造品，生產物質之生命，引為趣樂。顧此兩運動者，實可一以貫之：蓋兩種運動，形式固不相同，而生產之富，則彼此不相上下；其在天主之身富於生產也，則由於天倫永敘，來往不息；其在天主外面富於生產也，則由聖寵及創造。

四 天主聖愛

一五四

天主聖愛，廣大無窮，茫茫乎！非人肉眼可得而量，浩浩乎！非人神目可得而窮，天主於是微露端倪於降生爲人物爾朋之聖心，世人之目，乃得稍稍窺見無窮仁愛之廣，長，高，深。

『廣』之云者：因天主無窮仁愛，博愛萬物也。無一受造，天主無窮仁愛不抱持懷中，搖蕩懷中；無一受造，天主無窮仁愛不求而尋之，顧視之，而寶愛之；無一受造，天主無窮仁愛不餽遺贍給一切所以成其形狀，保其生存者。

受造中，當首推天神，天神者，純潔之受造也，無體質之神明也，活火之烈燄也。次爲人類，有不死不滅，聰明達理，自由自主之靈魂，合之以肉體有質之形骸，故人類者，爲美妙之受造，以有知覺而不免一死之軀殼，裹一神體之靈魂，此靈魂者，卽受生之光明，而光明之靈活，則全在一人生活之肖似天主。

更次，則爲牲畜，牲畜者，得天主降福，滋生蕃殖，由其天性引導，直情徑行，歸嚮天主焉。至於森林中之樹木，每交春令，輒覺生命之膏液，由其年逾數世紀古老之軀幹中，浸上升，發而爲青翠欲滴之萌蘖。原隰芳草，清風徐來，載偃載仰，爭紅鬥綠，光榮大造。受造中之最下者，爲塊然無生之物體，然而形形色色，莫非受之於此萬物真原也。

『長』之云者：謂此仁愛，靡有窮期也。夫受造之物，當時開始領受天主之愛，其必有

此開始之日，而此日者，當即爲天主化生彼等之日；然而在天主方面，其愛受造，則未嘗有始：蓋天主自無始之始，即在己身之內，懷受造之像，故於未造彼等之前，早已愛之於意想之中，蓋一生彼等之形像，即已愛之矣。顧天主豈有其一日動其意想，想像彼等乎？非自其爲天主，即懷彼等之像耶？且天主者，果於何時始爲其天主耶？……故無窮仁愛之懷受造也，未嘗有始，乃自無始之始。……然則亦有一日，無窮仁愛停止垂愛受造乎？決無其日！愛情在天主之身，不能變動，亦不能移易，一經加愛，永懷心頭，即或有時申斥懲罰，若欲予以消滅，亦仍爲愛情主使，蓋其愛也，自無始之始，則必愛至無終之終。

『長』也！……嗟夫！此無窮仁愛之長度，孰可得而丈量之耶？孰能爲之着一起點，而定一終點耶？……『長』也！……以往，則固常愛矣，以後，亦必常愛，愛至無窮永遠也！

『高』之云者：謂無窮仁愛飄然高舉，杳不可測。其在天主聖父之身，則高舉至於篤生物爾朋，物爾朋者，即全能聖言，（亦可作全能內像解）無窮上智，式式樣樣，與聖父相等之天主獨子也；其在天主聖父與聖子也，則高舉至於共發聖神，聖神者，即一切愛情，一切聖德之原則也，即與父若子同然之天主也；其在天主聖三也，則高舉爲最最純粹之一體，至於父子聖神，祇成一團愛情，祇成三位一體之惟一天主；其在此惟一天主也，則高舉至於動創世之念，至於經營完成此大工程，至於大量施恩加惠，澤被羣生。

天主聖愛清高卓絕之處，在過去現在，一見於動聖子降生之念，二見於人類失足之後，

平息天主教怒，三見於雖則世人犯罪不絕，而常優容含忍，四見於物爾朋真降爲人，五見於誕爲嬰兒，持貧居賤，憂患困苦，六見於在吾人中生活，忠厚敦朴，和煦樂易，身爲人役，七見於山園祈禱，覩人罪惡，憂悶欲死，八見於鐵索鎖鐐，受榜笞，被笑罵，釘身十架，九見於年年世世，自幽於聖籠之中，自奉自獻於彌撒聖祭，自充吾人神糧於聖體聖事。

嗚呼！天主無窮仁愛之『清高卓絕』，孰能高舉，直達左右，以明白了解汝之爲汝乎！『深』也！嗚呼！孰能下降至汝莫可測度之深度乎？……無窮仁愛者，一巍巍巨室也，以全能，全智，全善，以不可變易之公義，以慈悲惻怛，以純善，以精美，合成之巨室也。此室也，根深蒂固，莫可得而動搖。光陰時間，能消滅一切，而不能動無窮仁愛之毫髮。人類罪惡滔天之洪流，觸及無窮仁愛雲橫大堤，則闕然而碎，如狂瀾之觸砥石。蒙主優選之靈，苟欲投此愛情深淵，深沒到底，卽傾無窮永世，亦不爲功也。

『深』也！吾人其投耶穌聖心，可從長矛洞胸寬廣之裂口，窺此天主仁愛之深淵，設法一量深度。然而事不可能，臨此愛情深穴，靈魂頓覺昏眩，祇得緊閉雙目，拋却一切扶手，聽己下落，落而又落，竟在此神祕之深度中，落不停休，莫知所止，不求明白，不需解釋：夫天主聖愛，本解無可解，釋無可釋！……則惟有不求甚解，而但願之，欲之，覺之，嘗之，陶然而醉，以之而生，以之而死；而卒莫明其妙可也！嗚呼『深』哉！

五 無窮仁愛化變人性

聖若望意欲吾人明識天主性體，一言蔽之，說明天主之一切偉大，一切美好，一切德能，曰：天主者，愛德也！天主者，愛情也！今者，吾人果欲一言蔽之，形容耶穌基督多真天主真人；果欲一言概括，耶穌之一切品格，一切行事，乃至耶穌基督多所以爲耶穌基督，則亦可曰：耶穌基督多者，卽『其心是』，卽聖心是！

夫天主之愛德，天主之無窮仁愛，卽整個天主是；卽天主與其本身之所以然，與其身外之所行是；卽天主與其能力，與其仁善，與其公義，與其上智是；卽實實在在之天主是，卽造天地萬物之天主是，卽救贖人類之天主是，卽光照人靈，賞功酬勞之天主是；卽不可分析，不可減損，不可保留，而可以堂而皇之，用一堂皇之言：『天主者，愛德也』，（若望：肆，十六）概括歸納之天主是。

夫聖心者，卽整個耶穌基督是，卽天主而人者是，卽降生爲人之物爾朋是。夫跳躍於基多胸中者，非特基督之心而已，非特此謙遜良善之心而已，非特吾人所欽崇而視爲超羣絕倫聖愛之徽號，聖愛之樞樞而已，乃爲其全副天主性人性之性體：蓋直舉其天主性，直舉其靈魂肉身，四體百肢，直舉其思言行爲，全部包括焉。聖心者，卽躬自爲人之天主是；卽蒙恥受辱，捨生授命之耶穌基督是；卽聖體聖事中之耶穌是，卽其妙難宣之凹斯弟亞是，卽自奉自獻於祭台上之耶穌是，卽聖龕中幽囚獨處之耶穌是。

天主之爲天主，盡於『愛德』一字，蓋愛情之本身，雖無從解釋，而足以解釋一切，耶

蘇自身，卽由此『聖心』一名完全解釋。耶穌至高無上犧牲精神，其寬厚敦朴，其慈悲惻怛，其種種美德，其祭獻，其捨身捐軀，凡此種種，皆可以耶穌之愛情解釋之。由此論之，聖心者，降生斯世天主之愛德也，化變人性之無窮仁愛也。

六 聖體與聖心

敬禮聖體，與敬禮聖心，姊妹敬禮也。（同樣同式，意義相同，西文稱作姊妹。）此二敬禮，關係至密，相湊相合，天衣無縫，竟至缺一不可，不獨行此無損於彼，抑且因其彼此互相湊合，互相完美，而彼此互相增益焉。

吾人果以敬禮聖心爲事，必願尋獲聖心，以欽崇之，愛慕之，奉之以吾人之補辱，獻之以吾人之頌祝。然而聖心，永永活在聖體中，吾人不於聖體中求聖心，則將何處求之乎？吾人果愛此至可欽崇之聖心，則必欲與之結合而後已，蓋愛情必求結合，理之常也；又吾人果愛聖心者，亦必欲就此神竅之烈火，灼熱吾人之心腸焉。

然而吾人果將何爲而可，以達此聖心，以獲而取之，使與吾人之心，互相接觸乎？將歷階上天，搶取光榮凱旋之耶穌聖心乎？當然決無此理，吾人儘可趨赴聖體聖事，趨赴聖龕，領受潔白之凹斯弟亞，而一經幽之於吾人心胸，自必感覺吾人心側，聖心真正跳躍也。

敬禮聖心，則必不期然而然，引人趨向聖體；而既有信德，信此聖體，敬禮聖體，則必能領悟無窮仁愛之奧義：蓋無窮仁愛者，聖心實爲之作宣洩之器官，作像徵之徽號也。

吾人果信聖體，則亦必信愛情：是固爲愛情之神祕。然而愛情本身，無形無質，空空洞洞，不可捉摸，吾人於是求一定像，以彷彿此愛情，求一表白愛情可感可覺之像徵，俾吾人精神視聽，得有所注。此一定像，此一可感可覺之像徵，卽耶穌聖心是。

聖心也，聖體也，天主聖愛也，一也！蓋聖龕中，凹斯弟亞在焉；凹斯弟亞中，耶穌在焉；耶穌中，其聖心在焉；聖心中，天主聖愛在焉，無窮仁愛在焉，天主之愛德在焉，生命之原，自活而又活人之天主在焉。

然而更有進者，聖體聖事不可名言之聖蹟，惟有用愛情解釋。所謂用愛情解釋者，當然用天主愛情解釋之謂；然而不如謂用天主而人耶穌之愛情，更覺貼切；願耶穌之愛情，耶穌聖心之情也，則直截爽快，不如一言蔽之，逕謂聖心可矣；由是論之，聖體聖事，祇能用聖心解釋。

聖體聖事者，耶穌待人愛情，至大無比之擴充添補也。耶穌懷此莫名其妙之愛情，立此聖事，顯其愛情之熱度，高至無可再高；立此聖事，以描摹其愛情，描摹盡致，至於無可描摹，真所謂一往情深，至矣盡矣，蔑以加矣！然而苟無聖體聖事，吾人固亦可以相信天主聖愛：卽如耶穌降生爲人一節，已足使吾人深信天主聖愛，若取耶穌苦難中一滴之苦，則更綽乎有餘，證此愛情矣。故卽耶穌不爲己甚，立此聖體聖事，吾人亦能愛慕聖心，且亦固當愛慕聖心，固當信其爲極仁厚忠恕之至；但耶穌旣已發明此奇跡矣，則聖心慈善如此，情意殷

般，慷慨大量，難說難描如此，又，吾人可不辭冒昧，謂聖心待其受造，癡情顛倒如此，吾人願可不之愛乎？確也，聖體聖事，增添加熟吾人對於聖心之情火。

但吾人既知欲求聖心，惟在聖體中，吾人既急不能待，欲與如此慈愛親熱之聖心結合，則吾人儘前領此聖體聖事，俯伏在聖體前，叩拜欽崇神光灼灼之耶穌弟亞於聖體發光中，心中熱情迫切，行近聖台，情緒纏綿，口親聖祭中供放耶穌弟亞之聖盆；而此座聖龕，生活之耶穌，多情之耶穌，作為居處者，吾人當竭力榮顯之，尊敬之，美輪美奐裝飾之。

嗚呼！謂敬禮聖心，足害敬禮聖體者，何其出口之不知輕重也！豈有既識施恩加惠之人，而遽可鄙其恩惠乎？否，否，吾人愈愛聖心，則敬禮聖心，亦必愈求其真，愈求擴而充之，顯而明之，即吾人對於聖體之愛情，亦當愈求其發展，愈求其堅固結實也。

七 司鐸為第二耶穌基多

天主懷中，蘊有充盈洋溢之愛情，此愛情者，為天主之元素，為天主之性命，為天主之運動，為天主之富源。天主懷此滿腔情愛，時須宣洩流通，經一天然之斜坡，直瀉而下，衝向受造萬物，尤其衝向人類；蓋天主情之所至，非舉受造缺陷填滿不可，非洋洋乎發育萬物不可。

有時人心，可以覺到無窮仁愛，然而人之明悟，則鮮有真正認識此無窮仁愛者，而惟其人之明悟，少有識此無窮仁愛，於是人之明悟，多所蒙蔽，而於教之認識天主玄妙，認識超

性真理，尤格格不入焉。

愛情於人，不當僅爲覺司所可感覺之一種情緒，更當作人明司之一種領會；而人靈一朝能多少心領神會無窮仁愛，則於永遠真理之認識，於天主一切玄妙之認識，自亦能多少會心，多少玩味。

無窮仁愛者，猶天主之聖火也，故其於人心也，則爲煖氣，於人之明悟，則爲光明，故人而遠此聖愛之窳，則心冷而神昏矣。

請看天主吸引其鍾愛之世人，手腕如何高明，如此手腕，真可謂愛情之手腕，慈悲之手腕；蓋天主先從擒其司鐸着手，以緊貼之於心胸之上，而涵濡之於愛情之中，既乃用其司鐸，四下羅致人靈焉。

是故司鐸於天主之無窮仁愛，當下功夫，深切研究，沉潛反覆，拳拳服膺。世之愚夫愚婦，直示以此天主聖愛，則瞳目不解所謂；告以天主聖愛如何施恩加惠，如何救靈常生，彼亦茫茫不知利用；惟有司鐸，較近天主，且受天主祝聖，可以接受天主聖寵之表示，而以之轉示世人。

司鐸一旦研究耶穌聖心種種德行之玄祕，而取爲法式，即可由耶穌聖心，更進一層，而全部擁有天主無窮仁愛之玄祕。惟司鐸承蒙耶穌聖心啓示，熱情教發，敬禮聖心，自己奉行，更勸他人，雖屬當務之亟，然而司鐸不可謂已盡其能事，耶穌之意，蓋有進於此者。

蓋司鐸者，當由耶穌聖心，進而深切認識耶穌：聖心者，猶門戶然，由此門戶，可以直達基多內部，及既全身濡沾基多，滲透基多，乃一變而為反映天主無窮仁愛之明鏡焉。

夫天主之無窮仁愛者，太陽也，果其光芒，直射世界，則世人行且頭昏目眩，肌焚膚灼；蓋世人者，品格未甚高，心靈未甚潔，必此太陽，先映鏡中，而以鏡中返光照此世界，煖此世界。

明鏡者何？卽司鐸之靈魂是。然而此鏡，必須清潔，晶瑩透徹：是謂司鐸靈魂，必須變化，肖似基多靈魂；一旦司鐸果為基多第二，則卽變成皎明之鏡，映出天主無窮仁愛之光華矣。

八 基多神秘之心

今者基多以其聖心揭示吾人，顧此次揭示，初非血肉之心，初非謙遜良善，跳躍胸間之心，初非耶穌熱烈愛情用作可感可覺像徵之心，初非醞釀救贖聖血之聖甕，亦非在加爾瓦略鐵矛洞穿之心，而為其神秘之心。

夫聖父永生之物爾朋基多，固有一血肉之軀，用與吾人性質結合更切，然而除此血肉之軀外，非更有一神秘之身體乎？此身體者，耶穌用己愛情造成，而自為首領焉。且此身體，非如其他含生之體，有四體百肢兼有一心乎？則聖教會者，基多之神秘身體也，信衆者，其肢體也，司鐸者，其心也。確也，此一含生之體，基多其首，而司鐸其心也！

首與心者，苟其被創至死，則身亦必死：蓋人之生氣，乃從心首兩部，透入全身，故人雖斷肢折體，而生命之源，固可無損。今聖教會，亦能有時痛喪其若干肢體，而於聖教會之生命元氣，固無虧損：蓋其首領『天主聖愛基多』既不死不滅，而其所以爲心之鐸德神品，裁接於永生之司祭耶穌，亦不能喪生也。

按照天主聖意計劃，鐸德者，基多神祕之心，亦爲聖教會真正實在之心，故其對於聖教會，實爲生命之筦籥，其爲重要而不可或缺，真如人心之於人身，故聖教會苟無基多首領，苟無聖神靈魂，則不能存在，而苟無其心，苟無司鐸煖熱之，活動之，則亦死矣。蓋聖教會首領耶穌之動作，實由司鐸傳達全身肢體，聖寵活動含生之血液，實由司鐸以流通，達於四肢之極端，愛情延年益壽之煖氣，實由司鐸散佈，以溫煖其肢體也。

然此鐸德神品，本身究爲何物？是爲一種器官，固也；然而爲無數部份組合而成，若教皇，若主教，若神父，若神職班，各品各級，無大無小，皆爲此種部份，併合彙聚，乃成此鐸德之身，故鐸德者，實各部份之總名也。

鐸德既爲聖教會之心，則欲其能爲聖教會盡謀生之道，非自結實強健不可，非胸襟曠達，任事熱心不可，非一舉一動，精神貫注，從容中道，無間無斷不可。

一——非自結實強健不可：夫使司鐸壯強者，潔德也，凡貞潔之司鐸，必有神力，對付自己，對付內讎之仇敵，對付外襲之盜寇：蓋由貞潔之德，司鐸可以耿介拔俗，高出人上，

誠以司鐸用此超越本性之精神，控制自己，人品自然清高，氣魄自然雄偉，足以凌駕俗人也。由貞潔之德，司鐸可以消除人類父子相傳惡劣根性之病菌，即不能斬草除根，予以滅絕，至少使之不能活動。

二——非胸襟曠達，任事熱心不可；曠達云者，謂奸宄尋釁，一切橫逆，置之不校也，謂無塵心俗慮，不求宴安佚樂，耳目聲色之好也，謂內則神心自由，外則舉動自由，要以真得自由三昧，志在完成基多事業，而絕非若干敗類所稱之假自由，恣情縱慾，放浪不羈，以只信自己，不服任何合法權威，為自由也。

三——非一舉一動，精神貫注，從容中道，無間無斷不可；夫司鐸而倚靠天主，則砥柱中流，不能動搖，雖境有逆順，時有否泰，而忠實之司鐸，則不屈不撓，豈以完成天主聖愛之事業為務。

彼也，盡其棉薄之力，用其神火之熱，用其有作為之犧牲精神，用其熱烈之愛德，尤其用耶穌恩寵轉輸人靈，使聖教會生氣勃勃，欣欣向榮焉。

九 天主屬於基多，基多屬於司鐸，司鐸屬於人靈

天主屬於基多，基多屬於司鐸，而司鐸則屬於人靈！

天主屬於基多：基多者，即天主本身也。夫耶穌人性，密切擁有天主性，而天主性亦密切擁有人性，由此兩性互擁互抱，神聖結合，而基多美妙之風韻生焉；即偉大也，而合

之以深謙；公義也，而合之以極慈之仁恕；剛毅也，而合之以不疲不倦之優容含忍；至聖也，而合之以慈祥惻怛。夫基多燦爛光明之天主性，吾人由其人性透明之幕，隔紗窺視，但覺春光，融融和煦；而基多人性，經天主神光燭照，則又容華改觀，姿態橫生，吾人覩此耶穌天主性人性，各極其美，固當情不自禁，舉心嚮往，庶得一沾餘光焉。

基多屬於司鐸！基多自情自願，屬身司鐸。在彌撒聖祭聖體聖事中，基多變為司鐸所有，於是整個耶穌，併舉其宗旨，道理，語言，舉其至聖之靈魂，多情多誼之聖心，至潔之肉身，更併舉其天主性，胥以屬之司鐸；司鐸得以安排之，一如己有，一如己之個人私產。司鐸者，持基多於掌握之中，飲基多之血，食基多之肉，不獨己之一身，恃耶穌為生，更以耶穌轉活他人，不但能獨享耶穌，更能轉授於人，使他人亦得享受焉。

基多既屬於司鐸，司鐸亦屬於基多：蓋基多與司鐸，非得如此有來有往不可；而基多既舉一己全授司鐸，司鐸亦當舉其一己全授基多。全之云者，謂舉其精神，舉其心，舉其身也，即傾其明悟及意念，傾其情懷及愛欲，傾其功業，傾其一生光陰也。

司鐸屬於基多也！是故基多有權安排司鐸，一如司鐸有權安排基多。欲其事得公平，司鐸在耶穌基多手中，必如潔白之凹斯弟亞在司鐸手中而後可。此基多與司鐸之結合，司鐸與基多之結合，蓋大有深意，大有神奇，存乎其間：吾人可靜心一思，蓋此結合者，非若物爾朋在耶穌之身，與人性結合，乃為一種極切極密之兩相契納也。

司鐸屬於人靈也！司鐸爲人靈所有，一如其爲基多所有。夫司鐸既屬於人靈，則是司鐸之爲司鐸，已不復屬己，不能爲自己而生活，蓋必須舉己一身，全授人靈，全貢人靈焉。夫爲母者，豈非身屬其兒乎？非舉其全身屬之兒乎？兒力有所不能，非有名分望母盡力扶持乎？顧兒身亦屬於母，蓋兒者，母之財物，上主寄托，請母看管者也；母可攜兒，隨東隨西，惟己所欲，撫之可，斥之可，欲兒行善，儘可任意安排，儘有名分責以聽命。人靈之屬於司鐸，亦然如此。由於耶穌寵予撮合，精神上彼此相屬，司鐸方面，則當有無限之犧牲精神，人靈方面，則當有無限之信任心意。

夫人靈既爲司鐸之珍器重寶，既爲基多名下派給司鐸之鉅資美產，則可一究爲司鐸者，心中對於人靈，能生如何濃摯甜蜜之情；反之，司鐸者，天主所以授人靈魂，以導之歸向天主，則亦可一究爲人靈者，對於司鐸，應有如何尊敬之意，信任之心。

嗚呼！多矣哉！天主建立之大事大業也！多矣哉！天主無窮仁愛施行之靈奇也！然而人之目光，何其微弱而淺近乎！人之明悟，又何其凡庸而鄙陋乎！夫仰觀俯察，大有可以令人景慕，愛至出神者，而奈何人之罪孽太重也！

十 無窮仁愛之分配者

司鐸之設，所以分配天主之聖事奇蹟，（格林多一書：肆，一）及其愛情之寶藏也，蓋天主事事物物，皆已付之彼手，使之分給人靈，司鐸可謂手握『自生自化真理』（指耶穌）之玄

奧，無窮仁愛之寶庫焉。大哉司鐸！尊敬之，榮顯之，不亦宜乎！

願司鐸既任分配之職，則當行分配之務。夫人靈魂上所有明悟之需要，心之需要，皆當受之於司鐸；天主固以若干聖寵，直接賜給人靈，如富翁之途遇貧乏，自行佈施，然天主大部份之聖寵，則願經司鐸之手，如富翁之委所選司事，散財發粟焉。

故司鐸擁有『真理』『聖愛』一切寶藏，非為韞積而藏，乃所以供佈施之用。苟司鐸有此天富天財，活珍活寶，而不取以佈施，則為竊而私之，攘人靈之物，據為己有，其為有罪也必矣。然苟司鐸取以分配，則忠於職守，主必降以遐福。不甯惟是，司鐸更變為溶溶河道，活而且靈，天主無窮仁愛，由以沛降恩澤焉。

十一 天主與世人間之中人

有生之人，人人可以坦然親近天主，蓋天主者，萬物之大造，萬物之大父，而且天主舉皆愛之也。彼降生為人之物爾朋，聖愛之基多，專引人靈於聖父之前，由其介紹，可必惠然見納；然而此位大天主，此位可欽可崇之耶穌，喜其受造，在許多光景中，前來親近，用一中人，用一耶穌親自指定專司引見人靈，轉呈人靈所奉祭獻，所上禮儀之中人，此位天主選定之中人，即司鐸是。

天主用其上智，用其聖愛，造成一種神梯，或竟可謂造成一種神索，起自受造，迄於天主；即起自塊然物質之受造，而及於人，由人而及司鐸，由司鐸而及基多，由基多而及天主

；而一切恩澤，一切聖寵，亦即由此愛情神索，降自無窮仁愛，亦即降自天主，以至最賤最陋末等受造，蓋即自天主，無窮仁愛，而至基多，由基多而司鐸，由司鐸而衆生，由衆生而迄塊然物質之受造。

無窮仁愛，由天主而至受造，由受造而至天主，來來往往，蓋永永如潮汐漲落，日夜無休時焉。

十二 童貞聖母與司鐸

司鐸對於耶穌之愛情，當有異於其他世人，而比衆熱烈，蓋『受多者，愛亦多』也。（路加：柒，四一，四三，四七。）願司鐸心靈所沾之奇恩殊寵，爲數之多，竟使受者方面，坐享現成，居之不疑，若固有之；即有念己受恩深重，而終莫審無窮仁愛，前前後後，究共爲之費去多少恩寵。此爲將來司鐸在天真福之一：得以豁然明白種種天主聖愛所爲費神之處，以及如何在稠人之中獨蒙垂青。

司鐸因與基多結合，又因基多賦以誘掖人靈，拯救人靈之大能大力，故其地位，有若上擬天主，而惟其地位多少上擬天主，乃不得不對於天主，對於我等主耶穌，有特別深切之愛，特別誠篤熱烈之愛。

受造中，惟有其一，於己往現在，愛慕耶穌，確具司鐸應愛耶穌之情，亦惟有一心，足供司鐸愛慕耶穌之模範。此心爲誰？即至聖童貞聖母之聖心是。今司鐸愛慕耶穌之情，實當

與瑪利亞愛慕聖子之情，一式無二，完全相同。

夫司鐸蒙主特寵優選，高高拔擢，然而仍須屈爲受造，恭聽上主指揮，此與瑪利亞同也；司鐸由其本性，仍歸無有，而由天主聖愛特寵，大可上擬天主，此亦與瑪利亞同也；司鐸當於己之鄙陋下賤，徹底明白，而受無窮仁愛寵照，格外洞達事理，此亦與瑪利亞同也；司鐸因聖神功能，得有權力產生物爾朋於世界之上，此亦與瑪利亞同也；所不同者，瑪利亞之產生物爾朋，真從其有形之肉體，而司鐸則真從聖體聖事之血肉產生也。

聖母瑪利亞對於耶穌之愛情，乃受造身蒙特眷之愛情，乃爲熱烈感恩之愛情，深謙之愛情，乃爲自卑自下之愛情，竭誠報効之愛情，乃爲有受必還，——卽一切受之於主，盡其可能還者，舉以還之於主，——全身全靈貢獻之愛情；又聖母瑪利亞之愛情，乃爲母親之愛情，爲慈仁殷勤之愛情，爲調護顧復之愛情，爲不問時異勢遷，常抱犧牲精神之愛情，（昔日撫養耶穌，今日蔭庇衆生。）爲自貢自獻之愛情，此自貢自獻者，非返其所受，乃於此位吾人已嘗貢獻者，再自貢獻不已也。

今司鐸對其尊師耶穌之愛情，亦當與聖母同出一轍：卽當有謙虛感恩之愛情，有身爲受造，幸蒙見愛，爰乃欽崇感謝，不計多少，自貢自獻之愛情，有甜蜜濃摯之愛情，有關防嚴密，妬心甚重之愛情，有調護保衛，殷勤顧復之愛情，有盡力報効，竟至忘身之愛情。

聖母瑪利亞對於耶穌，非獨嘗有蒙主特寵，受造之愛情，以及婆心一片，慈母之愛情，

更於過去現在，對於聖子，常有一種童貞女之愛情，此其爲情，固仍有自謙自下之意，因愛情之爲愛情，本當常自謙虛也，但爲一種有恃無恐之愛情，爲忠誠自矢之愛情，爲至死不貳之愛情，爲襟懷高潔，一舉一動，極表親密之愛情，爲聚精會神，細心熨貼之愛情，又爲熱心尊敬之愛情。

司鐸對於耶穌之愛情，亦當如此更進一層：即當有純潔之愛情，有拋却一切，心專情摯之愛情，有忠信不貳，有恃無恐之愛情。夫無玷聖母之潔白，皜皜乎，固非司鐸之所能及，然而司鐸儘有其鐸德神品之聖寵，可資吸取，在其鐸德聖寵中，固可得有貞潔情懷之泉源，以及忠烈義勇之泉源也。

夫耶穌欲受司鐸之愛，無異昔日欲受童貞聖母之愛，故於鐸德特寵中，含有種種聖寵，與昔日所賜聖母特寵中，所含諸寵無異：即與其天主性人性特別親密結合之聖寵也，口難言宣貞德之聖寵也，無存無留犧牲一己之聖寵也。

十三 「牧我羊」

吾主一日語伯多祿曰：「牧我羔……牧我羊。」（若望：貳壹，十五）斯言也，大衆解釋，以爲羔者，信衆也，羊者，牧人也。不知司鐸受托，守護羊羣，非牧者而何？故在「羊」之一字中，耶穌實概括司鐸一切本分：即對於天主之種種本分，對於耶穌基督代表羅馬教宗之種種本分，對於鐸曹昆仲輩之本分，及對於人靈之本分。

羊者，舉身皆屬主人，其性命，其蕃殖，皆當歸功主人，主人固有名分，隨意處置之也。今司鐸主人，天主也，故其一身所有，亦當全歸天主，既舉全身屬之耶穌基督，更舉一生勞績，盡歸之耶穌基督，苟有緩急，即爲之捐軀隕命，亦所不辭焉。

牧者，以主人名義，指導羊羣，爲羊者，誠當俯首貼服，聞聲應答，率赴牧所，則追隨不捨，務極聽命忠信。司鐸亦當如此，教宗有命，帖然臣服，與教宗同心同意；修養心靈，壹取教宗所定道理；忠信恪謹，至死不渝，隨從伯多祿權杖指揮。

羊與羊間，無他本分，惟有彼此和睦，合羣相處而已。慎勿離羣，孤身獨處，蓋離羣獨處，即有性命之虞也。耶穌亦欲其司鐸彼此緊合，欲其司鐸在兄弟友愛聯絡之下，保守信德之統一，欲其司鐸同心一德，羣策羣力，貢獻和平於世界，奉獻光榮於天主。

最後，羊者，母也，羔羊之母也。母羊者，懷胎羔羊，哺以己乳，溫暖之，守護之。今司鐸者，不獨爲人靈之父，抑且爲人靈之母，故司鐸對於人靈，當有母親一片婆心之慈愛，當有母親鞠躬盡瘁至於捨身捐軀之精神，當以本身靈魂自奉自養既清且醇之味，給予人靈，當以無窮仁愛之烈燄，溫暖人靈，且爲之嚴密防範，免陷罪惡。

綜觀上論，足見吾主有一特點：凡人欲達己意，必費辭甚多，而耶穌則用一字，而全意立顯。此則在聖經中，固觸目皆是。今在本文中，耶穌僅用『羊』之一字，若在談話時無意之間，偶然道出，而於司鐸如何爲人，應爲何事，如何應以己身所有貢之天主，貢之聖教會

，貢之人靈，種種切切，完全說盡。嗚呼！耶穌者，誠物爾朋聖言矣！既爲天主之思想，又爲自生自化之內言，一字出口，包含天主一意也！

耶穌者，於其天主性，偉大如此，於其人性，溫和如此，然則認識耶穌，何其善哉！而奈何吾人賦質愚魯，未能就吾人區區所知耶穌者，稱而述之，闡而明之，使人認識耶穌，愛慕耶穌，引人欽崇耶穌，謳歌讚頌耶穌，爭相愛慕顯榮稱揚耶穌，迄於無窮永世也！

十四 仁愛與公義

『天主至仁極慈，決乎不能加人永罰』。嗚呼！吾主！世人論主，每多如此，其尤可悲者，乃持此無稽之談，恣情縱慾，不肯絕己無我，追隨爾後。嗚呼！耶穌乎！

嗟夫！與爾聖教會道理相反者，孰有甚於此者乎？嗚呼！我之大主！地獄之有，匪特不與爾之仁愛抵觸，抑且正因我信爾仁愛，信爾能力偉大，信爾慈祥惻怛，而深信有此地獄焉。

果主之爲主，非宅心仁愛，固扃天門，自樂其樂，下視羣生，漠不關心，則地獄或且無有。然爾！……爾以愛切於心，化生一切，爾造人類，肖爾天主聖像，爾以親口，噓氣活之，爾以恩寵，優之渥之；而爾所求於衆生者，不過些微之信賴，不過毫末之忠信，不過纖屑之愛情，顧謂衆生藐視爾，叛逆爾，爾能漠然置之，如一冥頑不靈之蠢物耶？嗚呼！我天主！由我深信爾心之至仁極慈，我深信爾之執法不阿！

我天主！我愛爾，因爾爲無窮仁愛，垂憫爾之衆生，持其危，扶其顛。但爾仁愛，設或見侮見辱，赫然震怒，施懲降罰，我亦愛慕爾也。

果使地獄無有，則我愛爾，必且減色。夫我苟見堂堂一國之君，一任有罪者逍遙法外，施恩加惠，忠臣叛賊，一視同仁，失其體統，墮其尊嚴，則此君也，我必鄙之賤之，稱之謂不公不義，謚之曰無道昏君矣。否，否，設無地獄者，我必不爾愛；……設無地獄者，則爾至粹至美之皇冕，將缺三種花飾，卽公義，能力，及尊嚴是。

我天主！我愛慕爾，欽崇爾，因爾於懦弱者，待以慈悲，於微小者，待以仁恕，於貧窮者，則大量濟施。我欽崇爾，因爾寬恕，靡有限止，因爾仁愛，莫可言喻，出自爾懷，廣被衆生，因爾期待罪人悔改，不疲不倦，因爾源源降寵，普施人靈，以撫綏之，感格之，又以光照之，而折服之。

我又欽崇爾，肫肫愛慕爾，因有鑒於爾之偉大，爾之莊嚴，爾之聲威，其有胆敢抗逆，不投爾愛情之懷抱者，爾則投畀烈火，永永焚燒焉。

而况我之天主，爾寬仁之極，定罪加刑者，非出於爾，實乃惡人自己也。彼輩抗不肯投爾無窮仁愛之烈燄，而自落於爾無窮公義之烈燄也！

我誠愛爾如此之寬猛相濟，我誠欽崇爾，因爾榮冕之上，集種種粹美之大成：既公義，亦仁恕，既大於能力，大於聖德，亦大於慈祥惻怛；而且常懷仁愛，常懷無窮仁愛，常懷造

化之仁愛，佈施之仁愛，寬赦之仁愛，生活之仁愛，常懷發號施令之仁愛，而亦常懷斥責懲罰之仁愛！

十五 省 察

耶穌以天主而躬爲司祭，在世一生，有三種情緒，日懷心頭：卽渴求光榮天主聖父，切願救其昆弟靈魂，而情不自禁，常需犧牲自己，祭獻自己。

我茲自問，耶穌三種情緒今日亦在我心頭否？

今日我曾爲何事，以光榮我在天大父？

我有所工作，以裨益我之昆弟否？

我曾作何祭獻，會同自祭自獻之耶穌否？

一：耶穌以天主而躬爲司祭，嘗甘自蒙恥受辱，以賠補其聖父光榮。

今日我嘗自貶自抑，於天主台前，承認我之虛無，我之鄙陋，而舉我賴其聖寵所行之善功，歸榮於天主乎？

我曾樂受世人之輕賤凌辱乎？

二：耶穌以天主而躬爲司祭，嘗忘却自己，撇屣萬物，甘自貧乏，一無所有，以完全貢獻自己，救其昆弟。

今日我亦嘗舉我光陰，舉我此心，舉我財產，——卽非物質之財產，至少亦爲靈明之財

產，（指神業上之善功善行）——多少與我之昆弟乎？

三：耶穌以天主而躬爲司祭，一生之中，不絕抱持祭獻精神，終於自登十字架，因愛切於心，而祭獻己命。

在我今日所行一切事功中，我亦嘗抱祭獻精神否？我爲愛慕耶穌，愛慕人靈，亦嘗犧牲我之娛樂否？（克制私情，勿逞耳目之好，勿圖口腹之歡。）亦嘗犧牲我之精力，我之休息，我之性命否？

我今日如此萎靡不振，真當痛心慘悔。

果有一善可取，則以奉獻耶穌聖心。

司鐸奉獻自己於聖心誦

主耶穌！情深誼厚，救贖我儕之主！永生之司祭！承主雅愛，以爾之友好見稱，更蒙寵召，與爾同列鐸德之品。我儕今日懇懇求爾仁目垂顧，我儕屬爾麾下，且願永永屬爾麾下；職是之故，爾既舉爾之心，惠賜人類，作爲孽海茫茫，惟一誕登之岸，我儕敬謹久忠於爾聖心，敢於今日，各舉全身全靈，奉獻於爾聖心。噫！主耶穌！爾固有言在先：舉凡司鐸欽崇爾之聖心者，治其神職神務，必得大收大穫。今懇求爾，惠賜我儕，皆爲爾葡萄園中無愧無忝之傭役，心誠謙遜，氣誠溫和，充滿犧牲忍耐精神，又且滿着爾聖愛之火，竟至終日營營，惟以燃此愛德之火，於人心靈爲事。是故懇爾重取我儕之心，入爾聖心洪爐，陶之治之，

24
259041

使之自今而後，心心望念，惟此一念：惟此揚爾光榮，及舉爾寶血救贖之靈魂，追之獲之，悉返於爾之一念。嗚呼！萬民之善牧，我儕司鐸昆弟行中，設有蕩檢逾閑，放僻邪侈，重貽爾憂，重貽爾之愛配聖而公會之憂，懇爾仁慈矜憐，恩賜我儕善爲勸導，引使重返爾之懷抱，卽或事不可能，亦必恩賜我儕至少爲之湔滌罪過，賠補所有損失，並用我儕心中區區熱愛之忱，消釋爾心悲痛。今懇容許我儕假用聖奧斯定祈禱之詞，上獻於爾曰：嗚呼！良善耶穌！懇爾活於我身，炙熱我心於爾聖愛之活火，使之內外通紅，亦成烈火。懇賜爾此愛火，不停燃燒於我內心之祭台，灼我骨髓，蒸我心腸，俾我此生末日，煅煉成聖，與爾締結，永永好合。乃爾偕聖父，及聖神，世生世王。亞孟。

一九〇八年八月十七日，教皇庇護第十恩賜天下司鐸，不論有會無會，虔誦此經者，得有下列大赦：

- 一 每誦一次，得三百日大赦；
- 二 每月行小避靜，虔誦此經，得七年大赦；
- 三 每年大避靜出靜時誦之，得一全赦。